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六

王 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 璽 夔 魚 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 研 李 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張惠紹

馮道根

康 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歷郡守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絮白美容儀齊武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之器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將亡求為邊職

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之人或諧茂先武帝弗信諧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梁武不睦

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以大

事豫告茂安能使響應信斯言也則或云一段可刪

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梁武又惜其用曰

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

之遇其卧因問疾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因擲枕而起

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梁武大喜下牀迎之因結兄弟披

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為前驅

梁書曰茂進平嘉湖破吳子陽等斬馘萬計

鄧魯既平從梁武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

王珍國盛兵朱雀門眾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

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

而進大破之

梁書曹景宗傳曰茂衝其中堅應時陷景宗縱兵乘之又本傳曰茂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赴淮死者不可勝計

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累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大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進羣

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

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

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

歷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帝方敦文雅茂

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顏色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處

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

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卒於州帝

甚悼之贈太尉謚忠烈初茂以元勳帝賜鐘磬之樂茂

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

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銓曰此樂

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病卒子貞

秀嗣以居憂無禮為有司所奏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

合謀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任宋位徐州刺史景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衆

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于衆中射之人皆惧中馬足獨

鹿應弦輒斃

南史於馬足下脫一鹿字簡梁書補之

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

卒逢蠻賊數百於中路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一

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攘首樂毅傳

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

車騎將軍敬兒少子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舟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義之任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進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伏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眾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臨其宅時天下方亂梁武亦厚加意表為意陵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及起兵景宗聚眾並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梁武先迎南康王寶融即位襄陽梁武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

梁書曰居士以重兵頓新亭先遣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

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居士皆禁黜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梁武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竟陵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游獵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同援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徃城不時立必見狼狽

史料曰子讀韋叡傳載景宗次卽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追邈觀彼

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帝怒景宗不進觀
彼傳則武帝幸景宗頓軍南史二傳抵牾乃爾

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廠至與景宗進頓卽

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

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

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

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有餘人徑

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

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草獲先是詔景仁等預裝高艦使

與魏橋等為火攻計景宗與敵各攻一橋敵攻其南景

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敵所督

將魏道根李文劍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魏魏洲上軍

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

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志棄其

器甲爭投水死淮水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

激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亦出逐英至洛口英

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

取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騾驢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

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將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將廟並神影爾日開

朗欲起火雷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

殿皆震動帝惧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畏信遂深自

踐祚以來未嘗躬詣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本史云時魏軍攻圍鍾離將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

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功凱旋後廟中人馬

足盡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

多人才英拔何必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

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酒而成其辭

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似霍去病

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鴉叫平澤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九

逐麀數斤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惧乃止宴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

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岐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雍州既方伯之弟又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諸景宗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黷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席闡安安定臨涇人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十一

史蕭亦谷中兵參軍與其子穎胄善後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馬仍遣客田祖恭私報梁武并獻銀裝刀梁武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齊和幼弱中流任重時梁武帝始興工愴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愴摠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東官尚書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之

梁書曰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泰始初琰舉豫

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

危懼將求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

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魏兵近在

淮次懼有異圖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詎止免罪

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允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壘矢石如霜城內實同困獸士庶俱誅咸欲投魏願

將軍需然垂惠解圍退舍則相率至矣劭允之詳請

反面劭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衆

俱出一州以全

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

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州州部稱

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

夜與語詳輒不酬明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南長史義陽太守

梁書曰魏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

詳率銳卒攻之魏衆大潰皆棄城奔走

及南康王寶融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

梁書曰詳便道先至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

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

其副潘紹謀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斬之城門州府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安

梁武起兵與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

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

於是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

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次於詳

梁書曰高祖圍郢城未下詳獻議曰今頓甲堅城攻

取勢難若人衆食少宜計日守之食多力寡宜恣衆

攻之若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

使彼知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若
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仁德所
感萬里同符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列圍寬引以
歲月此王翦所以克楚也若圍不卒降攻未可下問
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此宜更思變計變計之道實
資英斷

項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
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詳累讓乃更
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
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士民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
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
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
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帝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景子賈嗣賈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
康王寶融司馬隨府鎮荊州賈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

帥崔慧景起兵賈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
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賈賈乃齋宣德皇后令
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賈為侍中奉璽於武帝
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於墓
側遺財志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
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邊人悅服累遷吳興

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羨普通五年
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伐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賈使
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
戰克捷尋救班師合肥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
壽陽城將沒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進賈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
夾肥築城出賈後賈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
將軍韋放自北道會之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
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昭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

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
 壽春久罹兵荒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
 民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
 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許之亶
 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
 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
 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傷人如何
 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
 梁書曰夔讓僧智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欲降僧
 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烏谷募人不可御以
 法公持軍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為得宜夔乃登
 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眾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眾軍追虜二萬餘
 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縣
 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
 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民境內賴之夔元亶先經
 此任至是夔又居之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民歌曰我
 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
 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詳為當時
 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人士
 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以此稱之卒於州
 謚曰桓子謨嗣謨弟諸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

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諸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城破却第及居民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也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諸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哲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謂郡有四畫水中魚斃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材里民庶盡丈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姿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寢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為足為湘東王繹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麥米飯給所部弘採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救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

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於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裨褻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草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草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累為西陽武

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過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諡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

梁書曰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命道恭西討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敗之封漢壽縣伯

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十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

壘道恭壘內作艤艦闔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道恭載土堙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攻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兒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受國恩今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以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吾柩相隨眾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亡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遷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克之贈征西將軍併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琰不附宋明帝輔國將軍劉緬攻琰仲懷力戰死

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
良久勅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戎主
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
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
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
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變公則進討事
平遷武寧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梁書曰在郡六年資無擔石

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
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
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眾會於夏
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
隸焉郢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
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
所在莫不賴之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

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縱
神鋒弩射之矢貫胡林左右皆失色公則曰鹵叢中吾
足談笑如初東昏在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
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漢人
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
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
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
則營馬雖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
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
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為
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
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
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
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郡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
命將發遣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

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倪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帝甚痛惜之即日舉哀諡烈侯公則敦厚慈愛居家敦睦視兄子過已子家財恣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放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暉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暉嗣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

梁書曰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拔之蠻帥田孔明附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遁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師仲報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

金城湯池一旦舍去荆棘生矣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

梁武起兵蕭穎胄起兵與書招之

梁書曰時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恨冲及書至元起却曲多勸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郡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不孝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即日上道率衆與梁武會夏口齊和帝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

梁書曰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建陽門與王茂等合長圍身當鋒鏑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李連始嬰城自守

梁書曰元起自率兵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重於耶季連遣使襲耶臨之軍備盡沒元起遣將往救敗還乃舍耶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車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

時益州兵亂既久民廢耕農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敕季連罪許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容蔣光濟並厚待之遂任

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治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微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急救之元起曰今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息息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魏己攻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即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梁書曰藻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通鑑考異曰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
付獄殺之南史誣以反是

帝疑馬有司追劾荆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
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
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
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研字深
微少有材辯元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信安令故事置
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陽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
州人為之惧研舉止自若藻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
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
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
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
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
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
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為

散騎侍郎都陽嗣王範將西父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

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
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
公增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
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
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者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
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韋堅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韋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
起先遣迎韋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
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
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
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
光濟並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

笠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少有武幹任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直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兵接戰魏軍大潰

梁書曰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等斷魏連橋短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兵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諡曰忠子澄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少孤家貧傭賃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年十六鄉人祭道

班為胡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大尉陳顯達爭之師入均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均水急不如悉舟於鄴城方道步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便辭不達意今詳錄之

梁書載道根言曰均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則立破之矣 愚按南史節云數語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走賴道根指路以全

梁書曰每及險要則停馬指示之

尋為均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勝兵者悉歸梁武隸於王茂常為前鋒屢有戰獲武帝天監元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至阜陵修城隍

遠斥候如敵將至者如敵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黨法宗傅豎眼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眾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梁書曰魏軍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又曰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卽陽洲築壘掘塹逼魏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進封豫章縣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本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之道根喻曰功之多少明主自鑒吾將何事武

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數約曰此乃陛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雖貴顯而性約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蕭然如素士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器量十六年為豫州將行帝引朝士宴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像道根踈踏而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准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帝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禘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康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郡護

畫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侍詔河西因留不去後遂氏
馬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秦符堅太子詹
事生穆穆為後秦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親族三
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
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
並為流民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
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
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梁書曰絢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五匹以從
又曰東昏將吳子陽壁於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
力攻屠之自是常領游兵有急立赴斬獲居多

天監元年封南陽縣南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
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
習武藝武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
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御識
此圖否其見親若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

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
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村官
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南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
就帝弗納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築之假絢節都
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眾二十萬於
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
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眾患之或謂江淮多
蛟龍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引東西二冶鐵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大則釜馬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
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綠淮百里內岡陵木石
無巨細必盡負擔者有穿夏日疾役死者相枕蠅蟲畫
夜聲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
勞並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
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
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
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閘

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
夾以堤并樹圮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
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
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
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惧開湫魏人信
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
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夷淮方數百里魏壽陽城
戍稍徙頓八公出此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徐州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刺史張豹子謂己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
子甚慙

梁書曰俄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先諮

由是諧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
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
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
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
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

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與駕即日臨哭諡曰莊
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
每寒見省官有襁褓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
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為雍
州因侍左右梁武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
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
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前軍攻魏梁武成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
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儲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
也乃遣修鍾離城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
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

梁書曰鍾離城北沮淮水魏於卽陽州西岸作浮橋
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攻城
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

梁書曰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
騎壓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逆之俄塹滿英與大
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輒頽落義之以泥
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害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處
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倒一日戰數十
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馭率眾二十萬救馬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
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
禁物出籓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
帝遷太子右衛率康絢督眾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
率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
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
衣直閣王神念救之

梁書曰時魏兵盛神念攻硤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

不得時進

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
五年授北徐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武帝崇佛道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嘆
曰宗廟不血食矣又武帝祖陵前一旦失石鹿義之
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以下為
景軍所掠湮流它國者數萬

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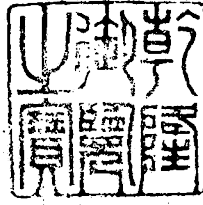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
於官帝甚痛惜之諡曰烈字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際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
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連接昌期自致勤王
之舉若非天人啟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敗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
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卽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康絢
實典其事互有厥勞罷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將而堰
實興退舍而决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七

庾 域 子子與

呂僧珍

范 鎮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后從父兄父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而孝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帝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年相輩幼見親狎恒相隨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肅然弘策由此時加敬異建武末舉兄弘胄從梁武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梁武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



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梁武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

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

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紛麻齊歷自茲亡矣梁楚

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梁武笑曰

先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梁武曰舅欲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

齊明帝密詔梁武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喜謂武

帝曰夜中言當驗梁武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梁武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梁武

刺史雍州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梁武觀海

內方亂有匡濟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

梁武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梁武

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

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

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

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季

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論形迹已露
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
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脰弱而不才折鼎履餗跂踵可
待蕭坦胞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
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
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
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
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三

梁書載弘策言曰今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會應
有主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
武當今無敵虎據二州三分天下糾合義兵為民請
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則不世之功可建無為豎子
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愚按兩
書所載微異今兼收之

懿聞之變色心未許及懿遇禍梁武將起兵夜召弘策
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軍主領

萬人叔後部事及郢城平蕭頊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
軍夏口梁武謂宜乘勝長歐直指建鄴弘策與梁武意
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
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其目中城平梁
武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時城內珍寶
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天監初加散
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
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四

赦今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
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
焚神虎門摠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廢遇賊
見害

梁書曰弘策方救火盜潛夜害之與此不同

賊又焚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
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
夜來恃眾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

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
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弘策
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
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子
綱嗣綱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
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全名齊永元末兵起
弘策從梁武向都留綱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
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綱痛父酷喪過於禮帝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五

遺喻之服闋襲封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
八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
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綱少勤學自
課讀書手不輟卷

梁書曰尤明後漢及晉代眾家

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殿中即缺帝謂徐勉曰
此曹備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綱充選
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綱母劉氏以

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中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
綱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
並供之母賑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綱私室常
間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綱為政任思惠不設鈞
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
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史聞左降黃門兼領先
職我復舊任綱居憲司推絕無所顧望號為勁直帝乃
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六

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梁書太太子與綱弟績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
敏雖倚相讀墳典卻教敦詩書茂以斯過自列宮朝
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
何嘗不同茲賞共此言寄如何此謝奄然不追且年
甫強任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復悅

綱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
卷綱弟績字伯緒出斷從伯弘籍弘籍武帝舅也梁初

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奕發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愛墳籍聚書萬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負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纘固求不涉欲過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任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七

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日明見而嗟服累遷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以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奇務清靜吏民便之 三國典畧曰吳人陸雲曾製太祖廟碑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郡言於武帝名

兼尚書議郎項之即真

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為愚短湘東王繹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謚藝業何如纘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八

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樞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肩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

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枉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論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又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生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興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九

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昱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畧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厯政不實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項皆異畝同額在政四年流民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大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

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侯迎及資待甚薄譽深御之及至州譽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冠建對譽當下援孝元時為湘東王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曄各率所領入援臺城下破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孝元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

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柱陽住此欲應譽譽湘東信之乃覆舟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曄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續尋棄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青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隔臺城岳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紹續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續以為然因

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下聚眾而服婦
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岸馳告岳陽岳
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眾望岸軍以為赴期大
喜及至並擒之續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登襲江陵
常載續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

大清紀云營使續為檄續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
荷湘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不操筆

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盧追兵至遂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大清紀載續言曰若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死無所
恨

棄尸而去孝元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初孝元
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
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
已也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
十卷初續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賫賄
填積及死湘東王使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斂還齊珍寶

財物悉付庫以糶密之屬還其家續弟館字孝卿少與

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館對闕其六號為百

六公由宣城王大器長史累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

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

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葵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

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大同四年元日

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館兄續為僕射及百司

就列兄弟並尊駟分駟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豫章內史在郡迷制吉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
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妖道聚黨攻郡進
寇豫州

寇豫州

梁書曰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或勸館宜

避其鋒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

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館節度旬月間

賊黨悉平十年復行御史中丞館再為憲司彈糾無所

回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館與右衛朱

昇太府卿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大清三年為吏部尚書宮城隔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克金陵朝士皆得入闕綰以疾免卒於江陵

庾域守司大新野人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王懿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三

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晃為益州域隨為懷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外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求下論者以為孝感永元初南康王績板西中即認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梁武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遺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搃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梁武黃鉞蕭穎曹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梁武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

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梁武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認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為伯時兵後民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司所糾卒於西中即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子子興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都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四

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與奔侍醫藥言淚恒并梁長沙王懿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興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即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興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興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興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纔如見次有瞿塘大灘

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幙本不通衢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入功因立精舍居墓所終喪服闋手足枯槁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曰袖簪於是始仕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五

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過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解因勸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累世居壽陽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治中從事史蕭誕弟誕被誅遠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馬誕

死侍送喪柩眾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厚自結附梁武罷州還都謝遺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梁武曰卿才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暹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暹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梁武為雍州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梁武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六

刺客紹叔知之密白梁武及植至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兄於南岷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為刺客詐言作使梁武亦密知之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梁武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

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冠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續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七

淺短謬謂事當如是以此誤朝廷臣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嘗使人節其哭頃之封東鄉縣侯為衛尉卿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眾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

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常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廬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厯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梁文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六

帶蒙令梁文遷領軍將軍主簿妖賊唐寓之冠東陽梁文率眾東討使僧珍知行軍眾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常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梁文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顛遠出軍沔比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梁武帥師授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王懿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梁武欲遣使襄陽求梁州問眾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

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懿書而反梁武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梁武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今及至梁武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者甚眾梁武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九

並立辦眾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舟付二張爭者乃悉梁武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意軍次江寧梁武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眾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俄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

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摠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畫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放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僧狀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宏先以販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二十

為業僧珍至乃素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叻越當速反惹肆耳僧珍舊宅在市比前有督郵廨鄉人成勸徙廨蓋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至其宅不以為耻在州百日徵為領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帝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摠心替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

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常笑謂曰卿今日便
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初武帝起兵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
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顙骨益大十年疾
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
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
必當不死俄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
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於領軍官舍車駕即日臨殯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十一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敬帝痛惜之言為流涕
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
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
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
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
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曰所親
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六世孫家居江

陵方願隆準舉動醜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慈嘗陳器物
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慈奇之又取史傳各一
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慈益善之齊豫
章王嶷刺史荆州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
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
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嶷遣覘之
方見謁閣讀書後為大司馬記空永明八年荆州刺
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及敗楚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二十三

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
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謁還州繕修廡署數百區項
之咸畢役不及民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
州故刺建碑墓所南康王子琳為西中即以藹為諮議
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畧天監初累遷
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舟得八車幅如中丞徒
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
王慈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

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君反非吏罪也
檢之果有積反時稱博物弘恕二年出為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遂內史
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
於謁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謁謁覺誅之尋卒於官謁姊
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謁為州迎姊居官舍
三分祿秩以供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
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三十一

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
職若斯可為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耻以
讓祿受名辭不拜歷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
事參軍早亡子子雲見忠義

范縝字子真

梁書曰南鄉舞陰人

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

國劉歊學歊甚奇之親為之冠在歊門下積年恒芒屨
布衣徒行於路歊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畧無耻
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
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口辯每服縝簡詣年
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曰髮詠以自嗟仕齊位
尚書殿中郎水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為行人
縝及從弟雲蕭琛瑯琊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
皆若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馬嘗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三十二

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
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
墮自有拂簾幌墜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
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
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
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與

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續神威論梁書全載其文今補祿其後一則云浮屠

害政桑門壺俗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赴僧破

產趨佛而不恤親戚窮匱者何良由厚我情深濟物

意淺是以圭撮吝於貧友千鍾委於富僧又惧以阿

鼻之若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途掖襲橫衣廢俎豆列

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行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三五

吏空官府粟罄情遊貨殫土木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尔而

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下有餘以奉

上上無為以待下全生匡國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

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

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

不能殺身從之其險詣皆此類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

威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大美何患不

至中書即而故爭刺為此可便毀棄續大笑曰使范續

賣論取官已至今僕何但中書即耶後為宜都太守性

不信神鬼時春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

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

續來迎梁武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平以

續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

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三六

同臺為即舊相友受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

帝心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快快故私相親結以矯時

亮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

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

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張弘策悖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

戚云爾大清板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藩岳克濟陶

冶之功而苟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亂

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蕭恭禁省紹叔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謁雖異帷幄之勲亦贊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續姪直之業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二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八

韋

廠 兄慕 關 廠子放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後 後弟顯

裴

遂 遂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禮弟之橫

王僧孺

韋廠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一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父祖歸寧遠長史廠事繼母以孝聞伯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携廠之職視之如子時廠內兄王愷姨弟杜憚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廠曰汝自謂何如愷憚廠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廠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廠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光初袁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廠求出為

義成郡故免禍累遷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氏多故欲
 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
 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獻曰陳雖舊將非
 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獻率郡人伐竹為
 筏倍道來赴有象二千馬二百匹梁武見獻甚悅撫几
 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克郢魯
 平加湖獻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梁武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其人久之顧獻曰棄驥驥而不乘馬遑遑而更索即日
 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拒守男女垂十萬
 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牀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盈滿獻料簡隱郵咸為管理瘞死安生百姓
 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永昌子天
 監二年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侵獻率
 川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獻都督衆軍獻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獻巡行圍柵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獻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獻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有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獻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獻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城
 拔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
 獻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灌平陽絳水可灌安邑即
 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東西小城夾肥獻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虜帥軍
 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獻曰賊已至城下方復
 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
 師克在和古人之義因戰破之軍民少安初肥水堰立
 使軍主王懷靜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獻城
 下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獻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
 三丈獻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
 之堤下示無動志獻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督勵衆軍魏兵鑿堤敵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梁書曰魏人計窮相與悲哭敵攻具既成堰水又滿

魏救兵無所用守城杜元倫憑城督戰中弩死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

梁書曰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

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敵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四

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此役得無害敵每

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

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

躡敵悉遺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

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

城四十餘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州築壘

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不

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

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敵緩行敵曰鍾離今鑿穴而處

負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况緩乎

梁書曰魏已墮吾腹中卿曹弗憂

旬日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望宜善敬之景

宗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

二十里夜掘長壑樹鹿角截州為城比曉營立英大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五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

文達洪麒麟等齊救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

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

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陣大

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

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且英自率衆來戰敵

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

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黥請下城避矢敵不許

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灌水暴長敵即遣之闔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舟載草灌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六

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通鑑考異曰按魏軍共止數十萬似為太誇當從曹

景宗百萬為是

敵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敵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所躡三閩擾動詔敵督衆軍援

之敵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壘起高樓衆頗識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敵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敵還為州雙光道侯敵笑曰若復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敵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七

愛撫孤兄子過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為人因畫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敵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槌稜猶弗遠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敵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畧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嚴敵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
 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
 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
 役昌義之甚德敵請曹景宗與敵會因設錢二十萬官
 賭之景宗擲得雉敵徐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
 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敵捷敵獨居後世尤以此
 賢之敵兄慕蘭並早知名慕任齊位司徒記室持進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八

又三貫矢象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
 有死爾乃免曹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
 一當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
 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
 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皆潰衆軍乘之斬獲畧盡
 禽穆弟超並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
 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
 財好施於諸弟尤雅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
 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因指為婚姻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
 放常贍卹之及為此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
 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
 能篤舊子繁見忠義放弟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
 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
 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
 翼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字德基少聰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九

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顥顥問漢書
 十事載隨問應並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
 仕梁為尚書三公郎候景之亂孝元承制以為中書侍
 郎尋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候景景平歷位
 瑯琊義興太守陳武害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
 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
 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
 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蹙相持數旬陳武聞文育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

載得書乃以衆降
 還宛記曰載為僧辯固守屢攻不克霸先遣人說之
 曰王僧辯親黨皆盡一孤城相拒耶載曰士感知已
 本為王公抗禦大軍致成仇敵恐不見全老母在堂
 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耳乃遣利白馬為盟遂開
 門
 陳武厚加撫慰引置左右恒與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

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陳武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
 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
 即候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
 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陳武從
 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
 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遂築室而居屏絕
 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畿十載卒於家
 還宛記曰陳主遣載從征以小遲因風憾殺之尋視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一

事大殿見載至驚走入內移坐先嚴殿復見載入因
 此得疾死與此不同
 載弟鼎字起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
 術仕梁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
 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闕為邵陵王綸主簿候景
 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
 隋書曰卒於京城
 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

中有物流至鳥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孝元聞之以為精誠所感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弩馬因謂陳武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子歷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鳩汭于兗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明皇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陳武陰有圖僧辯意聞言天喜因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葵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聘周嘗遇隋文謂曰觀公容貌鼎

隋書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鑑深遠亦非群賢所逮

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

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亡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取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歎歛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帝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守位不終帝曰位與我爾遂以主降述帝又問鼎諸兒誰為嗣位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當與之非臣預知帝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有土豪外倚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其人驚惧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妾及去妾盜珍物夜逃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妾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

掩僧并獲贓物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

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字威直性恬素以

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

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

府卿候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

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

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

輕軍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四

為左衛率黯心常快快謂人曰韋聚已落驛驢前朝廷

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闕之

梁書曰厥族子愛字孝友事母以孝聞性清介篤志

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塵埃滿席寂若無人年

十二遊京師值天子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

獨端坐讀書見者異之及長博學能文尤善周易春

秋左氏義袁顛刺史雍州引為主簿遭母憂廬墓側

負土起墳武帝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為中

兵參軍及義師起以為壯武中軍帶襄陽令時京邑

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叛州內驚

擾愛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率募鄉

里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民乃安

梁受禪累官驍騎將軍寧蜀太守卒贈衛尉卿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寓居壽陽父仲穆驍騎將軍

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遙光

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五

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隨眾北徙魏宣武雅重之仕魏為

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

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

為廬江太守

梁書曰魏將呂頤率眾五萬卷來攻郡邃率麾下拒

破之

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

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邃乘艦徑

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夸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七

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之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岷邃擊破之邃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甃

城黎漿又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戌明年畧地至汝頰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邃深沈有思畧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七

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當大開土字子之禮嗣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己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帝設無遮會儻象驚排突陸衛主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咸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

徐州刺史看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克江陵隨例入長安遠兄髦子之高字如山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遠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遠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遠卒於軍所之高隸夏候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譙州刺史候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摠督江右援軍諸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六

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舟迎致仲禮與章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孝元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至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候景中或傳之悌斬景孝元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孝元深嗟其介直承制除時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力戰死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個儻有志畧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并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候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征討及害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遣黃他攻之不能克以命忌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及華皎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七

兵上流陳孝宣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摠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孝宣即位封安樂縣侯歷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忌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披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

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之芍陂大營田墅遂致
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譽常侍遷
直閣將軍候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
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時尋陽王大心在江
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
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孝元隨王僧辯拒
景景退累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
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崩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一

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紀於
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克江陵
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淵明攻東關晉安王方智
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蕪城之橫營
壘未周齊軍大至兵盡矢窮沒於陣贈司空謚忠壯子
鳳寶嗣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父延年
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
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
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一萬言及長篤愛墳籍
家貧常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
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
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
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
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黃俱為學林文惠太子欲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十二

為官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堯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
遙光所薦
梁書載遙光奏曰僧孺照螢映雪編蒲緝柳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魁鼠有必對
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
除儀曹郎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子良
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
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

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

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

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

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待詔文

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

禁斷又外國船舶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

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即賣之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

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遣子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八

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還郡中道

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

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過中丞

函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

之即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約以下辭人

人同作帝以僧孺為工厯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請謁不行出為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安

勝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

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

梁書載僧孺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至

冠奪下既貽疵辱方至蔽繩又曰爵羅裁舉微禽先

落閭閻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豈復仰

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如躡下席淚

若綆靡

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盧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八

乃與炯書以見其意

梁書載書曰吾章句小才虫篆末菽含吐絀縵之上

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鏐繁碎比于未鹽加以

踈澁拙於進取未常去來許史遨遊梁實是以三葉

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從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訟

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丈陛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

操操雄官參人倫顯職雖古爵人不次未有奔驟若

此者基薄墻高傾履必然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

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焚邪徑雖事異鑽皮文非刺
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投界北方次可論
輸左校幸聖王善貸止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敢不戴
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
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此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興
物多悲况復霜消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
而多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落幕熠燿爭
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鷄鳴吠犬方當長為傭保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十四

死溝渠悲夫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雖先犬馬猶松
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
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
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
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
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爾轉北中郎諸
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

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
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民曹前廂謂之普籍有東
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
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
偽狀巧籍歲月滋廣至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
郎令史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士流
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
元興後或以義熙在寧康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十五

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厯相應
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
代士庶不分雜役咸闕職由於此竊以普籍所餘宜加
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罹其罪詔僧孺改定
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
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
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
左民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

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
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餘序而傷於
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
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
為一部不在百家數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萬
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
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
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二十七

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碑事不入集別為五卷
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羲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
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譏楊
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
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
率文琰曰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
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
孫彭城人博學道敏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

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妄耳徐黃高平人有
學行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
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韋裴少年屬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料格之傑然形甚羸瘠身
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器分有在隆名宜虛得乎
遽自効過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
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信乎僧孺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二十七

學中年遭躓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九

范岫

傅昭弟

孔休源

江革子德藻

徐勉

許懋子亨

殷鈞

宗人 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父羲尚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羅竟陵王誕之榻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孝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荆州引為主簿及興宗將卒以岫貧遺錢二十萬固辭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湖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

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辨者接使界首

故以岫兼准陰長史迎馬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

過禮頗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教得終喪制出為安成

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

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行南徐州事

梁武平建鄴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

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著為長成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雖貴亦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父淡

善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竟罹其禍昭六

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

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

神色不改顛數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
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宗氏多故不往或稱
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
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
誰能嗣及爾遺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楊尹袁粲
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
袁粲文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
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即先是御
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昭
業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
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祚引昭
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
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帝聞之賜
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
尚書左丞梁武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

著作天監中累左民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
接府舍稱凶每昏旦問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
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
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郡遂無患咸以
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暑月薦昭魚昭既不納又不
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虎為害常設檻奔昭曰人不
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奔竟不為害歷臨海太守
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園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
于簿下昭笑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高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
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
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常得
家餉牛肉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犯法告之不可取埋
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

卒謚曰貞長子謂謂子準有文才後梁宣帝時位度支
尚書

後梁春秋曰準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宣
帝之鎮歷今官卒贈太常卿謚曰敬

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睦修身勵行非禮不
動始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懼日暮不反映以昭
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班
白時人美而服之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

梁書曰映涉紀傳有文才褚淵屈與子賁等遊處年
未弱冠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頃昭仕乃官
永元三年參鎮軍江夏王寶玄軍事出為武庫令及
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
誠節乃訪於映映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
身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
力殉忠義今嗣主昏虐押近郡小親賢誅戮外難屢

作曾無悛改荆雍協舉秉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
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道無
與願明府思之

天監中位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於兄卒於太中大夫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
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書必哀慟不自勝見者莫不
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
徐孝嗣省其策深喜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尚此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於
司徒竟陵王子良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
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
少府孔登曾以祠車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
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
雲命駕至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
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
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

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
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通人所推
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
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
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
即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
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
平反辯析時罕究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常引休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勵之後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
疑義自漢魏至齊梁並皆搜集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
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
後為晉安王綱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
荊州揔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巨翼
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
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為憺府長
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

託弗行常深嘉之歷秘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
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
王深相倚伏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孔長史坐人莫
得預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
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
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
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為宏行佐至是管州任
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謁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單國車委之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
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挿筆奏決於休
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名兼天子四年卒於金紫光祿
大夫遺令薄葬節胡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
曰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
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休源風
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帝深委杖之累居

顯職性鎮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
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
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縣人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
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明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
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與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
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
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九

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
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眺學不倦嗟歎久
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饘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
陵王子良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
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
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
子詹事啓革為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
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

遇禍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

元年梁武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
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書記建安王寶寅為雍州刺史表求革為征北記
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
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
與革書云此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摠知昆季可
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麒麟於千里途次江夏觀辛革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

雍州為府王所禮欵若布衣後為秣陵建康令為政明
肅豪彊憚之歷晉安王綱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
徙廬陵王續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
時少王行事多傾意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
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鄉邪王
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
敬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綜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

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救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
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
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足疾不
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
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
恩已無報荅乃為齒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
作丈八石碑并祭彭祖文章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
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一

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孝明請其中山王元畧
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帝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
畏元延明害對曰臣六十之年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
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以為太尉臨川王宏長史時帝
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
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
彊行勝修豈可作底哭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

遊又手教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哭如對元延明邪
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帝以威
宥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除武陵長史會稽郡丞行
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閩革應至並賫持緣道
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
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
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瑯邪王騫為山陰令賦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一

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譙言論必以詩書王因
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帝帝謂僕射
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
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求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敝
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徒重物以迄輕舫革既無物乃於
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
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皆惧
不能靜冠革反省游軍尉士民逾恐革廣施恩惠盜賊
靜息武陵王紀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章清麗又

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疆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疆有集二十卷行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子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再遷御史中丞坐公車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于官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三

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數曰此人中麒麟必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奪同官咸取則焉瑯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融後果陷法以此

見推識鑿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王懿游梁武深器賞之及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梁武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即位累尚書左丞自掌握憲多所糾舉時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數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傳中一事六年累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要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四

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
 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
 公事時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
 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
 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後為左衛
 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教知宮事
 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
 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稷柳燈王暉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諫數
 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馬舊揚徐首
 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
 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
 恥以其先為戲荅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後遷尚書右
 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
 曰禮記問喪云三日斂以俟其生也三日不生亦不生
 矣項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

半器衣食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
 纜畢灰釘已具忘孤鼠顧步媿燕雀徊翔傷情戚理莫
 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憑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
 手愛憎深淺事定難原如覘視或典存沒違濫使萬有
 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異請
 自今士庶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
 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
 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銜石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六

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
 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
 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
 年功畢表上之曰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
 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逮乎姬周憲章尤備因
 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
 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
 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

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象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攸急泊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業紛綸適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畧有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粗且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減於旌鼓蘭臺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七

室之典用盡於唯蓋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於前肇虞刪於未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陛下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仗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諸稟銜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

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時頗有軍火散失又踰太平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與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國異家殊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六

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場掌賓禮征由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殘缺宜須博論之共盡其致

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
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
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
議通誥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
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綱
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
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
繁簡及其列單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
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
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單禮儀注以天監
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
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
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
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

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
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
寫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克功成周
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
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
以庸識淹留歷稔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
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與駕將親六
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天下矣詔有司案遵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
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足轉
劇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
無畜積俸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
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
致鞫耕如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
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
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

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光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
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以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
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庶得遵泰斯義不敢墜
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
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
歛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
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
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
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
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
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
門甲第連閨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
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
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
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

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園之
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黠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
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
茂密桐竹成陰勝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接迥榭頗有臨
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葭湖裏
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故之亦雅有情趣
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

梁書作筆勢所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
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
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我
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為鹵彌復
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
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我立進退兩
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

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
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
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
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
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
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陳
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
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
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
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
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
復與吾言之假使充水湯早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
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令吾知也第二子排卒痛悼
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自喻普通末帝自擇後
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以此賚勉遂頗好聲

酒祿俸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
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
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輦帝
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
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
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
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言相者稱范徐云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
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
梁書云乃加刑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
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
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
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作又為婦人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

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排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
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流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
官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緝友俄遷晉安內史
梁書載勉客喻有云排好學不倦多所著述其所遊
徃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
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
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泰竊若是幸無大過皆此
子之助其痛惜排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父勇
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
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
師說晚而覆講生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
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後舉秀才
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
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裴同志友善僕射江
柘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

懋參詳五禮除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
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懋建議獨不可

梁書載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
經鈎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緯書曲說非正經通義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
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
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
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也
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
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
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
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
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
亭若合黃帝為五帝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
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者禹封太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夸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拓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七

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末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王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絕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王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夸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乃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王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

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屈之耳秦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軍獨與霍嬭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閏隆沒嘆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識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之君有何功德不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元

古道而欲封禪皆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夫封禪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祭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所為謬矣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
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邱方澤者總為
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
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
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
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
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禘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元

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
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
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帝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
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
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雲行

兩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
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
聞

帝嘉納之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梁書曰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
懋始請造大表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
懋駁云禮云大表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
神尊遠須貴誠質今設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數今雩祭
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荅曰雩祭燔柴經無其
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宜雲漢之詩曰上下莫
瘳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莫其幣瘳其物
以此而言為旱而祭天地並有瘳埋文不見燔柴說
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
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不用柴之
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垂求神而已移於東

實崇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壺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

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遵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王僧辯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方智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以亨為從事中郎及晉安王授官亨奉牒辭府僧辯答曰卿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愧猶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寧限城闈存碩之深荒慙無已

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

遇害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顯屍同坎瘞于方山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

等相率以家則營葬凡七柩皆改窆光大中孝宣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謀出孝宣乃以問亨亨勸勿奉詔及孝宣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後所製文筆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父寧尚書左僕射王僧即塔寧早卒有遺腹子獻坐元凶劾累當從戮僧即啓孝武救之得免獻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獻飲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若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獻妻琅邪王真女真為雍州刺史殷獻為府長史真誅獻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文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措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與獻少故舊

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啟校
定秘閣四部書更無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
列為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宗齊以來公主多驕
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

愚按永興公主即後與叔臨川王宏私通謀弑武帝
者事見宏傳不止險虐而已

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敷字鈞
輒流涕出主命婢東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
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卧理民化其
德劫盜皆奔出境嘗擒師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劫
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群舊多山瘞
更暑不動自鈞在任群境無復瘞疾母憂去職居喪過
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服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
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貞鈞
宗人芸個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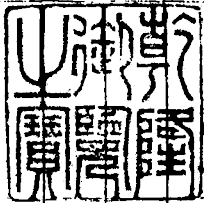
學博洽羣書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秘書
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
休映之彊直並加以學植飾以文采其取高時主豈徒
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
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
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
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
已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政績文
質斌斌亦足稱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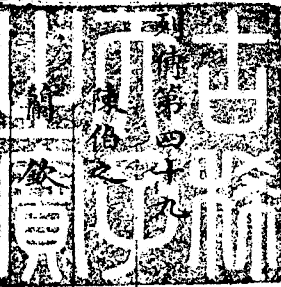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明李清撰

南史六十

陳慶之 子暄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候

鄰里稱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伯之曰君稱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進

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歸及年長在鍾離

數為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後隨鄉

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代常

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

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潯陽以拒梁

武郢城平梁武使說伯即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

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梁武及其猶豫逼之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 生 員 臣 梁寶繩

梁書曰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可東下武帝曰伯之此答其心未足宜及其猶豫逼之

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逮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梁武疑其復懷反覆

梁書載武帝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念卿降欲遣刺

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猶未信

會東昏將鄭伯倫降梁武使過伯之曰城中甚念卿欲

遣信人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刺客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封

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

唯作大諾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王者伯之與豫

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納藏伯之息得免

禍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

褚縉都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高書范雲雲不納縉

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志成

貴人吾何罪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

強兵江州非代來臣自有疑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何河南郡於是

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

時為直閣將軍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

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

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

是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萬世之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

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俱反武帝教部內一郡

處繕伯之乃集府州佐吏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

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運糧速下我荷明

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蕭寶寅書示僚佐於廳事前

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縉說伯之

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

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名為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

之仍以縉為潯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
豫州太守鄭伯倫起兵遂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
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
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懈弛
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
能適走逃廬山

梁書曰初元冲兵起要潯陽張孝季從之及敗伯之
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郤氏蠟灌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
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帝遣王茂討
伯之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
入魏以伯之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
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
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
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鹵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膝屈
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
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
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所知昔朱
繡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主不以為疑魏
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不
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
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言當今功臣名將鷹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
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
顏借命驅馳種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
送東市姚泓之威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鹵借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盈理至焦爛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
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所

以廡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侯未之任復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魏欲用之魏元會縉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幼隨從梁武梁武性好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六

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否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邱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綜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金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

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東據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鹵鋒必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須挫其氣若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七

梁書曰諸軍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梁書載慶之言曰今共來一歲糜費極多諸軍皆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欲立功名皆聚為抄掠耳吾聞置兵死地方可求生

須南園大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

梁書曰今日犯者便依明詔

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西

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

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文帝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以

慶之假持節颯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渦水即魏帝號

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邱大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有衆七萬分築九壘拒慶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

乃退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求救梁宋

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

梁書曰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

陷其城

擒暉業獲租車七百八百輛仍令大梁顥進慶之徐州

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

羽林軍子庶子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天穆

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

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熊據虎牢

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

梁書載慶之言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不少君等

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

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

以鹵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軍

無狐疑自取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興魚天慈踰壘入遂克之俄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

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

收滎陽儲寶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世隆

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

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

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

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

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

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單騎渡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顓既得志荒於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

梁書曰外同內異言多忌刻

慶之心知之乃說顓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

資治通鑑載慶之言曰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何以應之

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志須部送顓欲從之延明說顓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顓固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

梁書載顓表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已定惟爾朱榮尚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宜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

時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為魏所疑恐一旦變生不測不若乘其無備屠顓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顓前以慶之以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顓憚之

梁書載顓曰主上洛陽全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不為國計恐成僕責

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百萬扶魏孝莊攻顓顓據洛陽六十五日凡前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械濟自硤石與顓戰於河橋顓大敗走至臨顓被擒洛陽復入魏慶之馬走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

緣淮諸軍事會妖賊沙門僧強稱帝土豪蔡伯寵起兵
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

梁書曰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
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

慶之受命曾未決辰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
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為縣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漆水又破行臺縣
騰潁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五

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後
倉廩充實大同二年遣將侯景率眾七萬攻下楚州執
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
人李景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諡曰
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綺綺
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
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
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

姓俞藥曰當今姓自於臣歷雲旗將軍安州刺史第五

子昕見忠義少子愴愴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
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諛說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
之致書於愴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愴聞與秀書曰且見
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
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
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
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昔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五

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元言巧騎武
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
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
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
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而不以為少鄭康
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
虧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夫酒猶水
然亦可濟舟亦可覆舟故江諧議有酒頌獨兵也兵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
 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墜馬侍中之門陷
 池武陵之第徧佈朝野自言焦悚吾生平所願身沒後
 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
 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鑄吾口不
 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
 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暄以落魄
 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十四

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挿髻紅絲
 布裹首袍拂蹀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
 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
 陵甚病之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
 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稚侍中王
 瑒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侍王儀
 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
 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昵而侮之嘗倒懸于梁臨

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
 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乃搏艾為帽加于其首以火
 焚之燃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
 卿柳莊在坐遽起搃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
 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
 意稍解赦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悖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幼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
 雲在洛陽恒於市騙索駝後隨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十五

軍功
 梁書曰欽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鄧仲進攻
 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厲眾二十萬進攻龍城獲馬
 千餘匹破其大將柴集等又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
 魏彭城守將揚目遣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豫州
 刺史劉海遊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揚目又遣將率數
 萬眾來援欽于陣斬其將曹龍牙傳首京師
 至冀州敕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

至皆平欽有奇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封安懷縣侯征梁漢事平

梁書曰魏將賀拔勝寇襄陽欽受敕往援擒其行臺
元子禮大將薛傷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
漢底定

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
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大破魏軍斬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去

三千追入斜谷斬獲畧盡魏相宇文泰遣致馬二千匹
請結鄰好欽百日中再破俚師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
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
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
侯映卒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
厨人塗刀以毒削爪退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
車收恬削為王欽贈侍中中衛將軍子夏禮侯景至歷
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愚按欽有子京為東魏大將軍高澄所擒命為膳奴
以辱之後竟殺澄尤為快事事見北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累至爵位蓋有
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幸哉慶之初同
驚雀之遊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
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
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去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一

賀 瑒 子革 弟子琛

司馬 綰 顧 協

徐 擣 子陵 另見陵子儉 儉 儉

鮑 泉 鮑 行 卿 行 卿 弟 容 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玄孫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為儒宗矣舉明經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

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

經義時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

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

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

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

弟子琛並傳瑒業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

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

則橫卧其上 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敷於永福省為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祿不及妻奴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

吐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卒季亦明三禮位
中書黃門郎兼著作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
一聞便通義禮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
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
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
聚徒教授四方受業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
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
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繁坐之聽授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日不疲湘東王繹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
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
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
難往復從容義禮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
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溉言之王請
補郡功曹史琛以母老固辭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
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
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

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
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
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
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
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
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
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闕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
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
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
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
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
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
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
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

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
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是有礙則冠子嫁子
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所惑也又令
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
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
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
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為稱下殤今不言
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五

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
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
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
若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
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
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
嫌其年幼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思

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
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
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得兼於大功
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
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所疑也
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
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賂賂家產
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為通直散騎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六

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
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
下有賀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帝
年高任職者緣歸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大略其一曰
今北邊藉服政生聚教訓時而天下戶口減落
資治通鑑有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
更相呼擾惟事微歟
國家於闕外賦稅益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民

夫安居寧非牧守之道

梁書又曰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叩命窮幽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而貪殘細民棄業流亡者多雖年降復業詔下蠲租文而終不得反其居

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七

梁書又曰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焚喜相競誇豪

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侍和戎今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資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

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少今所費多如復傳

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眾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于反掌其三事曰今斗筭之人藻稅之子詭競求進運擘瓶之智微分外之求惟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蠅逐為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責其公平之效黜其殘愚之心則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八

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

梁書又曰今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家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應減省應四方屯傳郵治或無益妨民所宜除除之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討召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

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後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

梁書又曰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後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傲若不及此時息四民省國費令生聚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國弊民疲安能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九

書奏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環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

梁書曰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生聚教訓時而入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

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

不從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婦女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十圍今瘦削裁二尺餘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

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

梁書又曰其餘條陳並宜具列極言其事傳聞重奏當復省覽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

宣城王大器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

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勸開城納賊克等讓

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

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都以為金紫光祿

大夫卒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

司馬裴字元表河內温人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

士裴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一

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

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裴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

創定禮樂裴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

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

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續長史行府

國并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

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綱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

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幼孤隨母養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

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欲枕石漱流

水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

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曹

從事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

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宏聞其名召掌書記

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一

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憺厚資遣之送喪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得泊咸謂精

誠所致張率嘗薦於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

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

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

出於是以為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相東王繹參軍兼記

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表薦之

梁書載繹表稱其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安貧守靜苦

執貞退雖行年六十可謂東南遺寶

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靈
擊大航華表燃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
聞後帝知之曰靈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有過協
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
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
先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歛士子嗟嘆帝悼惜之
為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五

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
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
竟不敢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
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
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
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
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盾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

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瓊語十卷文集十
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一字士績父超之梁天監初位
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
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
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
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
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摠戎北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六

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
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
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
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
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
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

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暮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氏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五

婦是外宗未審嫺命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月戚屬不相瞻者夫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以太子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閑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卒年七十

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曰貞長子陵最知名見文學陵子儉份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妻以女梁孝元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孝元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純舉兵反孝宣令儉持節喻旨純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陳書有云轉禍為福未為晚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六

純默然不答慎儉沮眾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純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純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帝乃命章昭達討純以儉監昭達軍純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盡息累遷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馬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

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父幾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終於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孝元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七

右織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馬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象華人相戲曰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孝元承制累遷信州刺史方等之販孝元大怒命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新破軍師養銳待敵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我竟陵甲卒數經行陣

召之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孝元大怒械擊僧辯時人比泉為鄭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孝元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齎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六

卿有罪令旨使我鏢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鏢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他恐後人更思鮑泉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啟陳淹遲之罪孝元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綸於郢州郢州平孝元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諸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候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捕

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沉於江如其夢

梁書曰泉友人夢泉得罪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復告泉曰君勿憂尋見免矣因說其夢俄見任如夢與此不同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九

以博學大才稱後累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繹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

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紀見害論曰夏侯勝云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司馬裴其得之矣顧協清介足追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二

王神念 子僧辯

羊 侃 子珠鵠

羊 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恩安成武陽宣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翼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孝元初追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忠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自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

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揚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

梁書曰侯京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擒遂降之卒

於侯景軍中神念次子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

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

之氣孝元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安成望族劉敬躬于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孝元命忠直兵參軍曹子鄂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鄂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即擒之又討平安州反蠻以勇略稱孝元除荊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孝元命僧辯搃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
梁書曰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

先屈膝于景方入朝

侯景悉收其軍寶厚加綏撫遣歸竟陵倍通兼行西就
孝元孝元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孝元令僧
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
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
敢言孝元問僧辯以情對

梁書以僧辯之言入本傳而南史改入鮑泉傳當以
梁書為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

孝元性忌以為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
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
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
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孝元意解
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王誓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孝
元出僧辯於獄

梁書曰元帝遣左右往獄問計僧辯僧辯具陳方畧
以為城內都督俄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克長沙孝元

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
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以僧辯為都督
軍次巴陵

資治通鑑曰湘東王繹遣王僧辯擊侯景遺之書曰
賊既乘勝不勞遠下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
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
首積兵糧中策也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
僧辯足可委任若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四

盡兵疲破之必矣

聞郢城已沒乃據巴陸城景既陷郢城兵眾益廣將進
寇荊州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
公私舟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
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
曰內城是誰答曰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
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疑僧辯百口在
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

梁書曰景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諉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穗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兒頭肉薄苦攻

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孝元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大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梁書曰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唇肉薄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五

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舟艦以樓艦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犂柯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燒水柵風不利自焚而退

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孝元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

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

梁書曰魯山城主支化仁景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敗之乃降

仍功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城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於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之仙等因感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

梁書曰命給舟百艘以老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六

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梁書曰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之仙送江陵

孝元命生釘和舌嚙殺之册府元龜曰時有沈禮明為吳興令子仙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記書之任禮明固辭子仙命斬之或故

免子仙愛其才終逼掌書記及子仙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暮得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禮明手

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周夢者數十百焉孝元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六十二

七

之先是陳武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
梁書載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違天背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胸勞兆庶五十餘載哀景以窮見歸全其將戮之首功以非次之榮於景何薄而京長戟疆弩陵威朝廷鋸牙郊甸殘食舍靈剝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

為酷高祖非食早官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復加忍毒皇枝繼抱以上總功以還窮力極俎豈有率土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

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臣湘東王繹泣血之寄身當將帥而不能瀝胆抽腸共誅姦逆雲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以稟靈合識戴天履天今臣繹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等協和將帥必誅凶堅尊奉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六十二

八

緣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象則天地百神之靈共誅共責
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感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代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扶艦行甚迅疾
梁書曰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挑

戰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
去來過風電僧辯皆糜細船悉令退縮悉使大艦
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
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皆赴水僧辯督諸
軍沿流而下進軍石頭之斗城連營逼賊

景自出戰於石頭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未平僧辯獻嘉橘一蒂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子於湘東王王答曰凱歌之聲已極嘉瑞之橘遠臻

後果平景

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使軍人失火焚太極殿及東
西堂僧辯雖有滅賊功而馭下無法軍人恣行鹵掠驅
逼居民父子兄弟相哭自石石城至東城被執縛者男
女課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震響京邑失望于是翻思
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
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後

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
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
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竇密皆前稱功德僧
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
居戎首何力之有於是逆寇悉平孝元帥位投鎮衛將
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書尚今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識云太歲龍將無禮蕭
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
自零陵出突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
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為都督
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孝
元分為東西都督俱命南討尋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
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專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
輿織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
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

聞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
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
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
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
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綸河東王
譽桂陽嗣王慥三人並為孝元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
以太牢加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以求福又造二艦
一青龍艦一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餘丈選其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一

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逼賊賊不敢交鋒
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陸攻之親報旗鼓
以誠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
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

梁書曰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

因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

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迺退

歸初陸納作逆以王林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眾軍

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眾上流內外該懼孝元遣琳和
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眾軍西討尋紀敗績是時齊
遣郭元建謀襲建對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
聞之馳報江陵孝元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
留鎮馬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東關以拒齊軍徵吳
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大敗之僧辯
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
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二

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孝
元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世子問自陳無訓
涕泗嗚咽眾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
嚴

梁書又載母曰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

亦乃慶流子孫

雖克復舊都功蓋宇宙每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

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重

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貞敬太夫人靈
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
宇文泰遣兵及梁王譽合眾將襲江陵孝元徵僧辯於
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冊府元龜載敕曰泰背盟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
荆峽悉非勁勇公宜星言就路以赴倒懸 梁書曰
僧辯處分既竣乃謂元帝使李膺曰魏兵驍猛難與
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扼其後路千里饋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三

尚有饑色况魏越數千里乎此孫臏克龐涓時也
未至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
制進騎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
陳武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淵明為梁嗣僧
辯初不納及淵明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
裴之橫軍敗僧辯懼遣左民尚書周宏正至歷陽迎淵
明改詳淵明傳淵明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
受散卒千人并遣龍舟法駕往迎淵明濟江日僧辯擁

檝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淵明踐位授僧
辯大司馬領太子大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時為司空
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襲之僧辯常處
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入南門又白有兵來
僧辯與子顥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
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願下就執陳武謂曰我何事
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
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顥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四

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分且為第三子顥許娶
陳武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
梁小史曰霸先女與陳子高私通絕愛之嘗書詩於
白團扇以遺子高會僧辯有母喪未及為願娶子高
嘗陵其侶因竊扇與顥且告之故願忿恨以語僧辯
用他事停婚霸先不知其故疑僧辯先圖遂襲僧辯
雖情好甚密其長子顥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
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

軍江盱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
辯志及聞命留盱城中御杖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
文育外人但謂江盱徵兵打齊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
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控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
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則俱死後期得免
斫頭耶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克之時壽春竟無
齊軍又非陳武之誦殆天受也

愚按此史臣佞語以成敗論耳與人推心結姻而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五

之非誦而何善乎子友朱昭芑史糾曰忠梁者僧辯
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在誤迎貞陽耳於梁
實有再造功姚伯審父子代為陳吏詆僧辯及柳仲
禮趙伯超屈膝侯景夫殺景者僧辯也初見勢不可
為姑隱忍圖得當及力能制賊則剗刃仇腹雪國耻
事有補而義無嫌且師援臺城仲禮實盟主時僧辯
偏將耳白幡解軍僧辯尚思一戰仲禮醜顏媚賊望
風送款則屈膝於景者仲禮非僧辯即降在偏禪事

難立異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臣當為賢者諱削而
不載以明實錄不然亦宜效太史公立傳法不見本
傳而見他傳以彰錄功掩過之休今皆反是不過廣
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相矯代為釋慙耳掩莫大
之功而橫加以辱人賤行之名安乎傳復云霸先名
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名已重霸先名地實
微何由得畏搃之授人北門之管結人姻婭之戚倏
然反噬事在不圖僧辯以大度亡身霸先以猾賊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六

國姚史高下在心慙直筆矣

顛承聖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
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顛聞之乃
出郡城南顛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顛弟頌少有志
節恒隨梁孝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

愚按隨滅陳後頌掘陳武陵焚其骨投水飲之宜附
於後以結復仇之局

僧辯既亡弟僧辯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

遇害僧智弟僧情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僧情下與僧情不平密召侯瑱圖之僧情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情復得奔齊

三國典畧曰僧情與侯瑱共討曲江侯勃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情襲瑱而反以告瑱瑱攻之僧情奔齊與此不同

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一

天嘆曰讎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情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尚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荆州孝元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加為太子右衛率後任秦州刺史嗣產先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得逃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甥復為比丘慧暹所藏得脫

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

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共圖陳武陳武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齊文宣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畢度畢

同心渡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擒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畢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六

梁書曰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岳法

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即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先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冠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射殺天生

梁書曰侃潛身巡整同射天生應弦即倒

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

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社恒使侃南歸

梁書載社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

附本朝

至是將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克仍築十餘城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孝明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九

繼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及夜潰圍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境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對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

梁書曰侃以安北將軍梁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武帝召侃問方畧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後還朝常思效命然未常願與僧法同行北人

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鹵今與法僧行猶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強侃使行以為大軍司馬謂曰此官廢久特為卿置之軍罷入為侍中

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醪全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二十

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帝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鄙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帝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廢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

异作父韋繁作兄何敢無禮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僕侃侃曰我牀非闌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授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眾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

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鳥合之眾事然兀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今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今侃率千餘騎頓望園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區分附擬皆以室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

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惟有侃及柳津韋黠津年老且疾黠懦而無謀軍旅指為一決於侃胆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眾皆恐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飲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中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失項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

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臨城城中盧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及車動果倒眾皆服賊頻攻既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若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馭此乃示弱

非驍王威不從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子鷲為景所獲執至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特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十三

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人臣豈宜至此

梁書曰吾荷國重恩當稟廟算以掃大逆

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為大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獲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瓜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他御得席上玉簪教賚歌人王俄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十四

樂乘朝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舟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鷲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

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真都督及景敗鷓
密圖之及隨景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
向蒙山會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
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亘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
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援刀叱海師使向京
口鷓與王元禮謝答仁弟歲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
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
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走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五

舟中以小刀抉舟鷓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亡在
別船歲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孝元以鷓為青州刺
史封昌國縣侯後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
聖三年西魏為江陵鷓赴援不及從王僧惜征蕭勃於
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少驍勇任郡為主簿普通
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位
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

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應接景仍為者督司
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景敗於渦陽東魏軍漸逼鴉仁
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懼頓軍
入淮上及景反

資治通鑑曰景邀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朱异
曰景數百叛鹵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放
之景益無所憚故上曰若事之是實應羅國憲如蒙
照登請戮鴉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六

雅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
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
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
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

梁書曰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活以至於今
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
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
害臨死自言報效不終因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

掘畧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畧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以吳州刺史隨王琳念其名將子見禮甚隆然多酒無賴酒醉為閹豎所殺

論曰王念神羊侃羊推仁等自北祖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推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歟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七

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棋廷敵開蒙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何斯人而斯誤也哀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三

胡增祐

徐文盛

陰子春

杜 翦

子 翦 弟 翦 弟 翦

熊曇朗

改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二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使戍項城魏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又得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羣太守有善政好讀書受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潮謔而自謂實工於伐彌甚晚事梁孝元侯景之亂西道蠻反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孝元乃出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

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孝聞而壯之

三國典畧曰元帝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使陸道不

閑水戰彼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

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必交鋒

前至赤沙亭

梁書曰僧祐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

白塔遠待之僧祐從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之及於南安羊口大呼吳兒何不早降僧祐不與言

潛引却

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擒約送江陵

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

置齋中對之自娛或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

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

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

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

梁書曰魏軍四面進攻百道齊舉僧祐身當矢石晝

夜督戰獎厲將士明於賞罰眾皆感之咸為致死所

向推殄

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

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眾稍立功績大同未為

寧州刺史州在僻處羣蠻不識教義劫竊相尋前後刺

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夸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孝元以為秦州刺史

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

與相持孝元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

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

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眾西

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

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還

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眾咸憤怨杜幼

安蓮造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
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
孝元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賦汙甚多孝元大
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孝元聞之
乃下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
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
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家於南平父智伯與梁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鄰居少相善嘗入梁武卧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手
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其在君乎
梁武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每有求於子春如外
府馬及踐祚官至梁秦二州刺史歷胸山戍主東莞太
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
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
役夫不能擒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一人通其名詣子
春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

境子春密記之經二日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
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辭謝云得君
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
胸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
胸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
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足必數年一洗言每
洗則失財敗事曾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
微為侍中屬侯景亂孝元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郢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王綸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
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鑑字
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當時重之為梁湘東王繹
法曹行參軍初鑑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回酒炙授
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
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
乃前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伯茂中錄事參軍文
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

成安樂宮燈援筆便就帝甚數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文集三卷行世

杜薊京兆杜陵人其先自北歸南居雍州之襄陽子孫

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立功南鄭位梁秦

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

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

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歸嶷奮力絕人便馬善射

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

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瑤卒於州謚桓侯嶷位西荊州刺

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相東王繹以嶷其人也

會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為之逾年嶷卒薊弟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

年隨岳陽王譽來襲荊州湘東與薊兄岸舊密書邀之

薊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湘東以為武州刺史

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

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薊入據

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

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薊赴援陳武亦自

歐陽來會元建眾却薊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湘東

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徵薊與王僧

辯討之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薊又與王

僧辯西討平武陵王紀於硤石旋鎮遘疾卒謚曰武薊

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友蘇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岸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公衡太清中與薊隨岳陽王譽攻荊州歸湘東王繹以

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

城三十里城中覺之岳陽夜知其事以岸等襄陽豪帥

乃夜遁歸襄陽岸等知岳陽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蘇

於廣平岳陽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蘇岸等并其

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岳陽母龔保林數岸於眾

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營命拔其舌齧

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

墓火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髑及建鄴平崩兄弟發昭明太子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酷繹亦不責也

愚按崩兄弟身為人臣敢發帝兄陵雖名復仇亦云橫矣蓋明知元帝殺晉仇晉必不代死兄報怨故敢為此雖然元帝薄兄乃爾猶責宣帝厚叔耶觀此一事可以原晉矣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崩同歸湘東王以為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攻河東王晉於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眾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鄆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眾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反覆殺之龔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湘東王以為鄆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辯平河東王晉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鄆州西上將

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

梁書曰龔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逃龔追至楊浦生擒之

及眾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鑿逆戰龔與陳武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鑿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眾大破之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紀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淵明昭梁嗣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累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塔也始為吳興太守以陳武既非素貴及為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陳武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拒之頻敗陳文軍

梁書曰龔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為所敗

愚按蒨即文帝也當是陳人自諱耳宜從南史

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陳文說龔降陳文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

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陳文軍後秦降陳文龕尚
醉不覺乃遣人負出項王寺斬之

梁書曰霸先遣將周文育討龕龕會從弟北叟出拒
敗績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襲建
康霸先恐與齊連和龕聞齊兵退乃降遂遇害與南
史不同三國典略曰龕敗乃降周鐵虎送龕祀項王
神使力士拉於坐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

愚按龕既與陳氏為仇降亦不免安肯降降者陳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誣辭當從南史

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世為郡著姓曇朗跣弛下羈有齊
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性桀
黠劫盜多附之梁孝元以為巴山太守魏克荊州曇朗
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中最為巨患及侯
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叛瑱曇朗
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

歐陽頌為前軍曇朗結頌共往巴山襲黃法甄又報法

甄期共破頌且曰事捷與我馬伏乃出軍與頌犄角而
進又結頌曰余孝項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
恐不能濟頌送甲二百頌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
北法甄乘之頌失援狼狽退劬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
巴山陳廷亦擁兵立皆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
周迪余孝項並不願此婚必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
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拒王琳有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乃周文育攻余
孝勵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
以應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
史黃法甄欲沿沅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逼迪等及琳
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
懸於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南史初從陳書置曇朗賊臣傳然琳固梁忠臣也應
琳者豈得為賊今改付梁諸臣傳後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乃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馬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梁州之敗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

熊曇朗多詐然末應王琳知所歸矣吾節取焉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州別駕大寶少孤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紀國佐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梁宣帝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及宣帝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求諸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為孫秀非夫也宣帝以岳陽王溢襄陽遷諸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孝元與河東王譽結隙宣帝令大寶使江陵觀之

孝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畢孝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宣帝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援臺城宣帝納之

資治通鑑曰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據武寧遣使至江寧詐稱赴援眾議欲告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屢啟連和不相侵犯卿何忽據武陵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馬五千頓漣水待時進軍營聞召大寶軍還及稱帝江陵以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孝明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又加特進天保三年卒及葬孝明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宣帝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速宣帝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帝有大寶猶劉先主有孔明所著

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又尚宣帝女宣城公主歷御史中丞從後主入隋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有至行官至都官尚書太常卿子允恭最知名美姿容工為詩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任隋起居舍人

愚按允破入唐累官太子洗馬著後春秋惜不傳明

姚士彞補之仍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王操子于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宣宋母龔太后之外弟性敦厚有策略初為帝外兵參軍親任亞於恭大寶及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柱國封新康縣侯孝明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探深得當時之譽卒帝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欲使吾平蕩江表耶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

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謚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有材幹胆勇過人宣帝踐極進柱國封

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忠壯進爵為公天保五年以益

德配食宣帝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宣帝蒞雍州正為府中兵參軍擒張

纘獲杜岸皆正之力及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

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孝明天保五年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正配食宣帝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初宣帝既平

江陵德毅說帝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飾

小行統小廡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

功今魏由貪琳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

此等戚屬或在江東悠悠之人未可門到戶說既塗炭

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

讐也又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

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於謹等為歡彼無我虞

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攝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帝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鹵入關又失襄陽帝恨之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

愚按是時伐梁孝元者為子謹韋孝寬謹則宇文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所取計而孝寬則先挫高歡於玉壁致歡憤悒病死者兩人知畧乃爾豈頓為宣帝所誘而俛首就戮若果用此計不但無成有立敗耳姑取其志可也若以不用德毅為失策真書生迂見

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宣帝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孝元具申誠款

或有得其書送於宣帝宣帝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遂獲免帝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尚書右丞從後主入隋終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宣帝至襄陽帝初請附西魏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宣帝即位為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帝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利之象最知名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帝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常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經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後敞固不從因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行人後陳恐彞倫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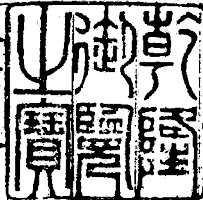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七

失序宣使臣所望主者不能屈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後主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宣帝在藩稱帝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畜處顯位沈重以儒學家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李明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涌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瑒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蔡大寶以下尤著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則不兼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陳宗室諸王

永脩侯擬

宜黃侯慧紀

遂興侯詳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春方慶

武帝一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孝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脩侯擬字公正陳武帝疎屬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阼廣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脩縣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晃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詔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諠仍前封信威將軍祐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武將軍慧紀封宜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
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諡曰定天
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
帝討侯景台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
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
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見岳陽王叔慎傳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從孫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武帝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
十年吳明陵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綠江都督宛州刺史
至德二年改荊州刺史及後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
璫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
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
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
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
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

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
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
舫詐降欲焚隋艦更決一死戰時有五黃龍備眾色各
長十餘丈驥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
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努射之陳軍大
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眾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為隋
秦王陵所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焚公安之儲偽引兵東
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
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城
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
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子也休先少個
儻有大志梁簡文在東宮深被知遇為文德主帥頃之
卒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諡忠莊曇朗少孤尤
為武帝所愛有胆力善經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朗武

帝害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決遣曇朗

陳書載武帝言曰孤謬輔王室致蠻夸猾夏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皆欲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議必謂孤情猶子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我浸弱必當背盟若其果來諸軍須為我力闢

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隨徐嗣徽渡江武帝大破之鹵蕭軌執東方老等殺之

陳書曰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贖之不許

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時陳與齊絕弗知也武帝踐阼猶以曇朗襲康南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

南徐州刺史諡曰愍乃遺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表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等亦同得還方泰少羸曠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脩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孝宣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帝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眾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啟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做行往民間淫溥於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

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帝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帝曰不承則巨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策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帝可其奏尋復本官爵禎明初為侍中陳亡與主俱入隋大業之中為掖縣令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民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至德二年以方慶為廣州刺史舉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軍方慶性清謹甚得民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仍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

陳書曰是時韋洸兵已上嶺鄭萬頃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浩氏舉兵應隋攻陷傍郡勇計無所出乃以

衆降行至荊州道病卒

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族子父旻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豐州刺史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隋文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授上儀同尋卒

武帝一子闕母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愚按昌乃武帝子宜另立傳冠於文宣諸子首不宜混入陳宗室傳內今改之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梁末清末武帝南征李贲命昌與宣后隨沈佺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並為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通明於義理剖析如流

尋與孝宣俱往荊州魏克荊州又與孝宣俱遷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孝宣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洸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殞之中流使以溺告

愚按侯安都傳昌與文帝書甚不遜故罹此禍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從此絕矣初責王僧辯舍敬帝而立淵明詞旨何忠壯乃甫賊僧辯旋殺敬帝昌之罹禍其武帝餘殃乎四月庚寅喪至都帝親臨哭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楊州牧奠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諡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為東衡州刺史王勇所言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都

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允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伯茂伯固另見

都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缺及

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坐奏封都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摩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其年十月帝臨軒策命策託令王公以下並宴王第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孝宣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徐州刺史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秩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庭有冠昏饗宴恒使為主及遭所生憂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徃弔之伯

山號慟殆絕起為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西第之長豫章已無司空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完尋陳亡遂無贈賻長子君範未襲爵而情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處之

陳書曰君範與尚書僕射江撓友善至是撓贈君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十

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別詞甚酸切當時文士咸誦誦之大業二年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媼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為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厯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於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十一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十三子太建中立位以敬騎常侍薨子鄴大業中為番禾令

孝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淑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

叔獻乃宣帝元配所生

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

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

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於姬生岳陽

王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

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

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媵好生海陵王叔儉南郡王叔

澄岳山王叔詔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

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獻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

叔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叔陵與文帝子伯固另見叔慎見忠義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孝宣第三子寬厚仁愛太建元年

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孝宣第四子母何氏本吳中酒家

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孝宣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

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整

陳書嚴整二字作桀黠凶虐

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

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楊尹初叔堅與

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

簿不肯先後必分道以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

及孝宣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

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

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叔堅

權傾朝廷

陳書曰叔堅因驕縱事多不法

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

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

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竇欲奪其權又陰令人

故造厭魅刻木為偶人衣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

於星月下黜之祝詛帝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使實
陳書曰叔堅不自安為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又云有
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後主召叔堅因西省令近侍宣教數之叔堅自陳為佞
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

陳書載叔堅言曰臣心非有它但欲求親耳既犯天
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於九
原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十一

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歷開府
儀同三司荆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瓜州叔堅
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事耕種

陳書曰與沈氏酣飲以傭保為事

大業中為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孝宣第五子性質直有材器容貌
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官
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孝宣第六子儀容美麗舉止和柔
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鴻
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孝宣第九子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
年為南徐州刺史堯贈司空謚康簡子孝寬大業中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孝宣第十一子風采明瞻博涉經
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尚
書主客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十五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孝宣第十二子性輕險好虛譽頗
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
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
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俊王遣使
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荆州刺史陳慧紀及文
武將軍史赴漢口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觀廣
陽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
責其君臣後主與羣臣並愧俱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

欣然自得後上表陳在巴州已先送款望異常例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孝宣第十三子少聰慧善屬文太

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於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孝宣第十四子性質朴無伎藝孝

宣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奉昭

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孝宣第十五子性凝重舉止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孝宣第十七子太建十四年立位

丹楊尹

劉昉舊唐書曰年十餘常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

入隋大業中為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

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唐書曰叔達字子聰入隋久不試大業中為絳郡通

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

與溫大雅同筦機秘方禪代時書冊詔皆其筆也

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

為容每占奏播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

諸朝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

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

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生忿辭不恭免官

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欲吊者喪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為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

等間問太宗高祖感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

德內難卿有諫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

乃社稷計耳後閹簿汗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護

掩之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諡

曰忠

巴山王叔雄字子雄孝宣第十八子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孝宣第十九子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孝宣第二十子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敷字子仁孝宣第二十一子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孝宣第二十二子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孝宣第二十三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孝宣第二十四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孝宣第二十五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孝宣第二十六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孝宣第二十七子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孝宣第二十八子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護字子軌孝宣第二十九子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沂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孝宣第三十子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鵝舠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孝宣第三十一子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孝宣第三十二子至德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孝宣第三十三子禎明三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孝宣第三十四子禎明二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盾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暉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恮觀明綱統冲洽緇緯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為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三

盾廢立深為皇太子隋師濟江其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閉閣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無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為抱罕太守武德初為秘書丞卒官吳興王盾字承業後主長子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之養為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孝宣命為嫡孫詔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公位立為皇太子盾性聰敏好學執經肆

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短

陳書曰沈后近侍左右數往來東宮而太子亦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故張孔二貴妃皆構其短

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方正有羸局年數歲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三

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鄂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至德元年立位江州都督刺史隋大業中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隋大業中為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至德元年立位琅瑯彭城二郡太守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邵陵王欸字承檢後主第七子禎明元年立隋大業中為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八子其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

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剝其面或加燒藝性嗜酒又愛博

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

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恹字承原後主第九子禎明二年立隋大業中

為通議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

為任城令

錢塘王恬字承悛後主第十一子禎明二年封入隋卒

于長安

愚按文宣後主諸子多有以無所表見應刪者然子

不刪也一明宣帝猶能矯宋明齊明之失則猶子生

一明隋文猶能矯周武之失則亡國之後又復生矣

明原故不刪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

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

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差武帝受命自承

定託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

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論曰有陳受命雖強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

脩等並以疎屬列居藩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

陽南康地皆懿戚提携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不一都陽岳陽風迹可紀矣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五

杜僧明

周文育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頎

子彪

黃法甄

淳于量

章昭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吳明徹

裴子烈

杜僧明字弘昭廣陵臨澤人形貌眇小有膽氣善騎射
 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
 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啟與俱行頗征徼有功為
 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卒僧明復副
 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
 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同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
 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

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

憚後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等

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之弟

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眾曰盧公累

葉待遇我等甚厚今枉死不救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

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

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眾

咸慷慨曰是所願也乃與周文育等率眾結盟奉子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之弟子略為主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

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民並應之一日中眾至數萬陳

武時在高要問事起率眾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

及文育等並釋之引為主帥陳武征交趾及討元景仲

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陳武入援建鄴陳武

於始興破蘭僧明為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

僧明馬被傷陳武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

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任

又據大畢入瀨石以逼陳武陳武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任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任送與陳武及陳武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事梁孝元承制授新州刺史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陳武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克捷陳武乃表僧明為長史仍隨東征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州刺史魯臨江縣侯仍領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陵太守及荆州覆亡陳武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眾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

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恭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啟蒼為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嘗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賜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為江南督護啟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卒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為陳武所敗陳武啟之後監周王勵以文育為長流令深被委任勦被代文育與勦俱下至大庾嶺詰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

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
兩且辭勸勸問故文育以告乃遣之陳武聞其還大喜
分麾下配馬陳武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克蘭
裕援歐陽頔皆有功陳武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
養所圍四面數重夫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
左手解鞍潰圍出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
陳武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遵仕據大臯遣其將軍杜
平鹵入瀨石魚梁作城陳武命文育擊之平鹵棄城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五

文育據其城遷任聞平鹵敗乃留老弱於大臯悉遣精
兵自將攻文育鋒甚銳文育與戰遷任稍却相持未解
會陳武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任水軍遷任衆潰不敢
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孝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任又
與劉孝向謀拒義軍陳武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
度杜稜築城于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任陳
武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道江路侯景將王伯
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南移縣侯陳

武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熟
與侯景將侯子鑿戰破之景平累遣散騎常侍陳武害
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陳文於吳興圍克杜龔又濟
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陳文為彪所襲文育
時頓城北香巖寺陳文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
遂破平彪陳武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乃除南
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
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青墩至於七磯斷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六

育踰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
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舺跳入
砰艦斬砰仍牽其艦還其衆大駭因留舟蕪湖自丹陽
步上時陳武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陳
武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槳
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
營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
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

攻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勅遣其弟孝勤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勅使其子攷將兵與孝頃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頴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塘口城以非官軍官軍舟少孝頃有舡艇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魚僧渡羊東潛軍襲之悉取歸仍於豫章立柵時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閒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般舫沿流俱下焚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七

望之大喜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頴蕭勅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頴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頴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頴乘舟而宴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克之蕭勅在南康聞之眾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勅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勅首降蕭勅余孝頃猶據石頭陳武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攷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平

州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據上流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陳武受禪後安都文育等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皆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勤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氈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眾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眾軍入象牙江築城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八

以其部曲分隸眾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勤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失其利謀害文育以應眾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頴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舟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忠愍初文育據

三陂有流星墜地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
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
視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地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
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
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犬馬樂驅馳靡衣瑜食
文育為晉陵以征討不違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
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
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九

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起為猛
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
心膂精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破熊曇朗寶
安南入竊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壽昌縣
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累遷左衛將軍領
衛尉卿卒諡曰成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父弘遠累世為西蜀酋豪蜀
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勣

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讐每戰必先鋒陷
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節之任山谷
奪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
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
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城陷退
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範及嗣皆卒瑱領其眾依
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及
之遂據豫章後降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

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
慶平蠡南諸郡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
軍所獲瑱乃誅景黨以應義師景亦害其弟及妻子梁
孝元投瑱南兖州刺史郗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
恒為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
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
出濡須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
瑱為前軍赴援未至魏克荊州瑱頓諸九江乃因衛晉

安王方智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瑒西討未至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瑒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瑒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惜與瑒共討蕭勃及陳武官僧辯僧惜陰欲圖瑒奪其軍瑒知之盡取其徒黨僧惜奔齊

三國典畧所載王僧惜奔齊始末與此不同已註僧惜傳內且此傳與王僧辯傳內所記僧諳奔齊始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文不同何也今讀者何據

是恃瑒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頊為豫章太守及瑒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瑒相拒瑒留單人妻子於豫章今從弟瀚知後事悉眾攻考頊自夏迄冬弗能克乃圍守之盡收其禾稼瀚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攻瀚瀚軍府妓妾金玉歸與陳武瑒既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因勸瑒投齊瑒

以陳武大量必能容已請闕請罪陳武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即位進受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瑒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合肥灑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瑒率軍進虎檻州琳亦出舟列江西隔洲船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艦並壞沒於沙浪不得還浦夜中有流星墜琳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瑒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蕪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以待其弊及寧至圍郢州琳恐眾潰率眾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陳書曰琳引眾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助琳水軍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瑒令軍中晨炊暮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園大艦中江而追琳軍大敗

陳書曰瑱發船中琳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舟觸琳艦並鎔鐵錮之

走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械琳因入齊

陳書曰其步兵在西岸自相蹂踐馬騎並淖於蘆荻中又曰琳乘單舫艤冒陣走湓城猶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僅與妻妾十餘人入齊

其年詔以瑱為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為西守都督大敗盛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五

其人馬器械不可勝計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

公卒贈大司馬謚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藏嗣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為郡著姓父捍以忠謹稱

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

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

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入援臺城安都引

兵從陳武攻蔡路養破李遷任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

封富川縣子隨陳武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陳武謀襲王

僧辯惟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

陳武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

辯弟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

軍人捧之投女坦內眾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陳武大

軍亦至與僧辯戰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腸背擊之遂

擒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陳武東討杜龕安都留臺

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安都

閉門偃旗幟示弱令城中登陴視賊者斬及夕寇收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五

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

安都率甲士三百與戰大敗之賊退還石頭不敢逼臺

城及陳武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寇糧運又襲蔡

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

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

懼尋求和陳武聽其還齊及嗣徽等濟江齊餘軍猶據

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

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復入至湖熟陳武追安

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擒
齊儀同乞扶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寇騎至救
老獲免寇北渡將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
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
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還齊軍不敢
逼陳武與齊軍戰幕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自白下
橫擊其後大敗之追至攝山俘獲不可勝計以功進號
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五

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
陽願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攸猶據豫章之石頭作
兩城孝頃與攸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
至銜枚夜火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立陣
孝頃俄斷其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前進頗至克
獲攸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
府儀同三司仍率眾會武昌與文育西攻王琳將發王
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

船內墜於橋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
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
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遠射官軍安都怒
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弁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往沌口
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敗與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搃以一長
鑣繫之置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淦
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六

依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
還都自劫時陳武已受禪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南
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勳及王琳將曹慶常眾
愛等安都自官亭湖出松門躡眾愛後文育為熊曇明
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貝周協南歸與戰破之
擒貝協孝勳弟孝欽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貝協
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州破曹慶常眾愛
等火其舟艦眾愛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眾悉平還軍

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昌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後應者斬便按劍下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狀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湖燕時侯瑱為大都督而指揮經畧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進軍潞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王昌初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一

將入致書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中流殺之以功進爵桂陽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為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還為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其母為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毋固求傳鄉里帝乃下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為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

衡州以從弟曉為刺史安都第三子私年九歲以為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為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豎柵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壘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舟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都虜其妻子振旅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一

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詔聚文武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陸鏗張正見徐伯陽劉珊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裂等並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表啟封託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云又啟某事及侍宴

酒酣或箕踞倚嘗陪樂游袂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時抑亦公力宴訖入啟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憚明日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

此侯景無君故事也安都何尤而效之猖狂乃爾必有鬼物附焉其衡陽王昌乎

初重雲殿災安都使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九

為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徽討迪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除安都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石頭帝引安都宴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之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詔暴其罪

陳書載詔曰安都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駭代邸預定嘉謀歎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傲置酒高堂陸戰無衛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弗宿外挾猜防入成臯而不留而勳戾不竣驕暴滋甚又招誘文武密懷異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

明日於西省賜死尋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陳武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二十

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無厭輕佻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孝宣追封安都陳集縣侯以子亶為嗣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父僧寶屯騎校尉為郡豪族頴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旁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頴善

故顏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奪掠擒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願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啟顏同行欽度嶺卒願除臨賀內史啟乞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救衡州刺史章聚討之聚委願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聚自解還都征景以願監衡州臺城陷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願舊遺招之願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一

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入援都將至始興願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願陳武援之裕敗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願為始興內史陳武討蔡路養季遷任願又助平之梁孝元欲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願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梁孝元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孝元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願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勅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時勅在廣州正兵

強位重孝元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至小桂嶺勅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願別據一城不往謁勅閉門高壘亦不相戰勅怒遣兵襲願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願委質於勅及勅度嶺出南康以願為前軍都督周文育被擒之送于陳武釋而禮之勅彼殺嶺南亂願有聲南土且與陳武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願子紇已克始興及願至嶺南皆懾伏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二

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願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願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願尋為蕭勅所破貲財並盡唯所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願並依信還之人莫不歎伏時願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願有助軍國天嘉四年卒詔贈司空

謚曰穆子純嗣純頗有幹畧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
惠著於百越孝宣以純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
為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叛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
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擒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幼免
黃法氈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
百里能距躍三文頗便書疏闊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為
鄉閭所憚侯景之亂合徒眾於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
法氈監知郡事陳武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選仕作搜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二十三

途陳武命周文育屯西昌法氈遣兵助文育時法氈出
頭新淦縣景遠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氈敗之
陳書曰武帝亦遣文育封慶文育疑慶兵強未敢進

法氈率眾會之因克筓屯俘獲甚眾

梁孝元祗制授交州刺史領新淦縣令敬帝即位封新
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氈為刺史
鎮巴山蕭勃歐陽頔來攻法氈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
李孝欽樊猛余孝項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援迪擒

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明
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氈共周迪討平之天嘉三年周迪
反法氈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氈功居多太建五年大舉
北侵法氈為都督出歷陽

陳書曰齊遣步騎數萬來援於小岷築城法氈分兵
於大岷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

於是為拋車及步艦登拍以逼之

陳書曰歷陽人窘蹙乞降緩之則又堅守法氈怒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二十五

督士卒攻城

砲加其槩堞克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
氈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封義陽郡公七年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卒贈司空謚曰

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為
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時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畧便
弓馬梁孝元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

軍功

陳書曰量屢遷府佐常兼中兵荆雍之界蠻佐數反
 山帥文道期積為邊苦中兵王僧辯征之頗戰不利
 遣量助之與王僧辯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戮萬計
 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孝元遣五軍入據臺量預其一
 臺城陷量還荆州孝元承制以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
 攻巴州孝元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
 拒景大敗之擒其將任約進攻鄂州獲宋子仙仍隨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二五

辯平景為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克荆州量保桂州王琳
 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
 武及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
 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欲逃入山
 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
 量至都以淹留免儀同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
 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
 將長湖公元定等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刺

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三年就江陰王蕭季卿

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之吳明徹明侵
 量贊成其事又遣第六子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
 封始安郡公及周獲明徹乃以量為都督水陸諸軍事
 車騎將軍都督南充州刺史十四年卒贈司空時年七
 十二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惆儻輕財尚氣少時遇
 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貴梁大同中昭達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五

二六

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鬣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
 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據臺中流矢射其一目相者見
 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
 游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陳文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
 來謁陳文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起於儕等陳武謀攻
 王僧辯令陳文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頗使昭達
 往京口稟計僧辯遇害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
 達因從陳文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攻張彪於會

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陳武受禪後留異猶據東陽
 帝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文帝天嘉元年
 追論長城功封邵武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
 平鹵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琳艦琳平昭達策勲
 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
 道征之迪敗走徽為護軍將軍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
 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逾嶺討陳
 寶應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以衝官軍與
 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
 環其水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一

陳書曰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於兩岸寶應數挑戰
 昭達按甲不動俄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
 應水柵水柵盡沒

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
 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
 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鉞

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
 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
 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
 華皎叛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頗遣使招之昭達
 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徽為中樞大將軍孝宣即位進號
 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
 南反詔昭達督眾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滙口
 聚沙盛以竹籠置於水柵外用過舟艦昭達居其上流
 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
 籠筏皆解因雜大艦突之大敗紇擒送都廣州平進位
 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後梁孝明帝與周軍大蓄舟
 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
 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
 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施長戟於樓船上
 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卒於軍
 中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二

所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於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妓雜樂備羌胡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廢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後主以太僕卿李暉代之乃襲殺暉而反尋被擒

陳書曰大寶遣其將楊通寇建安不克官軍漸近人情崩離大寶與通俱遁既入山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為追兵所及生擒之

欽定四庫全書

泉首朱雀航夷三族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九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取給乃勸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結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經墳此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小子也及侯景入寇都明

徹有象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餓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詰之陳武降塔執手即席明徹亦徹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狐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陳武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眾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遇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眾

欽定四庫全書

軍討翅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帝聞之遣安成王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九

項代明徹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時孝宣以皇叔輔政到仲舉播令出之毛喜知其詐孝宣懼遣喜酬之明徹明徹曰嗣君諒聞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危依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相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相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遂授

開府儀同三司太建五年朝議伐齊公卿互有異同明
徹決策請行詔加待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眾軍十餘
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送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
破胡將兵為援破走之秦郡降孝宣以秦郡明徹舊邑
詔具太宰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克
仁州被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
琳拒守明徹以琳初至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潰齊
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治攻具又逼肥水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一

城城中苦溼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
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
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
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
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琳等送建鄴
景和懼逃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
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
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

莫不踴躍

陳書曰初秦郡屬南兗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
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兗州以明徹故也

六年自壽陽入朝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六年進攻彭
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
鉞龍虎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帝將事徐充
九年詔明徹侵周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
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眾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進清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二

灌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
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
遏斷舟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援軍以舫載馬馬
明成主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舟舟必傾倒豈可得乎
不如前遣馬出適明徹苦背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
遣蕭摩訶率馬軍數千前運明徹仍自決堰乘水力退
軍至清口水力微舟不得度眾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
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遣疾卒於長安後故

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

陳書載詔曰吳明徹拓定淮肥長驅彭汴方欲息駕
陰山解鞍瀚海不就結纆之功無辭入禱之屈埋恨
絕域甚可嗟傷自是以往屢逢肆赦獨此孤魂未沾
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醞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
以其息慧覺嗣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
少孤有志氣以曉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十三

陳書曰頗從明徹征討所向必先登陷陣

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觀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
以知斯言非妄矣不然者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乎故
瑱顏並自奔因翻同有亂斃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
有以也昭遠勤王之略遠符耿奔行己之方頗同吳漢
既眇而貴亦賤而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運否之
期當開土之任知進不知止知得不知失而犯斯不韙

師以國感身固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四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六

胡 頴

徐 度

子敬成

杜 稜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沈 恪

陸子隆

錢道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駱文牙

即駱牙

孫 瑒

徐世譜

周 敷

荀 朗

周 炅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 忠

樊 毅

弟猛

胡頴字方秀吳興人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在廣州
頴深自結託後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任皆有功陳
武進軍頴西昌以頴為巴丘令鎮太臯督糧運下至豫

章以頴監豫章郡陳武率眾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

景以頴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孝元除頴豫章內史隨陳

武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陳武令頴率府內驍勇

三千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襲王僧辯又隨周文

育於吳興討杜龕陳武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

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廡

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少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

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在交趾厚禮招之乃委質焉侯景

之亂陳武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任計畫多出於度

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江陵覆亡間行東

歸陳武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

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陳武奉敬帝還都時徐嗣徽

等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治城寺

陳書曰時賊已據石頭市鄧居民并在南路去臺還

遠恐為賊乘可使度將兵鎮冶城寺築壘斷之賊悉
眾來攻不能克武帝尋亦救之大敗約等

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眾軍破之於北郊壇
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天嘉元年以平
王琳功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卒於湘州以度代瑱
為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
度預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司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六

三

乃命度提督眾軍由嶺路襲湘州悉獲其所留軍人
家口以歸

卒贈太尉諡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度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
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
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
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史尋為水軍隨吳明徽平華皎
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襲爵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

督吳明徹北伐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金翅自歐
陽引隸沂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繫梁湖下
淮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克壽州進號壯武將軍
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
刺史鎮宿豫卒諡曰思子敬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六

四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士少落泊不為時知頗涉書傳
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卒從陳武平蔡
路養李暹任皆有功侯景平後陳武鎮朱方以稜監義
興琅邪二郡及謀攻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
難之陳武懼其泄已乃以手中絞稜悶絕於地因閉
之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陳武東征杜龔等
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
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
楊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晚時
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軍中朝
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

奉迎文帝及即位以預建立功封永城縣侯位丹楊尹
太建四年累遷侍中右光祿大夫稜在廢帝時業加特
進侍中矣稜歷事三帝并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
都下頃之卒於官時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
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語音儉重膂力過人便馬糊事梁
河東王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之亂
梁孝元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最譽委過甚重及王僧辯攻譽於陣獲鐵虎將烹之乃
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虜
下及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山每戰有功
孝元承制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朓仁平
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陳武嘗僧辯鐵虎率
所部降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破其水軍
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
虎偏軍襲勃擒勃前軍歐陽頴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

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并為琳所擒琳見諸將與語
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贈
侍中護軍

陳書載武帝詔曰周鐵虎竭忠盡力致陷凶徒神氣
彌雄肆言無撓豈直温序見害方爾理鬚龐德臨危
猶能矚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

天嘉三年文帝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陳書曰時有盱眙馬明亦隨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六

軍敗明力戰死贈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
里便騎善游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歛歛聚徒以
拒景景軍據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
洗奉以主盟

陳書曰梁元帝承制荊州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
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相應

梁孝元授靈洗譙州刺史嶺新安太守後助王僧辯鎮

防及陳武襲害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

陳書夜作徒

力戰於石頭西門陳武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陳武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楊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抗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

太平御覽曰初有一道人詣靈洗母求食食訖曰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七

母設食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

地曰葬此暴貴矣靈洗因移父葬其所後以陳佐命

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為三傑云

陳永定三年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破之南陵南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琳於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為都督郢州刺史華

皎之變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

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眾降因進攻克周沔州擒其刺史裴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并督之紡績至於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八

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陷琳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

陳書曰文季隨侯安都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之

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
文季并有捍禦功靈洗卒文季盡領其眾起為超武將
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服闋襲封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侵後梁梁人與
周軍多造舟艦置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
焚其舟艦又夜入其外城殺傷甚眾既而周兵大出文
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
明徽北伐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并下大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九

為柵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徽率大軍
自後至攻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
眈仍隨明徽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
克城壘率皆迹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
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每
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彪以功累遷北徐州刺
史加都督後隨明徽北侵軍敗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
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長安死

於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
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饗襲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沉有幹局陳武與恪同郡
情好甚昵及南討李贄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
直後以嶺南勲除負外散騎侍郎仍令摠集宗從子弟
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
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
歸鄉陳武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

都軍副及陳武謀襲王僧辯恪預其事陳武使陳文選
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僧辯遇害
龕果遣副將杜恭襲陳文於長城恪時已出縣害龕黨
與陳武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恭乃走及龕平
陳文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陳武將受禪
時恪自吳興入朝陳武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
兵入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陳武叩首謝曰恪身
經事蕭家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陳武

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及踐祚歷吳興會稽兩太守歷事文帝廢帝累遷護軍將軍孝宣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頌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荒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崩表頌之後主即位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四諡曰光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父俊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一

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陳文攻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陳文義之復使領其部曲後嗣帝位子隆領甲仗宿衛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

陳書曰時東昌人脩行師應之率兵攻子隆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乞降許之

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

陳書曰軍至建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來救大敗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華皎據湘州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爵益陽縣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治於公安城池未固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一

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號為稱職吏民詣闕求立碑頌功詔許之卒諡曰威子之武嗣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微時以從妹妻之陳武輔政道戢隨陳文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

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統

陳書曰以道戢為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統後

統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攻後梁江陵

陳書曰道戢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攻

安蜀城降之

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為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範

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一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

遠致梁太清末陳文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觀其儀表知

非人賓待甚厚及陳文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

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伯任越

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方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

太夫人謚曰恭文牙以後主至德二年卒於豐州刺史

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

名瑒少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太清之難授

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討侯景王琳為前軍琳與

瑒親姬表薦宜都太守後以軍功

陳書曰瑒鎮巴陵侯景兵至日夕攻圍瑒督部兵悉

力拒戰賊衆奔退又從大軍沿流而下克姑熟力戰

有功

封富陽侯陳武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

瑒為少府卿徙都督五州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四

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

不能克

陳書曰寧率衆四萬乘虛卷至瑒助防張世積舉外

城應之所失男女軍民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

梯日夕攻逼因風縱火焚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

瑒兵不足千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士卒皆

為用命周人苦攻不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

萬戶郡公瑒偽許以怠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

朝嚴設周人甚憚之

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場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遣使奉表歸陳

陳書曰場集其將士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

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場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場督舟師進討異常遷鎮右將軍太建四年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錄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鄂州刺史後主嗣位歷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頌章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書領佐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謚曰桓場事親孝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傳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鄂州

乃合十餘舟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并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勝賞焉常於山齋設

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已名位驕物時與皇寺郎法師該通釋曲場每造講

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鑿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摠摠為之銘誌後主又隨銘後四十字遺左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六

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鷓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為榮場二十一子弟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蠻蜚至世譜尤勇敢有膽力善水戰梁孝元刺史荊州世譜將領鄉人事之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負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

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蓋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為軍鋒景平以衡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門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孝元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瑒紹泰元年徵為侍中左衛將軍陳武拒王琳其水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七

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語解舊法所造器械并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文帝即位卒於特進右光祿大夫謚曰桓

周數字仲遠臨川人為郡豪族數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胆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眾討賊梁內史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數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

城侯蕭泰避難流寓閩數信毅皆往依之數慰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閱又失眾心倚數族望深求交結數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憑仗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數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孝元授數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迪擒孝頃等數功最多熊曇詡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襲數數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六

陳書曰追奔五十餘里曇詡單馬走盡收其軍實曇詡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數因與周迪黃法氈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投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拜顧總巢窟不受召朝廷未達致討羈縻之唯數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數素出已下起致顯達深不安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數數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迪擒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眾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

征迪數又從軍至定安縣與迪相對迪給數求伏罪還朝欲立盟數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謚曰脫子智安嗣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畧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梁簡文帝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頌征之不能克時都下饑百姓皆就食江外朗更招致部曲

陳書曰解衣推食以相賑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九

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陳武入輔齊遣蕭執東方老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及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暕為太子右衛率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暕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暕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并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

儻有文武幹畧禎明中為都督鄂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吳字文昭汝南安成人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吳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梁孝元承制改授西陽太守以軍功

陳書曰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吳率驍勇襲破思

穆擒斬之景將任約來據樊山吳與寧州長史徐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十

盛擊約斬其部將數人乘勝追之頌克約衆殆盡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陳武踐祚王琳擁據上流吳以州從之後為侯安都所擒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

陳書曰騫以衆二萬出自巴嶺與吳遇吳留羸弱輜重書疑兵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

鹵獲不可勝計

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拜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勅追吳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吳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詔吳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討龍昇斬之

陳書曰龍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衆二萬陣於亭

川景安於水陸陰山為聲援龍昇引軍別營山谷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昇大敗之龍琰望塵而奔并追斬之景安走

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

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郡人父益之梁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亂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歸焉悉達分給糧廩所濟活甚衆招集晉熙等五

部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

孝元授北江州刺史敬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

頊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琳授悉

達鎮北將軍陳武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

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陳武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

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壽口諸

鎮悉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

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歸陳武陳武見之喜曰來何遲也

陳書載悉達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厚矣沈泰襲臣

威亦深矣然所以自歸陛下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

漢高帝嘆曰卿言得之矣

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

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吳州

刺史遣母憂哀毀過禮遣疾卒謚孝侯子覽嗣弟廣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
江表將帥各頌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侯景之亂
與兄悉達聚眾保新蔡梁孝元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
辯討侯景廣達出境侯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
晉州乃王師東道主人也仍率眾隨僧辯景平加員外
散騎常侍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
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上流詔司空淳於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

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皎軍

陳書曰時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
卒風急艦轉樓為搖動

廣達墮水沉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
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圍
江左大造舟艦于蜀并運糧青沉廣達與錢道戡等將
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詔申二年眾軍北伐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戰於大岷大破之斬其數城主
張元範進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
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
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眾入淮為
犄角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
將并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免官以侯選第十二
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侵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
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領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
山征江外廣達帥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
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
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
勵敢死冒刃而進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眾
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火北掖門廣達猶督餘
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
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歔歔乃就執禎明三年
依例入隋廣達追捨本朝淪覆遺疾不瘳尋以憤慨卒

尚書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概云

陳書載其畧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贊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初隋將韓擒虎擒虎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加賜黃金即日還營

愚按廣達子叛君宥思深矣終欠一死故不入忠義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卽年數歲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之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

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任約嗣徽引

齊兵為寇陳武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紘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鋒甚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絃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識胡者云胡絳衣褲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毅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

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徽
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
齊衆大潰以功授燕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進其將宇
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頌十二騎深入周
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
連鑿于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徽曰聞軌始
鑿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
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凶矣明徽奮髯曰寡旗陷陣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退一旬中水路
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
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與徐行摩訶驅
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徽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
夫受服專征今被圍逼慚寔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搃
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在前摩訶因夜
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孝宣
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

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
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
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鳴尾後主特詔摩訶開
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并置鳴尾仍以其女為皇太
子妃會摠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徐州
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京口
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懸軍深入墨壘未堅出兵掩襲必克又不許及將出戰
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
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
令中領軍魯廣遠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偏鎮東大將
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
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
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
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頌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

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摠管楊牙
韓洪員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
勒陣待之弼躬當魯廣遠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
弼縱烟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
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

陳書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摩訶無所用
力

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焚北掖門而入負明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元

擒摩訶送弼弼以刃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
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
鹵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
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決而出守衛者
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亦
人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
諒起兵被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臨戎
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寇隨侯安都在京口

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子世康
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
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康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歎歎
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勇力過
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
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歎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
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
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辛

任忠小名蠻奴汝陰人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諳
詭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
陽王蕭範刺史合州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
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侯景將王貴顯於
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帥
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
陷旋戍晉熙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
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舉兵忠預其謀
 及皎平孝宣以忠先有密啓釋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
 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累遷右軍將軍五
 年衆軍北伐忠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岷
 逐北至東關仍克出東西二城進軍蕪譙并拔之徑襲
 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以功封安復縣侯呂梁喪師忠
 全軍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
 史丹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
 春水長上江周羅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後主
 不能從明日欽然曰腹煩殺人可喚蕭郎作一決忠叩
 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於岡陣及
 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曰官好住無用力後主
 與之金兩滕為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惟
 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救忠出
 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

望忠久不至時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
 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
 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
 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群臣
 曰平陳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
 橫屍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祖父文職俱為梁散騎
 常侍方與以司州刺史文職以東益州刺史各分封魚

復新蔡二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

郢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歿毅赴江陵

仍隸王僧辯攻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允俊

為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

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

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

擊鼓申令眾乃定以功除天門太守封夷道縣侯及西

魏圍江陵毅率部兵赴援會魏克江陵為後梁宣帝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停久之遁歸陳武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

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郢曲還朝太建初為

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眾軍北伐

毅功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

陳書曰齊援滄陵又破之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

城

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眾渡淮對清口築城

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

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伐前軍事後

主即位改封道暹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軍濟

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統銳卒數

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

城平隨例入關卒毅弟猛字智武幼倜儻有幹畧及長

便弓馬胆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

兵接戰殺傷甚眾臺城平隨凡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刺史相州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

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

陳書曰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東爭峽口初持久

不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騎三千輕舸

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驚皆棄

舟登岸赴水死者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

猛將郢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頭目大呼

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

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綱中盡收其船艦器械進軍
撫定梁益遷司州刺史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沈
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敏
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遁歸琳琳
敗還朝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

樊氏祖孫父子兄弟皆封侯縣將門佳話

累遷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
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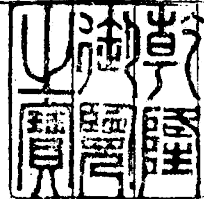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巡及家口并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
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
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瑜毅毅
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
胡頡徐度杜稜周鐵虎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
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
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

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戩駱文牙孫瑒徐譜周敷
荀朗周昺魯悉達廣遠蕭摩訶樊毅等獲用當年其道
雖異功名自立亦各因時時之為用大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明 李清撰

南史六十七

蔡景歷 子敬

華 皎

毛 喜

陸山才

謝 岐

沈君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賅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陳武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孝元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陳受命位太府卿王琳平就吳州刺史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遣右將軍領前軍卒贈侍中諡曰忠子元恭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 生 員 臣 梁寶繩

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父大同岳陽王譽記室參
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
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
陳書曰梁簡文為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會理謀
扶簡文出奔

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容游京口景平陳
武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停報文無所改

陳書載景歷書曰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
受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報已渝杞梓
方雖豈眈矜標仰惟明將軍誓勤王之師摠義夫之
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或
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陸
拔山岳水斷蚪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
兵交接攻壘若文鴛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貌猗為

羣文人則雕麗輝煥摘掇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

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復有三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

瞬息治民如子賤折獄如仲由直言如毛遂衝使若

相如懷恩抱義感恩徇己海內雄賢宇龍斯備至如

走賊安庸人耳自陽九遘厄天步艱阻溺於巨寇備

踐薄水今王道中興獲存微命方歡飲啄是謂來獲

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管削不棄折簡賜留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以難驚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

折脅入秦忍逢盼睐擔簦入趙便致留連方之非匹

何用克堪矜矜織羅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蚶托勝

尾而遠驚竊不自涇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

鳴吠之數

陳武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

記室衛陽王昌為吳興太守陳武以鄉里父老尊卑有

數恐昌年小接對率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

室陳武將攻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勿之知部分既畢召入草檄景歷拔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降中書侍郎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方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飲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秘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秘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監令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物仗有不明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孝宣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

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彭城時孝宣銳意河南謂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眾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賦污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為征南鄱陽王伯山諮議數日遣員外散騎常侍燕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謚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為當時所稱有集三十卷子徵嗣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知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

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事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陳武為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大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新豐侯至德中累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間眾近一萬位望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彈之尋從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眾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室宗室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間無不對然性頗便

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徵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揆量奢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功宜且如啟拜訖即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給事即卒宗元饒南郡江陵人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主簿陳武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孝宣初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褒賦污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民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陳書載元饒奏云褒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真之嚴科實惟明憲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驕蹇放橫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

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名教不足者隨事
糾正多所裨益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
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
散騎常侍後為吏部尚書卒

華皎晉陵既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陳武南下陳文為景所囚皎遇
之甚厚景平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事深見委
任及平社龔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食多少必均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

陳書曰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首豪不遵朝憲文帝令

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

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

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

陳書曰湘州地多所得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

輸甚衆至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

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封重

安縣公韓子高誅皎內不自安

陳書曰高宗頻命皎送大鐵金翅等推遷不至

光大元年密啟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孝宣偽許之而詔
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孝明帝士馬甚盛
詔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竇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
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
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孝明遣水軍
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湖公元定攻圍郢州孝明投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翔

陳書曰僧翔吳郡錢塘人勇健善戰後以丹陽太守

從征劉異及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為賊斫傷僧翔單

刀步援又從征周迪屢官巴州刺史皎敗坐誅

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

桂陽太守曹宣

陳書曰宣高祖舊臣

湘東太守錢明

陳書曰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

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

陳書曰慶本玉琳將蕭將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

領亞於潘純陸琳敗文帝以配皎

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詔

曲救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

艦載薪因風放火俄風反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翔奔

江陵元定等無復舟渡步趨巴陵巴陵城已為陳軍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據乃降送於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並誅惟任蠻奴

章昭裕曹宣劉廣葉獲免

謝岐會稽山陰人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

梁為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於張彪彪在吳

郡及會稽庶事皆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

彪敗陳武引參機密為監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

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黃門侍

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

侍弟嶠為學為通儒

毛喜字伯武蒙陽陽武人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

善草隸陳武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陳宣往江陵仍

敕陳宣諮稟之及梁孝元即位以陳孝宣為領直喜為

尚書功論侍郎魏平江陵喜與陳孝宣俱遷長安文帝

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策陳乃遣周弘正等通聘乃孝

宣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請周家宰宇文護執喜手

曰能結二國之好卿也仍迎柳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至都孝宣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議參軍領中

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孝宣曰我諸子皆

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孝宣以訪喜喜即條自

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啓之文帝稱善帝

崩廢帝冲昧孝宣以皇叔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孝宣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

入謂孝宣曰

陳書載喜言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既臻中外危懼

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

愚按孝宣欲為晉倫齊鸞而喜乃比之伊周何耶

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陳書載喜言曰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

喜謂孝宣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孝宣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

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仗順

陳書載喜言曰然甚輕狃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

愆王度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力耳卒行其計及

孝宣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與軍國機密

帝議北征救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

定策功封東昌縣侯母憂去職詔封喜母庾氏東昌國

太夫人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帝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

及得南淮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帝納之即日施行帝又

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為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

始吞齊國難與爭鋒

陳書載喜言曰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

短非吳人所便

未若安民保境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帝不從吳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徹卒停於周

陳書載宣帝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喜後歷史部尚書及孝宣崩叔陵構逆敕中書子陸瓊

宣喜喜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

陳書曰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惟畧地

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遂敗

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不用喜計遂

令至此朕之過也由是益見親重言無迴避時皇太子

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宴喜嘗言之孝宣以誠太子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叔陵所傷創愈置酒引江摠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不憚欲謀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什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摠曰我海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懼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仇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辭爭之曰若許報讎置先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十四

何地後主曰當令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宏清靜民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治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頑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饒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父巡仕梁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

主及受禪拜駙馬都尉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摠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民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荊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凡君嚴往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諡曰敬太建中歷太子詹事

陳書曰其年起君理為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衛二州諸軍事東衡州刺史領始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十五

內史又起為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皆不就太建元年服闋

遷吏部尚書孝宣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位侍中尚書右僕射

陳書曰其年疾篤親臨視

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累平越中即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名和卒諡曰和君公自梁孝元敗後常在

江陵頑明中與蕭嘏蕭巖叛隋歸陳俊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諫論俊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命斬於建康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

陳書曰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長史政事悉委之文育南討克蕭勛擒歐陽頎計畫多

出山才後育重鎮豫章京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

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王琳未至

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山才獲反累散騎常侍西陽

武昌二郡太守卒諡曰簡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

任此宋傅亮齊王儉之職也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而

而卒能膺務濟時益其遇乎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

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過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

愚按皎傳叙次未明心跡無由見得數言而躍然

毛喜達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

見重亦雅望所致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八

沈 炯

虞 荔

顧野王 蕭濟

姚 察

庾 持

沈 衆

劉師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父績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俊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民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郡使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勉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中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

僧辯令炯製表當時莫逮其工陳武南下與僧辯會白

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吳郡獲炯妻虞氏

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孝元愍

其妻子嬰戮時封原鄉侯微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

左丞魏克荊州被囚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老在

東恒思歸國恐以才文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以

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壺為表

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電可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采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乎既而運屬上仙道窮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林玉筮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撫臚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淚落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繳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

烟霞伏憎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烟
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何可至少
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御史中丞陳武受禪加通
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文帝不許嗣位又表求去

陳書載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
相長謹身為養任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妻息
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典運臣母妾劉今年
八十有二臣叔母妾邱七十有五臣門弟侄故自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

人妾邱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愚臣一人臣屢披
丹款頓首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以年將
六十湯火居心每踞讀家書前恨後喜溫枕扇席無
復成童邇者職居異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
國章持乞霑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
彼翔沉熟非涵養

詔答曰

陳書載詔曰朕顧寡薄兼纏衰疾實賴賢哲同致雍

熙豈便釋簡南闕解紱東路當今馮親入舍苟毋從
官用覩朝容不虧家禮

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烟
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
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烟因是立
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眾以疾卒於
吳中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諡曰恭有集二十卷行
于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四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父檢平北始興王憺諮議參
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侯太常陸倕倕
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
時太守衡陽王元簡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
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
墳籍善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楊詔獄
正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於館

仍用蒨為士林學士尋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蒨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蒨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景平孝元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淵明偕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據會稽蒨時在馬及平彪陳武及陳文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作初蒨母随蒨入臺卒於臺內尋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布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險素淡然無營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蒨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蒨每言輒流涕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遣寄寶應終不遣蒨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蒨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

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結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蒨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及喪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宇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適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六

起家梁宣城王大器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喜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蒨曰此頌典裁清技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乎乃閉門稱疾唯書籍自娛梁宣帝為會稽太守寄為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蒨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奇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

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事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足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遣人焚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寄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明將軍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侍以上賓中以國士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敢布腹心胃陳丹款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亂哉將軍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眾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及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折縱橫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選賢與能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屢申明詔疑篤慙慙君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痛心泣血竊為將軍惜之願少戢雷霆使盡狂瞽自天厭梁德多難若臻寰宇分崩英雄共起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揖讓居南西者陳氏耳豈非歷數有在唯天所授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岷強江淮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允解冰洋投身異域瑱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動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頤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冑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勳非張繡罪異畢諶何處于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尹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九

伯五也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竇向文政留瑜王子玉數人者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景於前今上摧琳于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孰能棄墳墓損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間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

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于師老力屈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徑之事九也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修昨匹夫之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

南史誤以修昨為宵昨今取陳書正之衆寡不敢將帥不倖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顓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十也為將軍計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遣隨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刊智者不再計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約冲凡預

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之才之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功業哉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獎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甘之如薈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疾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民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友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一

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趙起兵作五言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其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

陳書作其慰勞之懷若此南史非是

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

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不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遊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高宗立除東中郎建安王叔御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王於是令長傳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殿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二

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暮月便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並多散失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父烜梁信威臨賀王正德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五經畧知大指九歲

能屬文嘗制日賊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
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
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宣城王大器刺史揚
州野王及瑯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
丹青王于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令褒書贊時稱二
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
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
衣及杖戈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三

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
中為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為
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
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
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陳書曰第三弟克圖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
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
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

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
卒有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好學通
經史士梁為太子舍人

陳書曰濟諂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張纘劉之
適與濟討論皆莫能抗對

預平侯景封為松陽縣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
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五兵度支祠部
三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四

陳書曰濟太建中為揚州長史高宗取揚州曹事躬
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左右曰我謂
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圖精練煩劇至此遷祠部尚書

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九世孫父曾垣
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事親孝六歲
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

陳書曰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勵精以夜繼日

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
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用以聚蓄圖書聞見日博
梁簡文帝在東宮盛修文義察年十三即引於宣猷堂
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
大臨國左常寺兼司文侍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
里

陳書曰時東土兵荒告糶無處察家口既多每崎嶇
險阻求供養之資糧粒恒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五

妹乃至故舊之絕皆相分郵自甘藜藿而已

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孝元即位荊州授察原鄉令

陳書曰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徭役勸以耕

種戶口殷盛

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

復引為史佐

陳書曰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陵見而嘆曰吾

弗逮也

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聘周江左
者舊先在闕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
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
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
部侍郎初曹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
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
無官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孝宣欲設備樂付有
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士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六

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莫不驚駭慙

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

歷仁威淮南王叔彪平南建安王叔卿二府諮議參軍

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至德元

年累官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

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至江南時察母韋

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頌乃密遣中書舍

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殺將軍

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讓

陳書載表曰臣偷生啓漏冀申情禮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且宮闈祕與趨奏便繁寧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禮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不許俄勒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常別召見為之動容

陳書載後主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命停長齋令從晚食

陳書曰察雖奉此勅猶敦宿誓予在惜察不移之終喪也

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奉撰中書表集

陳書曰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

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

人遂請察勵色歐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承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疏非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此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罷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中有白鳩巢戶上仁壽二年詔除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外散騎常侍晉王廣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乃改易衣冠剛定朝式預參對問

陳書曰切問近臣一人而已

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遣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廉車即送厝舊塋

此
母府元龜載命曰吾在梁世年方四十深悟苦空頗知回向嘗得流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任梁代為諸名

流許與蕪時主恩遇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牽纏人世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

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怙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設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陳書曰家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妍覈古今設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九

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後主所製文筆甚多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判定嘗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開手筆與裁精當且訪對詳明聽之使人忘倦故每製文筆敕便索本曰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作多所推重謂子儉曰姚學士得學無前汝可師之江總為詹事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時徐陵與諸名賢並同此作陵後謂總曰我所和公五十韻願寄公集內又總編次文章無復察和本及述陵意

謂察曰今須公所和用偶徐侯章察謙讓未付總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侯所寄察乃寫本付之其為通人推挹如此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

陳書曰今內殿一本多察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尚有所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二十

臨亡戒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奉行在陳為衛陽王伯信府法曹參軍會稽王莊主簿

舊唐書曰思廉字簡之 陳書曰入隋累官河間郡

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躡成梁陳二史

舊唐書曰思廉為代王侑侍讀會唐師克長安王府僚奔散唯思廉不離王側兵將升殿厲聲曰唐公舉義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皆布列階

下高祖聞而義之許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嘆曰烈士也

庾持字元德潁川鄆陵人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戶郎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

陳書曰文帝鎮會稽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遣劉鎮討平乃免

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曰請令史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十一

容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邑民免後歷秘書監知國史事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以持附孝義然持僅云居喪過禮耳其它所為

皆舛故改雜傳

沈忠字仲興祖約另見父旋字士規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

康內史集注通言行于世衆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

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

同時召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教答

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

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續諮議參軍侯景之亂

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帝許之及景圍臺

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

憚之帝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十二

平孝元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克江陵見由尋亦逃歸陳

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

超於時輩性吞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

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

起太極殿恒服布被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

噉之朝士咸謂其所為衆性猶急因忿恨遂詆訛公卿

非毀朝廷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

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顧姚柄託藝文蹈履清直質文彬彬各踐通賢之城美矣哉

持無它殊行愆尤層積削孝行而改雜傳詎云過乎
劉師知以存疑故別論

劉師知沛國相人家本素族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三

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
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入輔
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語時兵亂後朝儀多闕陳武
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
廢為江陰王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
敬帝令出敬帝覺遠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
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敬帝衣行事者加刃焉
既而入報曰事已了陳武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

愚按陳書無師知弒敬帝事通鑑亦不採獨見南史
雖它年忠於陳文為廢帝死而不得上比到仲舉下
厠陳子高附名忠義以此雖然陳武弒敬帝在篡位
次年胡至此方云受命 又沈恪傳內載陳武將篡
命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何云在內殿語多不合未
知師知弒敬帝事確否不列賊臣存疑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四

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任官不遷而任遇甚重
其所獻督皆有弘益及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
行皇帝靈坐使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
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景梁昭明太子薨
成服使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
六日成服使靈生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
謝岐等同師知議事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
斷陵云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
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使御獨為衰經若

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
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經而奉華蓋哀之而升玉
路邪同博士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陳書載師知又議曰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
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
堂室之內親賓來具齊哀總麻差池哭次玄冠不弔
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緇黻間趨左姬右姜紅紫
相揉况四海過客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為服之
制斯壹遂使千門旦放非塗墜於形闕百僚淚止變
服粗於朱黻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袍固為
未恆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
之禮奠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
喪禮百司內外皆變吉容使御獨吉何謂成服若靈
無使御則已有則必應練服

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茲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
陵由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

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闕成服
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由簿直是援
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
薨畧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武
衛最是近宮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
陵畢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陳書載蔡景歷又議曰使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
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詔玉若別攝
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
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

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
宣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
若萬一不死尤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甲揚權文阿猶執
所見眾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帝從師智議遣鴻
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為中書舍人復
掌詔詔天康元年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

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孝宣以皇叔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相王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為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二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九

孝行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于原平

張敷 改入

嚴世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念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許昭先

余齊民

孫棘 棘妻許 錢之 何子平

表廓之 改入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蘇 吳慶之

蕭獻明 斛子文宗 公孫僧遠

吳興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信

解叔謙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

韓靈敏 剡縣小兒 改入

欽定四庫全書

封延伯 陳玄子 鄧榮興 文蕪叔 徐生之

吳達之 恭慶智 何伯興 王文珠

樂頤之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彌 沙彌子持 陸絳

庾曜 改入 陸曇淨 改入

何炯 改入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君親至理實忠孝

所資雖義發固心情非外感然而企及之旨聖哲貽言

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

恥權利相引任以勢招榮非行立之裨翔之感棄捨生

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忘于心名節不變或車遽為其首

斬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

成乎已損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

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闇無聞視聽考于載

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於勸今搜綴理落以

欽定四庫全書

備闕文云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善從事璩

為黜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璩送以禮縱

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跳求救之得免及縱僭號

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終無回改蜀平遂不屈節

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

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

宋書載表曰臣聞運經明夸則難貞節顯時屬棟橈則獨立操難縱乘釁肆虐已肅宮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休迫受職故吏龔穎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此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

蠟抗辭燕軍同周苛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茂以加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卿曹敢率愚慙舉其所

知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勤身力營葬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

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朱萋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焚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迫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不勝哀家貧傭力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垂泣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又同氏郭尤奇

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微有所受葬畢備償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未嘗釋衣帽仁孝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呼其名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貫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妻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表喻表其淳行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太守孟顓察孝廉

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備債給
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債主人設食原平自
念家貧父母不辨肴味惟殮盞飯若家或無食則虛中
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糶買然後舉爨父篤
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葷菜者積年又未嘗偃
卧父亡慟絕數日方蘇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
功不欲假人然性雖巧獨不解作墓乃訪邑中營墓者
助人運力久乃開練又自費十夫以供衆費窳窳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分注
卷六十九

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同心自然葬畢諸所買主執役無
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嘗暫替傭債養母有餘乃積以自贖既學搆家
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
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為祠
堂每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服除後不復
食肉

宋書曰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忍自此迄終三

十餘載

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遺以綿一斤不受乃自
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受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不至死墓前有數十畝田不
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墳乃買
家賈貴賣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
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
讓欲買稍加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少竹夜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分注
卷六十九

有盜其苜者原平過之盜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
施致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
又採苜置籬外隣人慙無復取者宋文帝過試原平號
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
原平泣應曰吾家見異光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
心感動耳

愚按原平以至孝遇大逆故憤與痛俱以此激發為
子為臣者耳不止報恩也

又以種瓜為業大同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舟縣令劉

僧秀慙其窮民下清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

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舟乃步從他道往錢

塘賃賣每行見人牽犂未過輒迅械助之已自引舟不

假旁人若已舟已渡後人未及常停往須待以此為常

嘗於縣南郭鳳棟助人引舟遇有闕者為吏所錄闕者

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送縣縣令新至未相諳悉將加

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方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始修民敬太守蔡興宗臨郡

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

宋書載興宗教曰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追風曠古

山陰朱百年妻孔氏耄齒孀居窶迫殘日飲風撫事

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原平誓死不受

宋書曰或勸其受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耶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貧老耶耄齒甚多屢

空比室非吾一人

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

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

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邪至行欲以

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

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亡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

並有門行

張敷字景倩吳郡吳人父邵另見敷生而母亡年數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計求母遺物而

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筍流涕

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

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

文每欲屈乃捱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

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

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

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

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數不奉詔曰臣性
不耐雜帝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樞父邵小名
梨文帝戲之曰樞何如梨荅曰梨是百里之宗樞何敢
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
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
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去其標過
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饗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
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
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
伯父茂度每止謦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異
謦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來期卒孝武即位詔
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
于歲饑欲棄之世期馳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

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
依世期銘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
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
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
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直年饑繼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羣
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因隣里以葦席
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塲妻亦同達此
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終成七
墓葬十三柩隣里嘉之葬日巷門赴助送終之事亦儉
同而周禮達時進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達一
無所受皆傭力報荅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
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以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驩
共走避賊驩年老行遲賊轉逼驩語綜曰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遂以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
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驛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
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驛綜抱父腹
下賊斫綜頭面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旁來相謂
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
乃止父子並免鄉人秘書監立系祖廷尉況赤黥以綜
異行薦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
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宋書曰韶之以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又以吳達孝
行純至列墳成行故并列上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宋書載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登輝層崖疎棘重

霄美哉茲土世載英聖育翮幽林養音九率 唐后

明啟漢宗蒲輪我皇降鑿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

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 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

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爾吳實履仁心

力借彈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原松柏丸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
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浴爾庶士無然怠荒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館底飯遺在役恒帶一
囊每食輒錄其焦以遺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
自隨及敗逃竄多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
失明遺遂入戶再拜號泣母豁然即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秦綿河南孝廉也遭母喪送葬不忍還鄉鄉人為作茅
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
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國人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
永寧安國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年饑散財救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常避地墮水沉沒進之

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
暴至進之門輒相約不得侵犯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
役

俞僉永嘉郡吏也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
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僉以家財買棺斂逸
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以老病卒

張楚益州梓潼人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

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十九

五

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跨吳興烏程人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

於口歲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

嗽生菜過蝦蟇毒靈淋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

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料斗于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大明七年遇火焚失

師覺投字覺投南陽涅陽人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忽途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

前俄不見捨車奔歸闈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
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
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家貧力弱無
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出夫刀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
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因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
一旦大霧霧歇塋窻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助之者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十九

五

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竭元嘉九年太

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與臨津人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擒言與

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它適不在本村過水妻息

五口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恊付獄

科罪恭恊並陳家寓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

妻息是婦之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恊列晞張妻

是尸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

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

宋書載州議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遑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不測之罪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摠執憲文加以罪戮

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以米十斛助官賑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十一

宋書載耕辭曰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今以千斛助官賑貸實

願拯水揚塵崇益山海

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遺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里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解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

禮以父喪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滙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脰無完皮血脉枯竭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屬鹿觸網必解救之償以錢物後若首創夜有女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闕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十一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又病篤諸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困父母死不殯又范苗父子並亡又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喪者二人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無呼名者宋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與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許昭先義興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獨身料斷無日安于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不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有舅其夫妻並患疫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營葬舅子三人並幼贍獲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立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文命注
卷六十九

十八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鹵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父不仕又固辭

宋書曰元嘉初西陽董氏五世同居為鄉邑所美會

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肉痛心煩有如

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亡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遺

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即曰相見何難號叫

殞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自列身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列犯法實是薩身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去相代顏色並悅甘死赴死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文命注
卷六十九

十九

宋書曰棘聞聽代顏色甚悅謂弟曰儻得爾生則為

不死又薩聞之亦欣然曰死自分耳兄免何恨

棘妻許氏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

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尚未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

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

帛二十匹

錢延慶長城人父仲期為同郡錢慶恩所殺延慶屬役

在都聞父死馳還逢慶恩於庾浦埭手刃之自繫烏程

獄吳興太守郝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滿人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米每有贈鮮肴者若不能寄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非為己也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

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凡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葺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家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

宋書曰支休殆不相屬

幼時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年六十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袁廓之字思度陳郡陽夏人父景雋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以比晉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時何潤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揚畔歌辭甚測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揚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柰何聽亡國之響耶太子改容謝之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文公注
卷六十九

三十一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好聞父見鹵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遺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恭始初淮北

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水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齊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鹽酢不入口者二十五年父病著牀忽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病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三實時咸謂孝感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文公注
卷六十九

三十一

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行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行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上言曰昌行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召為西曹書佐及恭義遇禍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任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獻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獻明晝夜祈禱時寒獻明淚冰如筋額因叩首故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獻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

之即愈時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至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噎死緒聞心中便介介然即刺血明日死厥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何處欲手戮之既而曰濟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卒即贈中書郎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飧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取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與隣里供飲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

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為十二部使乃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吏隨

王誕起義元凶邵遣軍主華欽攻之吏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請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

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又永明初廣陵人童起

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聞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松樹於界

上為誌係伯以桑枝陰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

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

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

人慶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孫淡太原人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

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淡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冠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

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天生終身不食魚肉

又同郡劉懷慎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

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

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

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

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瘵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

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

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即差齊建

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

匡所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猶高元卿字希

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

之號宗曾子 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

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為撰孝

子傳 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賣葬母太守謝滄命為

儒林不就 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

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

為孝感所致 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

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

差時以為冥應位至屯騎校尉 昌寓陳郡人為劉懷

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鵲昌寓病二旬鵲二旬不

食昌寓亡鵲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

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

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

歸靈敏事之如母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

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

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

不行

封廷伯字仲連勃海人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

同財為北州宗附廷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宗祖

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見後豫州王

凝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

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仰邴原也

南齊書曰延伯僑居東海不至京師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與此不同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卽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俱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二十七

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闕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南齊書達之傳後又載河南人辛普明普明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坐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

寢莫免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贈甚多初雖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忍以亡者遺物為家財乎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嶷辟為義曹從事卒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原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二十七

與安貧枯槁謔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王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任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
還中路果得凶問便捷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
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過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
被至碎恐母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
僚非人棄官而去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惟
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于茅李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
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
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
之事君蒙武帝殊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
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
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
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孰若超然謝病高枕家園與

松柏比操風霜等列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
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糲藪
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
老媽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盡日
研糜為業夜讀書隨月光月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
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屨多以綿裹置壁間恐蟲飢死
乃復置衣中遂終身無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鮒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十一

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菜而已母墓為野
火所焚依新宮災三日哭泣盡繼以血歷任南中郎行
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
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
領園子助教乘牽車至桑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
之躬自步去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誌志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
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

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一姬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俯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怨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父珮玉任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遇害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米衣輒不肯服母問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

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

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不衣綿纈夏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生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松柏許枝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啜甘蔗沙彌遂不食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欽令還除輕車邵陵王綸參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把柁號哭俄風靜咸謂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見別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父闕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謂所親人曰官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至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暹先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闕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

軍攻陷城關網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
關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關四子厥絳完襄
時隨關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絳行刑者俱害
之

度子曜不知何許人父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
為江州長史坐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
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不冠而死語觀者曰吾
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九

五十四

天下將免塗炭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
之

顧氏家訓曰梁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
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先嘗致致
色貌相見如不足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魁梧為兵
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
陸曇靜字元光彭城人父慧鏡梁安城內史慧鏡父元
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梁安成王秀國左常侍父卒於
郡曇靜奔喪不食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
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靜叔父慧斐舉應孝
行武帝用為東海令曇靜又以兄未為縣因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糲粥不以委人
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殆一旬母喪權瘞
藥王寺時天寒曇靜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
絕聲哀感行路未期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九

五十五

何炯字士光備從弟也父擣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備
受業一期便通五經章句白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
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令觀此子復見衛社在目從兄戢
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
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
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梁揚州主簿舉秀
才累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
帶頭不櫛沐信宿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籍

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楮蹄湯烟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凄然泣下外無所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辛六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七十

明 李清撰

孝行下

滕曇恭 徐善濟 張冲

沈崇儔

荀 匠

杜 栖

吉 盼

甄 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趙拔扈

韓懷明

褚 脩

張景仁 劉景昕

陶子鏞

成景傷

李慶緒

謝 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暹

張 昭 弟乾 王知玄

江 蕪

徐孝克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

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蓆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神光自樹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乃滅遂近道俗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肯就王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二

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時有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 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憐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

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武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為例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將絕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三

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虎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卧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但

恨彌甚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璣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逢武陵王駿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高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任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旁人赴救僅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四

父憂并兄服歷四年少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悲哭無時聲盡繼以血目皆皆爛形骸枯槁皮膚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豫章王綜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塘人父京產見隱逸

南齊書曰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謂曰昔陳太邱召元方方之為弟以今方古古人何貴

栖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札接國子祭酒何循治札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自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五

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敦警誠以毀滅至祥禪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嘆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

吉盼字彥霄馮翊蓮勺人家居襄陽盼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議廷尉盼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

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劬過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教已相許便當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之可畏願諸弟幼藐惟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徇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六

邪

梁書曰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二

法度知不可屈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蘓勸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况在斯人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劫必正刑書故思隕什冀延父命

梁書曰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

劬初見囚獄掾依法倍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劬弗聽曰劬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劬曰異哉王尹何量劬之薄父辱于死斯道固然若劬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七

連名薦劬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初劬以父陷罪因成悖疾後因發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

旌表門閭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柝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愚按拔扈亦有至情節取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懷明稽顙祈禱於星下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毋須火永差無勞自苦未曉母愈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忘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嘆曰韓生無虞邱之患矣家貧肆力供甘

晚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

馴約若家禽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於家褚脩吳郡錢塘人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冠梁天監中歷五經博士脩小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紀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觸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又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采
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
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
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彥遠感其言兄得釋母終
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
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
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乃蘇
遂長斷蓴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十一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父安樂魏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
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
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
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
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
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此馬仙埤蕭有政績
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諡忠烈

李慶緒字考緒廣漢郡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

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
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殺之梁天監中
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於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
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益州一二百年無復貴
仕慶緒自言承恩過渥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
拜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十二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北中
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
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曾子之流事君蘭生
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
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
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
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上林
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冢州刺史蕭楷德政
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大詔奉述中庸頌後為蕪散騎
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

氣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牒馳歸及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
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字元
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
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
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
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大成至如風定花
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二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
以憂毀卒家人賓客憂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
華嚴寺長瓜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既無兄弟毋須侍
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
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陳武受禪嵩還鄉里供養
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讚
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
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招果出

因辞面奏貞至孝而母老請放還武帝奇招仁愛遣隨
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
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
為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
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辞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罪也
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
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
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赦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赦起還府
累啓固辞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陳書曰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候貞
見其形體骨立寬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
亦涕泣不自勝及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
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
子臺禍所集將隨灰壤弱兒靖年甫六歲情累所不能
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

靖答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曰吾氣絕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少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盞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備至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十四

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父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單簡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陞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

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

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孝元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

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下扶捧視之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七日始得母骸憑之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十五

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飢饉民皆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繼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禮陳武帝受禪除

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孝宣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劉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太傅象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遇禍相王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官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已

愚按北史分孝行節義為二南史合之若不佞可謂兼其二矣

及即位累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占早亡事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

司馬嵩字文昇河內温人高祖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位岳陽太守嵩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慟必

悶絕父母喻令進粥然猶毀脊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嘆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頗頹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於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曷結廬數載豺虎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克江陵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殞瘞失所及周受禪嵩以宮臣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朝優詔答之

陳書載周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里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

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監八年自周還孝宣特降殊禮歷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於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負靈襚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

都遂至學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幼有孝性父煥常患消渴嗜鮮魚昭自自結網捕魚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錦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聞之皆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衛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文

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於家子清俱絕孝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卒帝嘉之改所居青苔里為孝家里

江蕪濟陽考城人父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蕪叩首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孝克東海郡人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

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郡

邑大飢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甚有色孝克謂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何如臧氏弗許時孔景行為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遣媒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蕪乞食充給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向孝克途中累日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文

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孝宣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食散膳羞當前者皆為損減帝密記之間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向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遺母
 斌以啓帝嗟嘆良久乃救自今宴享但孝克前饌並遣
 將選餉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有司陪
 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
 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
 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
 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
 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出須臾復沒或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閣自開閣居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
 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謂貞正所致孝克性
 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
 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軌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
 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
 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
 悲泣終身不復食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
 名行召至尚書都堂令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

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
 論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子萬載太子洗馬
 論由由流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
 軀服見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
 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多發馭畝以此言聲教不亦卿大
 夫之恥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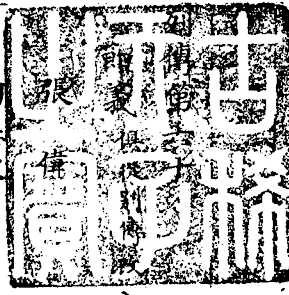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明李清撰

南史七十一



何慧文

賈襲宗

卜天與 子伯宗 伯樂 弟天生

袁淑袁聚

劉東 弟程 程弟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沈攸之 瘋實 邊榮 程苞之 宋儼

王蘊 裴頡

邱冠先 荀丕

劉思忌 董僧慧 陸超之

蕭子晉子游 顏見遠 子協

蕭會理義理 蕭確 族人駿

蕭推 韋聚

陳昕 張喙

沈浚 江子一子四子五

祖皓 柳敬禮

霍儁 李瞻

元顥 李占附 樂雲

王琳 張彪

陳伯茂 劉仲舉

陳子高 陳叔慎

傅緯 章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揚孝辨父子

張偉吳郡吳人少有操行晉恭帝先封琅瑯王為其國
郎中令從王至洛還東都王即帝位二年禪于宋降封
零陵王宋武心忌王封藥酒一甕付偉使密加酖害偉
受命笑曰酖君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

愚按偉宜入晉書姑附此以著宋惡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

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舍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史謚壯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宋書載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倅古烈宜加甄贈以旌忠節

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晉安王子勛黨于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被害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躍之皆度唯天生

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坑內更呼等類共躍並懼不敢天生復躍之

宋書載天生語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此不渡亦何須活

往反十餘會無留礙眾並嘆服以兄死節為武所留心宋書曰天生以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隨王誕于廣陵城天生推車塞整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下賜布千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大明末為戈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事被斬愚按伯興忠于宋室故同袁粲之謀何得言伏誅天生忠于孝武故同殷琰之舉亦不得言同逆各為其主俱是忠臣天與有此子弟可謂異行同道矣今改伏誅曰遇害又改同逆曰共事

何慧文不知何許人鄧琬等奉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慧文將為之用其母苦禁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遞嫁之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襲慧文于長

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破應之斷足殺之及琬微慧文赴尋陽已發長沙行數百里聞湘東國侍郎虞洽起兵乃還攻洽復破走之及尋陽已平明帝特加厚宥令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委質晉安又害應之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死

賈襲宗淮南定陵人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先為子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將劉胡所得後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于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叅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瞑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覲神器未聞奇謀達畧而為炮烙之刑僕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時有前軍典籤范道興明帝舊隸志不同琬為琬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

不為章句學文承道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父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當之出為始興王濬

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耳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侵至瓜步帝使百官議防禦術淑上議其言甚誕

宋書載淑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麟宕流則枯頃羯兔遺醜趨致幾旬情屈力殫氣挫勇竭由將有工拙故士少關志遂使潞子入侵伊川來擾勝書有涓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倣今虹見萍生土膏脈動津陸陷溢疢禍薦興芻蕘已殫米粟莫繼

所謂棲鳥烈火之上養魚叢棘之中或謂拯扼闕城
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
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推掃列邑殲奪山淵反
覆草木塗地今兵賦千乘井竿萬戶家兢戰心入懷
銳志謂宜懸金銷印要壯果之士幣甘辭招推決之
將舉薦板築抽登臺皂賞以焚書報以相爵戎貪而
無謀肆而不整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旌諒亂舉
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得起無不禽錄獸警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解霧散如有決置漏網逡巡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
還徑交卸勁卒梗其歸塗必將隻輪不返戰轄無旋
矣今眾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久承平歲
積家緩觀戰之勤朝發閱訓之禮以至斯與若乃誠
感泉雨勇通金石氣攝飛賁知窮直起則宜拔過寵
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出得專譽使有要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
功竊符之捷况乃夸裔暴狼內外侮棄盡必威利勢

必携離且涖澤故俗溼土纓綫剪馬幽措折首凶狡
是猶眇者願明痿人思步多蹤反問汨惑心耳啗以
連率餌以折壤登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脯鬲土分
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晦項范交疑矣臣出納宸禁游
息明代見塗有遺族蠶未息鋒敢吐涼識少酬閱施
愚按本史稱淑言誕故不錄然人則忠臣謀則志士
故予節其大畧存于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與王潛嘗送錢三萬餉淑一
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潛書曰聞
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遇
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
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
斌等流涕告曰
宋書載劭言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
受枉

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九

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疾動耳劭愈怒因謂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後不容天地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統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呼相續徐起至車後

宋書載詔曰厲辭叱逆氣震凶黨虐及交至取斃不

移輿言嗟悼無廢手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

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廩淑

集傳于世諸子並早卒猶子繁字景倩父濯揚州秀才

早卒繁幼孤祖母哀之名之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

愍孫饑寒不足母瑯琊王氏太尉長史誕女躬事績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顓出遊要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曰

宋書不言文帝諱曰但云世祖率當從宋書不然文帝賢而慘斌臣民同悲觀繁危日以忠死豈忍進魚

肉食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羣臣于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奭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白孝武帝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

史糾曰景倩志操立于童年胡至此人之多言譬蠅

點壁書使之誣由眾口也 愚謂即繁有之亦宜為

忠臣諱而况必無此必褚淵王儉文其過以掩己罪
耳噫祭納貸而方孝儒叩頭矣

七年累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帝臨宴
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襁捕愍孫勸師伯
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
見寵于帝宰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表濯
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乃敢寒士遇物耶將手刃之
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得釋出為海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曰墮其胷上因驚尋被徵
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于儀範廢
帝裸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言曰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
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續稽康高士
傳後以自况曰有妙得先生陳國人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惟孝履順棲沖業簡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昏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

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運裁通雖揚子寂漠嚴
史沉湮不是過也脩道遠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

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
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
不狂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
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
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
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明帝立請改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梁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帝多忌諱反語表愍為殞
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
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
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梁負才尚氣愛
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
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
家頗有竹石梁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
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表尹

又嘗步履白揚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中書令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墀叩首流血墀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之粲故自挹損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薨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或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曰寇賊已逼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于是陳顯達

等感激出戰賊即平珍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廨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同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又不受時粲與齊高褚淵劉秉遜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雜賓及受遺當權閑居高卧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憶車伏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方謀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將密圖之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皆與粲結諾將帥黃回任侯伯孫璉王宜與彭文之下伯興等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入討齊高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

若劫我入臺便無辭拒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入屯朝堂東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聚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于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事泄

宋書曰其日秉恒擾不知所為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聚由此事洩

先是齊高遣將薛琰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助聚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兵禁王蘊聞秉已奔歡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聚已敗便散走齊高報敬則敬則害蘊並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秉與兒踰城出聚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聚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乃求筆作

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坵僧靜並斬之初聚大明中與肅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斨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聚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並

自新亭赴石頭後皆遇害聚小兒數歲乳母將投聚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今表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寧慶常見兒騎大乾狗戲于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犬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犬即表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表聚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物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成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于是並命改葬聚省事莫嗣祖聚常所委信與劉秉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問曰汝知表聚謀

逆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黎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之用為省事梁豫章王歡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為師

愚按嗣祖任齊則醜任梁則可

劉秉字彥節宋長沙王道憐後少以宗室清謹見知于孝武弟遐坐通嫡母殷養女雲數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啟證其事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教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領軍劉劬出守石頭秉權無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素聚褚淵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秉出集議于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捶胸曰兄肉中詎有血耶今年族矣

觀韞此言豈是凡鄙者益信史言不直

齊高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輔政秉知運祚將遷密圖匡正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秉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

宋書曰部曲數百赫奕滿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秉歎羨寫胸中手振衣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驚曰何遽便來事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其夜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共攻齊高齊高夜使驍騎將軍王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齊高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秉踰城走至額擔湖見擒被殺秉子侯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成云此為妖句事敗侯與弟陵薙髮被法服同

向京口有識于容舍者執送建康獄盡殺之

陶弘景內傳曰侯死人莫敢視獨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殮先是侯與江數褚炫等為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至是亡其本先生嘆曰人無愚知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秉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九

作計秉不從故及禍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寵任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曰此何人而在興韞曰正是我其庸底類如此

史糾曰韞于從兄秉謝權知為將族此前識士也前愚後知煩成曰易殊不可解總之新朝受命故國殊杖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悉予惡聲宋書坐諸劉以謀

亂李史曰彥文為下材雖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

韞弟述字茂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疾篤其父秉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慘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廳謂廳為憂也

宋書曰述為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擒伏誅 愚按韞述兄弟皆能與秉同圖蕭道成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二十

冀復宋何得一凡鄙一庸鄙如史所言皆媚齊曲筆耳何以知之于其言同逆言伏誅知之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

靈始補隊主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高車騎中兵參軍直闕與宋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叛子勦兵已次近道以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誥羣帥衆並安之時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敵人情震駭羣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亡

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亡賊有乘勝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少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並慰勉之

宋書載攸之謂方興曰今四方並叛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惟殷孝祖為朝廷倚賴與尸而反朝夕危心事之濟否惟明旦一戰衆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幹畧不及卿今相推為統但當勦力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皆尤之攸之曰卿志廉藺寇賈事邪吾本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宋書曰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盾同異

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敵于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子勦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舟腹陽覆舟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舟及流查大得

囊米

宋書曰攸之從子懷寶為賊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誘攸之乃斬公讚封書上呈

尋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粲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敵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俱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宋書曰初劉胡道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言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

胡於是棄衆而奔

宋書曰日暮胡引歸鵲尾食盡遣人往南陵迎米為

臺軍所破燒其資實

顛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敵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

宋書曰時四方皆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遣攸之與張永以重兵徵之安都懼要引索鹵攸之等米船在呂梁為鹵所攻覆米船又破運車于武康攸之等引退為鹵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攸之還淮陰免官復求進討不許復歸淮陰鹵遣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具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曰薛徐州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同心能與薛子弟俱來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如其不爾無空勞往返自此一去不復來其年秋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至固執非宜往返者亡上大怒攸之不得已進軍上悔追軍令返已陳顯達

敗於睢口鹵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衆散南奔
屢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
意輒面加詈辱

史糾曰沈仲達志存本朝不顧姻婭正氣格天人倫
攸賴此皆褚淵王倫輩附綴其罪以媚新君宋書沿
之非信史也 愚按南史沿而不削云何又豈信史
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
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擒則宿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
口便有冀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
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預顧命會
巴西民李承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
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
都督聚歛兵力養馬至二千匹皆分賦將士使耕田
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罰

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
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

前云便有異圖此云不臣之心皆齊人誣辭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
達旦後房復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
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
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
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宋書畧曰休範遣攸之書畧曰沈攸之攸之斬其使
與此不同
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
之惑於是與軍馳下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
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
讓開府攸之自擅問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
命乃止

宋書曰羣公稱皇太后命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外宜還京輦誰可代者欲以觀其意攸之曰自惟凡陋戎防一藩撲討蠶螟可強充斯任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愈懼微議遂息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起兵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飲廳事前角馬禦道慶禦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乃將禦道慶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齊高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齋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流矢集攸之馬郭泥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剗削之具示

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起兵乃即上表稱慶並與齊高帝書推功

南齊書張敬兒傳載攸之與高帝書曰大明之季與足下謬同侍衛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吾自分碎首足亦懼滅族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與足下親過夙眷遇若代臣臨崩之日豫在遺託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先帝登遐初得吳子頤書云足下有廢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獨斷懷抱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痴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楮遺寄劉又國近戚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誰可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小人無狀遂行弑害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乃至不殯流虫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至我來獨無

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人情易反選成嗟悲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昔太甲選位伊不自疑昌邑過大霍

光荷託尚共議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

不以劫主為名伊尹霍光名高臣節凡是諸事布於

書策卿常言比跡夸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聖主

啟運蒼生重造實是披心罄節之日而卿大收官妓

劫奪天藏移易朝舊布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管

鑰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投足下一旦專縱自

樹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鄉防

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防內若德允物望夸

貊可推心共處共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

足下苟懷貪懣既無伍員之痛而有賊宋之心吾寧

損包胥之節耶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失名節於胸

心因告別千載放筆增難公私潛淚太祖出頓新亭

報攸之書責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為旗的秣馬鞅

劔常願天下有風塵餘多違心之言故不錄 愚按

作齊書者高武後蕭子顯也雖不列此書於攸之傳

而存於敬兒傳直哉王孫猶不敢盡沒公論南史反

刪之又目數罪為推功何耶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韞在兩檔角言是宋明帝與已

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

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

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檔角示之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

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還意甚

不悅初發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

齊高遣眾軍西禦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

之

宋書載攸之與武陵王贊書曰下官位重分陝富羨

金冗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席便加耳倦

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苟

安保養餘蓄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
 遇欲報之於皇室耳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
 既貫誠之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心喪道忠
 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
 太祖劬勞日吳下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
 之有又曰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
 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於盆口方
 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
 敗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阻會劉攘兵燒營
 降郢城衆遂離散攸之斬劉天賜大衆過江至魯山
 諸將散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
 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續頭
 林投州吏比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
 為怨殺比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與文和俱自經
 於櫟林村人斬首送都剖其腹心有五竅竅征西主簿

苟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
 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
 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
 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卿不注意由
 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
 一女攸之惓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真有幹力召不肯至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
 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壘追者既
 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
 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舟出都三人共上
 引棹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
 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荆
 三州起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永明中卒
 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薄宗儼
 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不時舉挫銳損威

宋書又載寅言曰冷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

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

宋書又載寅言曰我不負公猶公不負朝廷也

乃投水死

宋書曰寅字士若東莞莒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又倉曹參軍金城人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或說其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又不早至也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國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自為賊我本不戰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太山程邕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兵不得行戮謂

敬兒曰君入人國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豈可與將軍同日生乎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

愚謂邊城節義自當持傳以其生生死死皆與攸之相抱不捨故予不忍離之耳

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舉兵一戰投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事敗責之荅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就戮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同直殿省申以歡好齊高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造馬齊武

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為公主後

冊府元龜曰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吝雖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姿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為常終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王蘊字彥深琅琊臨沂人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概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我者叔父景文常誠曰阿荅汝戒我門戶蘊又曰荅與童烏貴賤異童烏景文長子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位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淵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輔政蘊與沈攸

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時又有姚道和南齊書曰道和字敬邕後秦主姚興孫父萬壽偽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為孝武安北行佐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皇太子元徽中為游擊將軍跟隨高帝新亭破桂陽王休範兵有功為撫軍司馬出為司州及沈攸之兵起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隨郡太守劉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荊城為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援攸之事平依例蒙爵賞張敬兒具啟聞齊建元元年令有司奏道和罪殺之

裴顛字彥齊方明從祖弟顛少有異操泰始中於聰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兼用為參軍昇明末為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顛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遇害

邱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柔然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

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流也於是使柔然主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柔然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

資治通鑑曰柔然主伏連籌推冠先墜巖死

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資治通鑑曰勅雄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諸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良史甄之褒策萬代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不詔贈正員外郎

南齊書魏鹵傳曰太祖建元初未遑外畧乃遣後軍

參軍車僧朗使鹵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大位

僧朗曰虞夏登庸魏晉匡戴時宜各異豈得一揆又

問南國無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為大

國今淮海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

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

太白何傷於義先是宋昇明中殷靈誕荀昭先亦使

北至是聞齊受禪靈誕謂鹵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

是同宋令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通及鹵寇豫州靈

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獲及僧朗使北鹵置之靈誕

下僧誕立席言曰靈誕昔宋使令齊民希魏朝以禮

見處靈誕遂相忿詈調鹵曰使臣不能立朝本朝誠

自慙恨劉昶賂解奉君於會刺殺靈誕鹵收誅奉君

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旋厚加贈賻世祖踐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昭先具啟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 愚按

靈誕所言亦似忠於宋者寧北死何南旋然終不免

惜哉

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

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茶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

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荀丕字令哲潁川人齊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

容猶以為未足而豫章王嶷後房亦千餘人不獻書於

巖極言其失巖諾嗟良久書答之又為之減遣後為荆
 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
 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
 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
 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
 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
 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
 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儵當朝丕又與儵書曰足下建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人之名不顯高人之迹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啟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
 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
 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
 劉思忌不知何許人齊明帝時為新野太守建武三年
 魏孝文南伐遣兵攻其城晝夜不息思忌隨宜應接魏
 人語之曰房伯玉已降何為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
 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函語也相持日久食盡煮

士為粥以待援兵而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敢
 進魏統軍李佐攻陷其城縛思忌問曰今欲降未對曰
 寧為南鬼不為北臣遂被殺贈冠將將軍梁州刺史
 愚按綱目不書思忌死事偶遺耳乃發明者誤云以
 惡蕭鸞故鸞之篡弒與忌何與故予特撮其事為傳
 董僧慧丹楊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
 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明帝將
 有異志害高武諸王晉安王子懋以武帝子欲起兵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內難僧慧力勸之見子懋傳及子懋遇害明帝所遣王
 玄邁知其豫子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
 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
 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邁義而許之
 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並遺錢五
 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即君書也
 悲慟卒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謀

靖內難起亦與謀及敗明帝腹心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容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赴之亦端坐待命赴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赴之當得賞乃俟赴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喜其節厚為殯歛周又助舉柩未出戶樞墜政壓其首折即死聞者以為天道

席謙不知何許人父恭稷為鎮西司馬東昏未梁師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三

下謙以新蔡太守鎮益城聞而笑曰我家世忠貞有殞死不二耳遂為陳伯之所殺

蕭子晉子游齊長沙王映二子也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子游州陵侯為黃門侍郎兄弟皆有

異謀並遇害

愚按子晉等圖梁齊志也不得云謀反伏誅作齊書之蕭子顯以齊孫秉筆梁代故不敢不云然南史何為不改故予特改入節義亦曰齊孫應然耳

顏見遠琅邪臨沂人晉侍中舍六世孫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以制書侍御史兼中丞梁武受禪和帝遇害見遠不食發憤數日卒梁武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子協字子和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三

東王繹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目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於夸坦有士君子之操雖協家貧素而脩飭邊幅非車馬未嘗出遊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儀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藩府而已及卒孝元歎

惜為懷舊詩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皆另見

梁南康王蕭會理字長才父簡王績薨嗣爵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難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星

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帝手敕召會理其餘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

資治通鑑曰時紹先衆不足二百皆積日饑疲會理士馬甚盛其餘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

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候其變

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鷹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爾今有手敕召入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國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星

愚按會理殺劉納不仁禦魏師無能然以每思匡復一念卒死逆手蓋棺論定信然

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官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若會理復與族人西鄉侯勸柳敬禮及北兖州司馬成欽謀之勸宇文肅吳平侯景子也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

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會理勸及會理弟通理勸弟勸害之通理字仲宣祈陽侯勸字文祗東鄉侯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即卿乃為吾政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不服偉赦之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十五

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以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而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並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常身當矢石為士卒先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

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閤門受斃兄若至願使善為計勉之勿以吾為念也家國阨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忠貞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義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結起兵又理奔長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十六

梁書曰收衆得千餘人其衆有應景者因問劫會理衆遂駭散
為景所害貞始悟前言往收葬焉
蕭確字仲正梁郡陵王綸子確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為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

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
 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
 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啟求召確入城詔召趙威方入
 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
 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
 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
 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起
 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齋首赴闕伯起揮刃矜曰我識
 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魏書島夸傳曰衍之永安侯確直閣將軍趙威方頗
 有勇畧為景所憚景乃曰確與威方隔岸頻罵云天
 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今不敢去若召二人入城
 吾當解圍衍遣使徵確等皆不從衍又為手書與諸
 軍云確若不入當治以軍法確等不得已乃入與此
 不同
 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曰

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親格
 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帝歎曰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
 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
 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
 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
 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挑一夫之力可致確不惜
 死欲手刃之卿還啟家王願勿以一子為念後與景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時確
 族人駿字德欵父臨汝侯猷另見駿善草隸工文章晚
 更習武膂力絕人與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
 封南安侯臺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
 約反為所害
 蕭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
 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
 地大旱吳人號旱母侯景之亂守東府

梁書曰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又東北樓主許鬱
華啟關延賊

城陷推握節死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桂陵人祖叡父放皆前見粲少有父
風好學伏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陽王綱
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
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
自記室再遷東宮領直又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寄網密雖居職累遷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
所平右衛朱異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
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
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
所由那不見辨長悌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悌以復也
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
主不足推

此事梁書無之不知南史本自何書獨不宜為忠臣

諱耶而況莫須有若梁武各為其主一語是何言與
此蕭氏同室操戈之見端也

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
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選至廬陵聞侯景
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使劉孝儀
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
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
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
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都最近殿
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
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
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
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
萬人入至橫江粲即送糧伏給之并散私金帛賞其戰

士先是安北都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舟度仲禮與聚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聚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聚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聚下語其年齒亦少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聚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挾私以阻大計聚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

梁書載聚言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今二宮危逼滑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

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身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古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侯老夫

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

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聚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聚頓青塘當石頭中路聚慮柵壘未立賊爭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君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聚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望聚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

梁書曰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聚不從命軍主鄭逸逆擊之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進逸遂敗

賊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聚避賊聚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聚子侃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賊傳聚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

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

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孝元平景追謚忠貞

陳昕字君章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別見昕七歲能騎射

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異異訪北間事

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異甚奇之慶之在懸瓠魏驍將

堯雄子寶樂時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趨寶樂

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救召

昕還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鹵必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五

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

擒令收取部曲將用之昕誓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

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所率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

桃棒許之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緇而入武帝大喜敕即

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下

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

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

梁書曰昕不肯為書期以必死

遂見害

張唵字四山父稷別見稷初為剡令至唵亭生之因名

唵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

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

衣手不執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淪唵垂泣訓誘起

家秘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繹長史尋陽太守王暕曰

玄言因為之筮得節赴謂唵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

得終其天年唵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六

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

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達難東歸唵往見之謂

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乃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

刃保據貴鄉若天道不靈忠節莫展雖萬死無恨後固

勸唵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人陸

邱公板授唵征東將軍唵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

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唵唵

斬其使仍遺軍破神茂候景乃遣其中軍侯子建助神

茂擊噪噪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
執送景景將舍之噪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
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噪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爾
求恩皆死賊平孝元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忠貞弟暉知名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別見浚少洗學有才幹
任梁歷山陽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
史中丞時臺城為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歎景知城內
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
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
熱非復行時政欲立効求停君可為申聞浚曰將軍此
論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
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
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將軍十萬
之衆將欲何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

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舉兵向闕今朝
廷已赦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
天子使何用見脅吾死生有命寧畏逆臣刀鋸乎徑去
不顧景歎曰是直司直也然密銜之已又勸張暉立義
後殺之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七世孫父
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
多闕因終身蔬食任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魏為刺客武帝異之又
啟求觀書秘閣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
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異不為物議所
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
言得失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下其令尚書
詳擇施於時政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

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烟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邀之下流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不復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

梁書曰子一啟太子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一固無所用武

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梁書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

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曹赴敵子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

澆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孝元又追贈子一侍中諡曰義子四黃門侍郎諡曰毅子五中書侍郎諡曰烈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並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祖皓范陽道人父暉之另見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筭歷天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

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士民感其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義夫發憤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恭非喻重紹先雖景心腹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一壯士任耳今糺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乃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

殺景兖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勛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惧即日率侯子鑿等攻之城陷皓被縛射適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綸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並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柳敬禮河東解人父津另見敬禮少以勇烈聞麤無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九

檢恒畧賈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即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景儀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

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霍備不知何許人為廣寧令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率兵入援為賊兵所敗奔京口賊直綸直閣將軍胡子約與備送城下逼令云綸已就擒獨備大呼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之為臨賀王正德所殺

李瞻東陽人侯景破臺城瞻倡義起兵為賊所執送建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剖折心腹破出肝腸瞻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色莊容言笑自若見其瞻如升元顏河南洛陽人魏之支屬也侯景破臺城欲收用北人先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為王顏亦封柔乾王後以雲麾將軍與劉神茂等據東陽應孝元顏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景遣謝荅仁等攻破其柵擒顏占送建康景截二人手足以徇經日乃死是時與顏同歸正者王曇見景兵至先降劉歸義尹思合遁走神茂亦以孤危繼降被慘戮死獨顏無愧云

此三人皆梁忠臣也乃附侯景傳內去理名幾何若
顯以北國宗子作南朝忠尤為憐見故予特改烈節
義使復見天日云

樂雲南陽清陽人廣州刺史藹之孫雲美容貌善舉止
位江陵令孝元承制除光祿卿魏克江陵衆奔散呼子
雲子雲終為酋矣不如守以死節遂朴地卒於馬啼之
下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孝元居藩琳姊妹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
帥太清二年孝元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使以軍功封建寧侯侯景
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擒子仙

梁書謂擒子仙者杜龕不知誰是

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能傾身
下士所得賞物不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
之勲與杜龕俱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

可恨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

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

子將安之咸曰請以死報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以

使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

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

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民之欲抽其腸繫

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被五形而斬之孝元

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紀兵下又甚威江陵公私恐惧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
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孝元乃鎖琳送長沙時納出兵
方戰

三國典畧曰納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日青

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與軍皆哭

曰乞王即入城即出

資治通鑑曰僧辯不許復送江陵帝欲召長沙兵恐

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

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孝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報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度官正擬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啟遂其衆鎮嶺南及為魏圍逼乃檄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為帝乃為孝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後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能

進乃遣使奉表詣齊並獻馴象又使獻款於魏求其妻

子亦稱臣後梁陳武殺害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各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攻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遂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麾之擒安都文育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詡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康初魏克江陵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駒除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慈游銓

之等齋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頌賜琳仍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鄆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餘並依齊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益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死琳因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舟者皆反火其舟琳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餘皆棄舟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

瑒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以琳為特進待中所居屋脊無故剝落出赤蛆數升汗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出門外一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後主敕領兵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及戰軍大敗琳單馬入圍僅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並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入皆

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士民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隻以酒脯來至疏酌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縱柱彥信踵武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蒞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近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數猶懷客鄉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損軀至死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異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

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王之鶯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 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味死陳祈伏侍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並啟陳孝宣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琳柩達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忠武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才愛士得將卒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志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

待遇甚厚及敗為陳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並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歔歔流泣其誠信感物如此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少亡命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梁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為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去子仙還入若邪起義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孝元孝元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

為瓜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淵明僭位為東陽州刺史並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無因自晨時陳文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入陳文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城之西山樓子及暝得與弟崑崙妻楊氏俱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並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啣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我首誓不生見陳舊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令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

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叔曰卿須我首
 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別若見沈泰申進
 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
 彪並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惻宛轉血中若
 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教迎為家主楊
 便改啼為笑請昭達殯彪喪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
 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
 日久請覓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室便以刀割髮毀
 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聞之歎息不已許為尼後
 陳武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
 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起若邪興若邪終若邪及妻
 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嫩女有容貌
 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
 才嗟泰等翻背列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
 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愚按楊氏不死前夫乃死後夫其亦隋蘭陵公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同車也哉

始興王陳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初武帝兄始興昭
 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
 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昭烈武
 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
 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遇以孝宣襲封
 始興嗣王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篡帝位時孝宣
 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孝宣為安成王封伯
 茂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舊
 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使於是高書八座奏
 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使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
 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
 徒盜發晉郗曇墓大護晉又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
 遺迹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帝因伯茂好古多
 賜之由是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
 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以同母弟在都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師知等矯詔出孝宣茂伯勸成之師知等遇害後孝宣
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疏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
廢帝游處時內外之望咸歸孝宣伯茂深不平數肆惡
言孝宣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
等有陰謀伯茂並密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
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

陳書載太后令曰伯茂圖為禍亂煽動宮闈嗣君喪
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讀此數語則伯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忠於廢帝可知

時六門外有別館為諸王冠婚之所名曰昏第命伯茂
出居之孝宣遣盜殞之車中年十八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任梁為長城令
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
坐齋內聞城外有蕭鼓聲俄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
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祇
事益恭及侯景平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頴

川庾持悞為帝賓客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三
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封建昌縣侯仲
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惟
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甜飲而已
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
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崩孝宣
受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
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相府還東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
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
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
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郁人馬素威郁每乘小輿蒙婦人
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相王收子高仲舉及郁
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武曰到仲舉謀陳宣與楊愔謀齊孝昭何異乃惜獨

不列北史忠義何也曰彼納故主孝靜皇后者誰與

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

文帝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摠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

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為改今名姓恭謹恒執

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及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

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

未嘗離左右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而升文帝討張彪沈奉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

鎮北郭香巖寺張巖自剗縣夜還襲城文帝倉卒自北

門出時已晦軍人擾亂惟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

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皆於闇中又往慰勞衆人

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

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

財禮士歸之者甚重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

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

帝皆任使焉

陳書曰子高隨侯安都征留異頃桃支嶺巖下時子

高兵甲精銳別列一營單馬入陣傷項之左一髻半

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

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

散騎常侍孝宣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

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上虞令陸

昉及子高軍主告其有異謀相王在尚書省因召文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

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並宥之

岳陽王陳叔慎字子敬孝宣第十六子少聰敏十歲能

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楊尹時後主尤愛文

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

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

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畧地至湘州州內

將士剋將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

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
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臣子乎縱其無成
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
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以待
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合士衆數日
中兵至五千人

陳書曰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請赴難
未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隋遣內陽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暉死乃益請兵隋又
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胄擒叔慎

陳書曰薛胄兵次鴛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
之因合戰自旦至日晏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
不敵大敗生擒叔慎是時鄒居業率衆自武川來赴
出橫橋江聞叔慎敗乃頓新康口隨總管劉仁恩兵
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合戰居業又敗與叔
慎及黨羽十餘人俱被擒皆斬之 愚按見理侃侃

數言可貫金石但不知所殺黨羽十餘人正理在內
否惜史不明言

秦王俊斬之漢口

陳書云時年十八 愚按始興王伯茂以忠廢帝死
亦年十八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傅緯字宜事北地臨州人父彞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文太清末丁母憂
在亂兵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稱之後依湘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史肅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
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
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啟謝詞理周洽文無加
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瑒
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
三論盡通其學

時有大心罵法師著無諍論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
釋其難論備載陳書以文冗長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語辭為文帝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
 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本強
 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後主嘗怒
 毛喜欲付文帝子鄱陽王伯山等聽其報仇賴緯諫止
 見喜傳會施文慶沈容鄉以奸見幸專制銜軸而緯益
 踈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於獄中上
 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
 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
 色過度不度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宅宦豎
 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
 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
 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
 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緯對曰臣心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不可改後主益怒令宦者李善
 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緯雖強直有才而毒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上靈牀當前受祭
 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史糾曰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誥何以勸後且
 大鳥騰翮忽下楊公之壘巨蛇揮涕偏叩竇氏之櫬
 漢朝不為志怪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削去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
 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
 專精習業歐陽頔為廣州刺史署南海太守頔子紇敗
 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
 上書極諫其大畧曰
 陳書載其前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鹵世祖東
 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
 功亦既勤矣
 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艱難不知天命可畏溺
 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論佞諛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

歷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游於姑蘇矣書奏

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楊孝辨綏越郡公魯廣達隊主也

冊府元龜曰廣達友人

隋兵代陳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辨揮刀殺隨兵十餘力竭父子俱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全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

南史七十二

烈女

宋南平王鑠江北 晉陵公主

坦墨深妻鄭氏 許元妻徐氏

鮮于氏 蕭矯妻羊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孫棘妻許氏 羊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氏 蔣攜之妻黃氏

蕭稜妻江氏 吳翼之母丁氏

陳氏女 二妹 王氏女

屠氏女 乘公濟妻姚氏

范法恂褚氏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氏 張女楚媛 改入

張彪妻楊氏 杜龔妻王氏

江氏宋南平王鑠妃前廢帝景和未召諸王妃及妃入
官命左右於前逼汚之獨妃不受命乃謂之曰若不從
當殺汝子妃堅不從遂遣使往妃第殺其三子敬猷敬
深敬先鞭妃一百其夕狂狂主亦殞非命

或曰子改江妃于烈女傳何也渠未死予曰死志以
鞭代刎與縊以子代軀不烈妃誰烈漢湖陽公主坐
屏風後聽宋弘對對雖未知再醮它氏與否即謂二
天可也志移妃一身白而三子血雖未知因痛致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與否即謂烈女可也志定噫何必死

晉陵公主劉氏

見謝弘微傳

顏氏家訓曰謝氏梁鄱陽王世子嗣妃父遵當侯景

之亂姬妾鮮能潔處獨妃登屋詬怒為賊射殞

垣曇深妻鄭氏

見曇深傳

徐元妻許氏河南新蔡人年二十一喪夫子既年三歲
父攬慙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
送買家許自經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乃夜送還攬許

歸徐氏養元父季終身元嘉中八十餘卒

鮮于氏名文英漁陽人適荀門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
及母亡晝夜哭遂喪明文英弟文宗亦孝七歲父亡亡
以種芋時至明年芋時輒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蕭嬌妻羊氏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
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
而父無今泄氣在亥西南可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
日如言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孫棘妻許氏

見棘傳

羊緝之女佩任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

飲食三日亡鄉里號曰女表

吳康之妻趙氏吳興人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

詣鄉里告乞

南齊書告乞作自賣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
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

蔣儁之妻黃氏義與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

蕭稜妻江才居 見蕭詵傳

吳翼之母丁氏會稽永興人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餽里中饑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援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皆饑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四

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譙州郡上言詔表門

閭蠲租稅

陳氏會稽人家寒止生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病母不安其室過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蕩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王氏女永興人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稱孝感

屠氏女諸暨人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居孳蘿晝探樵夜紡績以養父母後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魃魁弗敢從遂以巫道時隣舍人有中溪城毒者女試療之病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五

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要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墓不嫁為山叔所殺

乘公濟妻姚氏吳興人生二男公濟卒姚氏二兄亦并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所生二男寄比隣家明帝詔為其二男婚表閭復徭役

范法恂妻褚氏吳郡人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墨璣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弟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

之曇瓊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啟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
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僧
簡至矣

宛陵女子宣城人與母同牀眠母為虎所攫女啼號隨
挈虎行數十里虎毛盡落乃置其母去女抱母猶有氣
息經時乃絕梁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貞婦萬晞 見顧憲之傳

衛敬瑜妻王氏霸城人年十六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六

嫁之誓不許乃截耳置盤為誓乃止遂手為七塔種樹
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遂復分散女乃為
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并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
奇所居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
乃以縷繫足為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復為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忍復雙飛
梁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
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張楚媛吳郡吳人父穰另見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遂
歸宗及穰刺史青冀為賊所害女以身蔽刃先父被害

顏氏家訓曰張氏女吳郡人三歲喪母有靈牀上屏

風乃母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之女一見伏牀流

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積精神傷阻不

能飲食延醫視之皆云腸斷矣因吐血卒中外憐之

張彪妻楊氏 見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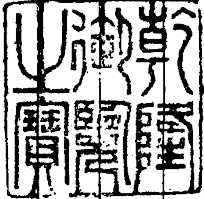
杜龕妻王氏 見父僧辨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七

予不知陳亡後氏猶存否猶同謀掘陳主霸先塚焚
其骨悲喜喜否惜乎無從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橋林

伏曼容

子抱

暉子擬

何佟之

司馬筠

卞華

嚴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沈德威

陸訓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五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 生 員 臣 梁寶繩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能有易俗移風者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遠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梁武創業深恣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遺就會稽雲

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至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以讌語勞以求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晉著作郎滔曾孫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觀吾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謂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

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領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卒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元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至輒升高坐講設坐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台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鄴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政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摠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勩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賜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

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遜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廉白遜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至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辨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

梁書曰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有云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輶或攀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冠曷以尚諸

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遥皆昵于齊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暉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字士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梁書作士操

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劾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知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策一梁武師至挺迎謁新林梁武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

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

梁書曰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觀其意有云公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觀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托時因吟咏動輒盈篇楊生沉鬱且猶覆盃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不意過賞還連隆渥事等昌道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無憚龍門卿效東方獻書丞相勉以書報之有云卿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明若魯國名駒邁雲中白鶴故能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

後遂出任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郗陵王綸為江州搆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以其父官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鄴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推亦有才名為邵陵王綸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滿人晉豫州刺史暉六世孫父敬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任齊初為國子助教為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諸王講喪服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獻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國家吉兇禮則皆取決焉

冊府元龜曰鬱林王隆昌初有司議事明堂配國子監祭酒謝曇濟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儀兩配助教徐景嵩謂嚴父配天宜以世宗文帝配獨佟之謂周之周武尚推后稷配天文皇宜推世祖配帝雖事施

尊祖亦義彰嚴父詔可 齊書禮志曰高宗以建武

二年朝會時武帝逼密未終朝議疑作樂與否佟之議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崩堯及放勳徂落遇密三祀晉懷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於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又郡臣以文帝忌祥禫有日宜議至尊泄哀之儀國子助教謝曇濟謂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錄前王今周忌祥禫無所依設佟之獨曰春秋臣子繼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君親恩義有殊其禮則一主上雖仰嗣高皇嘗北面世祖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宗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哀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時太常丞李撝亦言晉景獻后亡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宜同帝禮與佟之議合詔可 愚按南齊之文帝即明憲宗父之孝康帝也惜永樂時無以此議上聞者然則孝康之仍號懿文太子何也將文帝仍號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文憲太子耶 冊府元龜載東昏永元二年終之議
 曰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周
 人禘魯而郊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
 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
 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
 帝而明堂祭五帝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
 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
 後存焉舜寧立堯顓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
 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違
 聖典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竊謂先皇
 宜列太祖世祖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以配
 申嚴父義先皇於武皇倫則弟儀則臣設配享一坐
 宜在世祖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擣議孝經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
 云武王周頌武文之文惟執競云祀彌知明堂無矣
 終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為宗祭法以文為祖又孝莫大
 於嚴父配天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
 邪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後更以文王為祖武
 王為宗蓋文以文治為祖武以武定為宗故鄭注祭
 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
 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詔可
 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終之常集諸生講論
 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
 稱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涕泣如
 此者二十餘年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
 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民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
 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終之自東
 昏即位以其允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
 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
 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
 郎儒者崇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悃孝謹辱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民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允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急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死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傭賃疾篤舟主將發棄於岸植之惻然載還

療之經年愈請終身充奴僕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遺之所撰充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晉謀王承七代孫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虎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虎舍之去尋兵至見殺

遙光踵鷹為賊何名義師此死不得其所其死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所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

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
 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
 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
 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
 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
 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
 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
 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教禮官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
 以反前代之慈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
 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
 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
 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為無母之
 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不直言慈母
 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三則子非無
 母但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皇子慈母之服鈞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
 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
 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
 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
 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責人子也鄭玄
 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
 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倘其服者止卿大夫

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
 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
 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
 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
 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
 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
 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諸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之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詳三

慈混為訓擇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至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

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摠言曰貴無

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比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

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子毋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

貴賤並同以為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七

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下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父倫

之齊給事中華幼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幼通周

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賀會賀瑒同業友善

梁天監中為安成王秀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

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冠江左以來鍾律

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

傳任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

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惟拙朴無

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者儒咸重之助教孔

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不行乃改

說杜義每文句嘗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

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

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

議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論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七

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出為長

沙內史選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為桂州刺史卒

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

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

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

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積太清

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堪後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將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紀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高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

以杖自擊其篤志如好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章楚夏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精特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

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教撰梁官

乃啟峻及孔子桂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大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字國衡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暕保吳興暕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右臂紹泰元

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
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
有遺業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
文阿輒稟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
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之帝前帝視
而笑曰腐儒何為者遂赦之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
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
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一

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
隨時以適宜千人無君不敬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
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
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
有主慮社稷艱難逮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
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為之
非無心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紼之重猶未
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政今皇帝

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
二臣衛者也其壞莫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
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
用琮秦火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
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
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廟雅
樂歌奏惟欣今君臣吞服萬民抑割豈同于惟新之禮
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一

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
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
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
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
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
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役閑則誦讀勤則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

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

愚按子祛以儒生猶兼武職它官皆類是豈欲文武一視耶

梁武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教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述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

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侶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綸欽其學厚

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誠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講制旨義於士林館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安時陳文在焉親就習業陳武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及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執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誌左丞江德藻德藻儀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益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

者耳孝軌既至異域雖已迎喪選期無措諸弟若遂不
除永絕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
事例宜認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
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
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象子皆應不
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闢之役夫亡
屍柩葬禮無期時議禮無終身喪制使除服晉氏喪亂
或死鹵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膺之祖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變禮之宜
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尅宜依東闢故
事在此者應釋除衰麻緦靈祔祭若喪柩得選別行改
葬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
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死自應為限制以義斷恩德
藻依洙儀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
嗣位歷尚書左丞梁代舊歷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自晡
鼓盡於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

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
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
詳議時孝宣以皇叔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
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
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
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二更豈是常人所能
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履誣枉者多朝
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
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此貫高榜笞刺熱
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
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古
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
測立級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
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並自關
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

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長短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教愚意願去夜測之味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闕參會二漏之意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之鄙意竊謂為宜衆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孝宣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孝宣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贊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

搗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不至即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搗馳騁大義問以劇談搗辭辯縱橫難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

陳書作袞時騁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搗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奔齊通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憺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述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任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

嘗夢與皇侃遇於塗侃謂曰鄭郎閉口侃因唾灼口中

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

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崖傳三禮於同郡

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

禮後為國子博士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時百濟

國表求講禮博士詡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德

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適於天目山築室以居

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以此相遺耳問姓名

不答去德基於禮記稱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

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入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志

研覈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叔重府諮議

參軍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

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於汝

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正言生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

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整容而進詔審循

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纓等以表其稽古之力

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告

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丁父憂居喪過禮為士

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

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中獨侍哀太子於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德後殿講老莊臺階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至陳天嘉
 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
 弟弘直亦有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屬
 聲助其中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
 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
 可舉坐以為笈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
 席使人凜然孝宣時為武陵王伯禮限內記室兼東宮
 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
 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堪促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孝宣幸宮臨聽賜御衣一
 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教譏暨義時索塵尾
 未至後主教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
 此即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
 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菓講周易老
 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木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雲寺沙門慧拔至貞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
 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
 卷論語義一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
 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
 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教就其家寫入秘閣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
 是顧氏多儒學父仲成梁護軍司馬家傳儒學並專門
 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
 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
 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書周捨以
 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
 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
 兼經史與越名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王偉
 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
 中詔馳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
 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肆

驕縱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擁衄越竟得先及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繹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遺越還吳數揚講說越徧說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擢為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王講大同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七十三

三

年轉安西武陵王紀府諮議及侯景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受宣惠晉安王方知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隱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讀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官僚未盡

時彥且太子仁弱孝宣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窺身窮谷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責任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遂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姓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懷此不言有負明聖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七十三

三

動竟不能改草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孝宣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謂之孝宣言越將扇動藩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歲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孝元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伯信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

陳書載表曰梁太清季年數經否剝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夸五典九丘湮滅逾乎惟蓋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嘆陛下繼歷升統宜建立庠序式稽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典選公卿門子皆入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銜銜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博士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莫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關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况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

業遂蘊堯年

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教授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士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父瑋梁武陵王紀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一小舟倉卒引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

語喪服任梁位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陳天嘉中

為鎮東鄱陽王伯山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

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

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

論榮之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之學

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

引證通折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先大禮常參預焉後

為南平王巖府限內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

於秦王峻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

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二卷左傳音三卷

禮記音二卷子大業聰敏知者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

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任梁為婁令陳

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伯智為吳郡

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

官揀慶嘗詣焉王乃徵服往榮宅穿壁觀之王謂榮曰

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乎鄭子真何以尚茲

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

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是以卯纓齊紫且以移俗

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

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

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

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移人乎古人稽上德若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應猶草萊矣豈斯之謂也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四

文學

丘靈鞠

子遜仲孚

從孫檀

超

熊襄吳遵遠叔道鸞

卞彬

諸葛昂

袁淑

高爽孫抱

丘巨源

孔廣司馬憲

孔道

虞通之

虞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王智深

崔慰祖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緇綬

鐘嶸

兄岏岏弟嶷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敷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二

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厲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丘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

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百云雲橫廣
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
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淵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
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
方禪齊齊高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七年轉中書郎敕
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比足疾
更增不能復起靈鞠曰足疾亦大事公一代勳臣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復為覆鉢其強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
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
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東遷掘顧榮冢江
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榮忽引諸僮輩渡
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
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
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

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
矣位長沙王晃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大典
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暹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
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
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
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書
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暹
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帝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四

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
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誥義參軍領記
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
還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鐘嶸著詩
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
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靈鞠從孫
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每
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

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乘朝廷不備叛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

梁書載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軍必至則大事濟矣

敬則軍至過瀆洄果頓兵不能前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以賄為有司所舉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

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父道彪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福州西曹蕭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

南齊書云我與卿俱是一老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王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優也齊高賞愛之後為司徒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南齊書曰超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

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

以備甥舅之體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

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

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無煩錄宜

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水火之精是為日明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又

立帝女傳亦非若有高德異行當載列女若止常美

仍舊不書詔日明災隸天文餘如儉儀

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徒交州於路見殺

南齊書但云卒官

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

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

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

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

豈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

數趨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作者好抵訶人文章

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

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

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

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下能容脫憤投地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

勳門而做天下國士拂衣去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齊

高輔政袁粲劉秉王蘊等皆不同沈攸之又稱兵粲蘊

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謂齊高無成乃曰比聞謠云可

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

頗聞否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

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

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此彬

自作後常於東府謁齊高時為齊王矣彬曰殿下即東
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
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擯廢數年不得
仕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
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
有大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
之緼寒暑無易為人多病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
懈墮懶事皮膚深刷不謹潑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九

穢故葦席蓬纓間蚤蝨猥流淫瘡涓沒無時怒肉探揣
搜撮日不替手蚤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蚤者無湯
沐之慮絕相吊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衣裳復不勤討
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
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鵠性頑而傲犬
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
朱隆之鵠頑謂潘敞犬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
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

唯羣浮閣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謔事也文章
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
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為傳蠶室或
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
輒隄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
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
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治作東治徒賦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

見赦之又有陳郡袁蝦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
材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時
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
不相接爽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
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答曰劉蒨餉晉陵令耳
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
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糶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夾爽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鱸魚賦自况文甚工後遇赦免
卒抱東莞人善吏職體肥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人幼年即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
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
記明帝即位使參軍誥引在左右元徽初桂陽王休範
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舟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
高自啓敕板啓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一

符檄事平除奉朝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

令索策書自陳

南齊書載書曰民信理推心庶謂升誠感達豈虞寂
寥忽焉三稔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勤而人
情更迷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
投名朱雀者愚知共閨人惑民不惑人畏民不畏其
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力抽刀斬賊者惟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

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
請問海內此胆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

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
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
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
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且民作符檄肆言
詈辱放筆出手即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不輟裂
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宜微賜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二

少沾飲斲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既非草木何能弭
聲

竟不被申沈攸之事起齊高又使為尚書符荊州以此
又望賞異竟不獲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
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欲建鄴水不
食武昌魚臣年以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
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
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

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中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逄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逄否其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粲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蘇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虞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三

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入以比高鳳憲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鏐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取鏐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嶷大司馬參軍兼

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襲黜事帝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煩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御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智深撰宋紀名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遽為竟陵王子良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四

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于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肩毀不減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刺史家財十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賞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次慰祖親自取與未嘗辭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棋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明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否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詰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麓可檢寫以存

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詳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輒勿設靈坐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過鮑淵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嘉淵世學取為武陵王贊國郎中令又歷大司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為名家淵祖父晉員外郎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泰元中朝廷給弼之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遷左氏曹自匪之及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元初淵遷長水校尉詹人王泰寶買龍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

廷哀之免淵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八世孫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

獻文南闕者相望天監六年峻擬揚雄官箴奏之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

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七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祖伯龍居

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徃弔慰官至少

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子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

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

中累遷中軍臨川王宏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

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注范曄後

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

一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

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緇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繹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

梁書曰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

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常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榮齊永明中為

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為南康王寶融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靈郡

縣及六署九府常云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

武勲舊皆下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初

為繁密嶸上書言右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

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

帝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

識之否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可採且繁碎職

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主愈勞而臣愈逸所

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斷也帝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
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未能盡改前弊嶸上
言曰永元中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毀
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清
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
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
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緩撫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文

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
衡陽王守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
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
簡令嶸作瑞室頌旌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綱
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評
之言其優劣有云觀林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
主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時謝朓未過江淹才盡范
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

宿憾以此報約也

梁書曰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論其優劣名為詩品
其序云昔南風之辭御雲之頌厥義負矣夏歌曰鬱
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
五言濫觴也逮漢李陵云著五言之目古詩妙邈人
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袁周之倡也自
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
婕妤百年間有婦人馬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文

喪東京二百載中唯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
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於是晉太康中三
張二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中興
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爰及
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之

體劉越石仗青剛之氣贊成厥美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固已含跨劉郭陵鑠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容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少得每苦文煩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滋味者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寫物最為詳切邪故云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言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以風力潤以丹采使味者無極聞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此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澀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頃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文非長歌何以釋情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口馳驚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黜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高聽無涉文流矣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頃之卒官阮位建康令著良吏傳十卷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居姑熟
梁書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
博學善屬文嘗步至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問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

隆昌中侍郎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謝朓談文史及罷郡

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

成王秀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與謝朓

待詔到沈張率為賦帝以與謝朓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

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

與謝朓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與謝朓所製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與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為文每奏帝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與謝朓兩手先惠風

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

獨異志曰與謝朓有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者令與

謝朓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盲及卒啓視之心

如掬澡泥

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乎疏疽方賜之任昉又

愛其才常曰與謝朓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

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帝所製歷代賦啓與

謝朓助馬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寶錄皇德記起居注職

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鄆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

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

謂為吳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

如故弗憾也薦之臨川王宏王稱於武帝即日召入賦

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自名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帝不許遂私撰齊

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

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

代

愚按梁武既謂齊春秋不實何以又命撰通史恐亦

嫌其直筆故口非而心許之也

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

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
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時有濟陽
江洪亦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
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以居積十許年遂博通經

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
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享薦已用蔬果而二郊

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
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
云予齒在述立嘗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南行寤而
喜曰大哉聖人難見迺小子之垂夢歟數讚聖旨莫若
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
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
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
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約無由自達乃自負書候約

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
諸几案勰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
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
家墻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未暮卒集
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
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

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奇稱賞自謂弗逮約郊居宅
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
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
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
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
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東曉使命駕朝
賢無不悉狎狎虺即命食有人方之要護欣然當之投
晚還家所齋名必自盡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
 駟執威印青囊舊事紉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相東
 王繹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
 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後卒於武陵王紀中錄
 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
 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
 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
 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改冢賦擬莊
 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郎卒於固
 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
 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
 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博博物下蘭巧辭束帛之
 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曾祖農夫農夫弟侯伯並任將
 師孝恭幼孤事母孝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
 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他與武帝有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帝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
 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守制下銘又啓撰帝集序文並富
 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
 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
 疏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
 多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逼孝恭啓募兵隸
 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遷赴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
 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劉之
 集行於世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
 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
 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
 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
 可用卿自釋其善者文因道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深
 六經博士東海鮑暕雅相欽悅時暕有疾請少瑜代講
 少瑜既妙立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王綱國中尉

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大同七年為東宮學士邵陵王
綸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臺
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
會溉去職卒於武陵王紀記室參軍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
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
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
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九

勉以先無此禮名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
學士劉涉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
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皇太子釋
奠國學士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
傳習以為故事再遷邵陵王綸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
卑特以強識俊才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
為廊廟之器陳武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領
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寺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

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
邵陵王綸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
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
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
書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四

陳書曰時杜龕為吳興太守好勇力元帝使晃往掌
書翰仍敕之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士使相毗體造次間必宜認稟及龕誅乃歸陳世祖
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降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
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
陳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
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
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
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

至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焚香正坐親戚咸加
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秦
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郭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
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孝士章帝親自論難
之敬剖釋從橫左右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十八預重
雲殿法會時帝親行香熱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
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陳書曰侯景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
城陷乃與眾辭決歸鄉里

承聖二年除晉安王綱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
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
初還朝累遷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
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
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
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集十卷

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滿人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
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召見累遷
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
或問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
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
侯景之亂武陵王紀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杜巴
西太守紀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無行紀以為沮眾囚之元于艦中紀敗之元從邵陵太
守劉棻之郡俄魏克江陵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
蕭莊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文宣以為揚州別駕所治
即壽春也及眾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
史柳成齋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
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陳書曰之元仰而嘆曰詞旨若此豈欺我哉
遂隨成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

乃屏紀入事著梁典

陳書曰之元以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其序曰梁有天
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有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若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臧否識民黎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若干卷為敍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幽訟向西陝不向東都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今以若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若干卷為敬帝驟騎王琳宗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

歷自接太清 愚按之元論未是簡文實踐極詐可沒此錄羊且不遵大寶年號者孝元有無君自利心非從拘於賊景起見也 之元又曰自獫狁孔熾梗我中原始為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扶為東魏宇文所扶為西魏蓋以別之也後人號西魏東魏本此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高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浮海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

陳書曰安都素聞其名降席為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

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
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剛等為文會之友後蔡凝劉助
陳暄孔範亦預皆一時士也遊晏賦詩動成卷軸伯陽
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新安王伯固府中記室參軍
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都陽王伯山為江州刺史
伯陽常奉使造馬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領置宴酒酣
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
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陳書曰皇太子幸太學詔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
陽為辟雍頌甚見佳賞

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父修禮梁懷方太守正
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
文深贊賞之

陳書曰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坐說經正見嘗與講
遂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坐屬目

梁孝元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
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
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父問道梁岳陽王督府記室參軍卓
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志孝父隨出鎮江州卒
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載柩而歸

陳書曰卓在途遇賊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之不
殺仍護送出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舟幾沒數四卓仰天悲號俄風
息人以為孝感陳天嘉元為新安王伯固府記室參軍
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奪獠
徃徃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服
其廉後為始興王叔陵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
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
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昭聘隋隋文帝

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
詩賜遣加禮還除南海王度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
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水招致賓友以文酒
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邁疾卒

梁有劉綺朱詹顏氏家訓曰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
史勃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燃明
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察察綺以才華為國常侍
兼記室殊荷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又有義陽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七

詹居江陵好學家貧累日不炊時吞紙實腹寒無被
抱犬而卧犬亦飢虛往他處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
鄰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梁孝元

所禮

論曰文章者益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
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名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
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靈宣之簡素翰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
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
或夙懷慕向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立身之道可無
務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五

文學

劉峻

劉孝綽

江淹

任昉

徐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父琰之任宋為始興內
 史峻生朞月琰之卒母許氏携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
 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時年八歲人略為奴至中山富
 人劉寶愍峻以求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
 戚屬更徙之代都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還
 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
 或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時
 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

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名峻字孝標自以
 少時未開悟晚更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
 必往祈借清河崔慈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
 秀出

愚按魏孝文好文搜雋如恐失之而不能知峻想爾
 時學問未充文章亦未顯觀峻自謂所見不博可知
 且入南後更求異書成名益知人不可無學

故其自序云贊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專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
 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之後久不調梁天監初召
 入西省與學士賀跋典校秘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
 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
 秀雅重峻及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
 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
 栖志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
 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浮沉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
齊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峻峻時貧悴冗散
忽請絃筆疏十餘事容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
林徧畧以高之竟不用著辯命論寄其懷論成

梁書載論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
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於冥兆終然不變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感短不可緩之寸陰長不可急之箭漏是以故勲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逮其尾宣尼
絕其糧顏淵敗其叢蘭舟耕歌其菜以表叔斃叔媛
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聖賢猶若此而况庸行乎至
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
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鐵羽儀於高
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餘

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瓛並一時秀士瓛循循善
誘服膺德行瓛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衙門馳
聲天地而官有微子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繼祖落
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無聞者豈
可勝道哉此則宰衡與皂隸容彭與殤子猗頓與黔
婁陽文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死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
或先疏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紛糾循環倚伏必御物故靈亦憑人成象而或
者觀湯武龍躍謂亂在神功聞孔墨挺生謂英靈
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
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趨乎故言而
非命有六蔽焉夫靡顏膩理哆為頰頰形之異也朝
秀晨終龜齡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

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
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爵興王之瑞皆兆
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天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
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災崑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將
夏之英才伊顏之盛德馬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玷故亭伯死
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
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
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
豈崔馬之流乎及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
有至極而謀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臬鸞
不接翼是使渾沌禱祝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耘
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
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
仁義此之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六

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纏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
竊名號於中縣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
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禍
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行
也夫神非舜禹心異丹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
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
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

而商臣之惡感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
纓斯則邪正由人吉凶存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
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善惡
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毋掃墓以望
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矣為修
善立名乎斯遲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悔微而
婉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
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七

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
卷周宣祈雨珪璧斯鑿於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
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宣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
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
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

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折以答之會沼
卒不見峻後者峻乃為書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

峻集載追論劉沼書曰劉侯既重有此難未之致也
尋此君長逝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得自其家示予
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注然不知涕之無從也故存其
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與宣室之設有微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之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峻嘗自序曰余自此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
才冠世志剛金石予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
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
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
道輻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
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
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奮力剛強

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溢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
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
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兄法
鳳自北歸改名孝慶早有幹略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
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
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玄靖先
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九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彭城安上里人父繪另見孝綽
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
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
四繪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
馬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
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
善草隸自以書似父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

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
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
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

梁書曰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啟陳謝武
帝手救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帝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引見嘗侍宴
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朝野改觀累遷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七

書丞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
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
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
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
羣才咸欲撰錄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
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
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

於宴坐唾鄙其文洽深銜之

遺事曰到彦之初擔糞自給洽一日問孝緯吾欲買東鄰地益宅而其主難之若何緯曰但多糞糞其傍以苦之洽怒甚遂因事劾緯

及孝緯為廷尉携妾入廷尉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妹坐免官諸弟時隨諸藩在荆雍乃與書論其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寓別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封至東宮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緯免職後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

梁書曰世祖出為荊州嘗與孝緯書有曰心乎愛之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温玉饑渴明珠雖愧卡隨猶為好事 歷代吟譜曰孝緯閉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吊高卧謝公卿妹令爛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 及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緯時奉詔作者數十人

帝以孝緯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繹諮議參軍

梁書載其謝表曰臣生來踈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菲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矣髮見明非闕陳正之辨遂漏其密網還同士伍生死骨肉豈侔其施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或流徒成延獎終無効谷又啟謝太子有云一犬所噬旨酒質其甘酸一手所搥佳樹變其生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遷吏部郎坐受人絹為餉者所訟左遷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秘書監初孝緯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緯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叟等並被時遇孝緯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駟卒訪道途問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緯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

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嶷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孝綽子諒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悲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大器記室為湘東王繹所善王嘗將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從此嫌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為人不事章句留情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嘉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奏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不顧者此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為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常欲剖心摩踵以望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傍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陰沉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捥心泣盡而繼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上則隱簾肆之間卧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商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又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于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况在下官馬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
哉夫魯連之智辭祿不反接輿之賢行歌忘歸子陵閉
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
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殞身何以見
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
樂業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鵲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
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
梁書載景素諫曰昔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
御怨七國於馬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
之計行麋鹿霜露接於姑蘇之臺矣
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
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
諷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

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
安吳興令及齊高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
參軍事俄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齊高謂淹曰天下紛
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袁眾而曹寡羽
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鹵在德不在勇公何疑
哉齊高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
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
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器小一敗也有恩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六

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
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齊
高笑曰君談過矣桂陽王休範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
之未就齊高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
餽爰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詰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
齊高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為驃騎豫章
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
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

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
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
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
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悞明公見
春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聞古冢得玉
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
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簡也簡
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
振百僚矣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
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
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
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
臨海太守沈照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
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
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

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承薪養母得貂蟬一具
於樵所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汝休徵汝才行若此
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
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
平時服其先見東昏昏未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
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
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伯謂子弟曰吾本素官
不求富貴今忝竊至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六

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
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武帝素服舉哀謚曰
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
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
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
曰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
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石亭夢一丈夫自
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今可見還淹乃探

懷中得一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才盡
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
為赤縣經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為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人父遙中散大夫遙兄選少敦學業
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永明中選以罪
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
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畫卧夢有五色采
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九

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長七尺五寸幼聰敏早稱神
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
褚淵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由是聲聞籍甚年十二從叔登有知人之量
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
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舉
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尹
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筆

曰自傅季友以來今始見任子矣若孔門是列其入室
升堂乎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

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
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
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文怵然
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
選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實亦時才
可惜宜深相全譬選使人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吐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元

昉父遙性嗜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
好者昉亦嗜之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
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
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羸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
復可識齊明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
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廢舊林王始為侍中
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草

梁書載昉辭曰臣本庸才知力短淺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當大漸時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遺揚末命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復邀榮家恥宴安國危驟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臣命輕鴻毛責重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愚按任昉此草冷刺狠於毒罵當今負心賊驚汗淚俱下乃南史削而不載何也

帝愧其辭直甚愠昉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

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托永元中紆意於梅垂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梁武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驟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子良西却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書又曰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沫具而非吊大屢構而相離

蓋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

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孳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綱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累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離校由是第目方定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米二十石無以為缺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缺闔境痛惜士民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

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密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民咸以百餘年未有也為家誠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相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隋唐佳話曰昉善經籍時稱為五經笥

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也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屬風俗義可厚人倫能使貧夫

不取儒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谷北史

並無術業隆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

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注然

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是乎非乎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客曰夫草虫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

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籌郁於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室

蒞道叶膠漆志婉婁於墳麓聖賢以鏤金板而鑄盤孟

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

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從

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葬

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

虎蒙有猜馬請辯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無弦徽音

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懼其愉樂恤其陵夸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

湖之上風雨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

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速叔世民訛狙詐颺起溪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未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君董石權歷梁

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

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室

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港七族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

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

士萋宵燭末光邀潤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厲

驚之猶梁雷玉笋之餘漉御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

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

都郭有道人偷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飲頤感頰涕唾流沫駟黃馬劇談縱碧雞雄辯叙寒

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華零葉飛沉出其頌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駢驥之旋端軼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止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喁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溢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詬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駟騫之俗澆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繡散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菟懸離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茲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夸惠之室包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底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警於閨闈林回諭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後悴或始富終貧或初存末亡或古約今恭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珍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衰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為懼懼五交速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九故王丹威子以梗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愛客同鄭莊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幅裘衣裳雲合輜駟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間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板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押結綱

繆想慧莊清塵庶羊左徽烈及暝日東粵歸骸洛浦總
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
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
之頂懼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
之也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叻撰雜傳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九

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
左肩上已誕陵年數歲家人携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
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望陵早就
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
橫有口辯父摘為晉安王綱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
軍事王立為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遷尚書度支
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

陵在縣賦污坐免久之為道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
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文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
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
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
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怒魏相高澄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摘先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
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孝元帝承制江陵復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

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愔
梁書全載其書不能全錄末有云吾等脩好尋盟多
歷暄寒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
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足下
若鄙言為謬來首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必期
令我等坐覽齊都足趙魏黃塵加幽并片骨遂使東
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
祈以屢哽慟增深

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
 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
 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
 其年陳武害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
 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陳武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
 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
 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陵乃奏彈之

陳書曰陵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
 狀時王侍立殿上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
 王下殿遂劾侍中中書監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
 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所於是提舉綱維
 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
 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

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
 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此肩諮議參軍
 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
 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
 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
 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
 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
 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陳書有曰泰有東府令趙高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
 千秋亦為丞相此可為例耶

既忝銜流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時論比之毛
 玠及孝宣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太建中為尚
 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孝宣召入內殿曰卿
 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
 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
 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溥于量陵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令無過於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十二年累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世說新語補曰徐常侍聘齊時魏收以文學為北國秀收錄其集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即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銜之乃謚曰章偽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以前封建昌縣侯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置者皆召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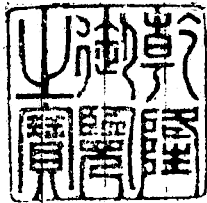
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否其周給如此少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有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延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三十卷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明李清撰

南史七十六

杜慧慶

甄法崇

虞愿

傅琰

陸士之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王洪軌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康

何遜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靡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允琬

侍讀學士巨王保

校對生員巨梁寶繩

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
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
六戎簿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
此方內晏安毗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暮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
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
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
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傾資掃蕩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孝建
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
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
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
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
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采綺節珠窻網
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

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思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
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窻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人幸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奮縱輔立幼主思振民瘼風移百城為政未
暮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
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
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仗威善斷
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
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淥水之間
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
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
魏軍入伐壇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
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
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侵擾黎氓天下搖動
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民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

寬書東昏時雖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郵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四

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撮采其事以備此篇云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宋武帝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怙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魏克滑臺見鹵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怙初為驃騎劉道憐

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民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祚踐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務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今軍出無功宜因此剪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

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疾卒

杜慧慶

資治通鑑作慧度

交趾朱載人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任州府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關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六

宋書曰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及北還林邑王范胡連圍州城時遜之去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敗之追討于九真日南連捷明達走還林邑

後為交州刺史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

宋書曰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

慧慶行府州事辭不就

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

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步軍夾兩岸射之循眾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矢赴水死斬循及父叔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七

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失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眾襲爵龍編縣侯嘉四

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

宋有房法乘齊有李叔獻皆交州刺史 冊府元龜

曰房法乘刺史交州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

登之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而大怒繫登之獄十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

法乘囚于別室法乘復就登之求書登之曰使君靜

處猶懼動疾况讀書乎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不任

事孝武以登之為刺史法乘還至嶺卒又曰交趾李

叔獻據交州遣使求刺史詔南海太守沈煥刺史交

州以叔獻為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發兵守儉不

納煥煥停鬱林及齊受禪乃以叔獻刺史交州就安

慰之方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稀少武帝以司農

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兵征之叔獻遣使求申數年貢

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帝不允叔獻懼為楷襲

間道自湘州還朝 愚按交趾恃其險遠屢干朝命

它年自國稱王皆見端於此故附錄焉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

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虎

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父普驃騎諮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

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

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

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

宋書曰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

非宜不就

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

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

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年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南史後作前誤今從宋書

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甄法崇中山人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

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解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因避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以人此金質錢時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彬堅執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蒞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蒞禮之甚厚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

傳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解間已被烟燭齊高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高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十一

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陵王子卿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邱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鄆縣令邱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林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祿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

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郵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政當處季孟間嶺之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十一

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帝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民侯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民為買棺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

孫廉廉問曰聞大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驟騎誌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績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發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若其不至縣令當坐竟如期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之後去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累遷安西中記

室兼中書通事舍人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魏三年淵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靜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墮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計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大冕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欵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莫得解圍岐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詔以

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父望之早卒祖父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或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累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六

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侍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官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剝七層欲起十層而不可立分為兩剝各伍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官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圍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

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碁臣

抗不能斷帝終以為信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否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七

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奪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髻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見愿往就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

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嘗詣愿愿不在見其
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歎曰虞君清至於此令人掃
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
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
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
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
篇

王洪軌上谷人宋太始中魏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六

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休
範之難隨齊高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齊高曰我自育楮
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
日無公齊高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
大懼棄郡奔建鄴齊高輔政引為心腹建武初為青冀
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
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啟求侵魏得黃廩鹽倉等

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
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
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名
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史糾曰洪軌起家初政以貪墨致敗後即改絃遽稱
良吏史官實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從事整束
徒勤晚蓋遂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愚按此
史官與人為善不遠而復之義故不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九

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
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
起兵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
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滿滿與語政事甚
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
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
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眾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家

事皆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
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
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
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
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
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
詐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
善之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女子丁半之人咸懼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
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
迎梁武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恟恟皆思
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
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
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梁武說之梁武曰雲得不死
此夢可驗及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

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
有吏幹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
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
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家
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廢厚自封植民甚患之瑀召
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
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甓為富人所辱故
因報焉士庶駭怒瑀廉潔自守故得行其意後為安南
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
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
年因入諾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
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
路為人所殺時皆疑穎達害之也子績累訟之穎達尋
卒事不窮竟績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頴彥吳郡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幼時齊高引述曾為之師友起
家宋晉熙王昶國侍郎齊初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
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罪竟陵王深知罷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
不尚威猛吐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南族流通
居民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
將軍即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

梁書曰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
少皆出拜辭號哭聞數十里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

仍闕還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
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
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邱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
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
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號神明宋明帝
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鎮之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將述職教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
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之
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
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感恩大著視事
三年徵還累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景素有
異謀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稱兵及建平遇害
遷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塘令治繁以簡獄無繫囚及去
官士民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綵帛送之謙辭不受

每去官輒無私宅借官空車廡居焉永明初為夏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職自劾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四十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蓐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之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眾至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受之及融

卒以禮殯葬眾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禮耳氣絕即以幅中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輻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求以蓆蔭王孫保入后地雖匹夫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墳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儻孺牀壯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織細藤裝輻以篋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中書舍人黃睦之等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別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容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

恥辱以取名位然處官平直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一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崔慧景事慧景敗亡乃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之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發覺遠踰垣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渡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梁武肅遣兵援送梁武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破家報德未易及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郵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輦水還之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羸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片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

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賊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

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物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獨設糗水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過陸納不為古人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春年遷樹巧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廡庫所過若營家田秩俸錢皆無所取歲暮擇民尤貧者免其租調以此為常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

人間每絕請謁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然清公實天下第一所居數郡雖見可欲終不變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卒于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

郭祖深襄陽人梁武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元

及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大其甚矣哉臣聞民為國本食為民命推此而言農為急

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未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農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至安國濟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元

小人志損物利己道民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詎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昊雲昊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愜息謀外向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

社稷計重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箴有貴知而用之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誡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歎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民之父母惠者民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多畜養女皆不貫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

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民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荆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眾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民征役號為三五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通叛則望村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合村皆空雖肆書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限以嚴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

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
 言廬陵王續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
 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
 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鐘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
 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
 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
 王侯勢家出入南津不忌靈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
 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綸太子詹
 事周捨賊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
 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媯餉一早青瓜
 祖深報以足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狗衆朝野憚
 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
 擒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
 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於人猶良工於埴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
 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數德
 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
 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
 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
 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鎮如或可勉未必
 今才陋古薄化有醇薄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七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豫淵 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闕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王素

改入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虛度

杜京產

孔道徽

劉歊

另見

蔡謫仙

補

易有君子之道四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

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

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

則名教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

之客次則揚獨往高節重去就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

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

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

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河殊若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藏名巖

石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又齊

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

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曾孫少

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著五樹先生傳云先生不知

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道濟饋以梁內麿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羣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歸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闕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四

來分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馬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夫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物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耘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粟里要之潛有

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與籃輦及至欣然共飲酌俄頃弘

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

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

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

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

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寄意貴賤遺之者有

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

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潛弱年薄宦不絮去就之迹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

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著文章皆題

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與子書以言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倪辭事使

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

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

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

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

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

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

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六

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與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況共父之

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沈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仰汝其慎哉為命子詩貽之

宋書載詩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虛賓歷世垂

光御龍勤夏承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

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繞雲奔鯨駭

流天集有漢眷子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
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封豐豐丞相允迪前
蹤渾渾長源尉尉洪河羣川載道衆條載羅時有默
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勲伊
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
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
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嗟余寡
陋瞻望靡及頗慚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

儼字爾永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
而厲夜生子遠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
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
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
才亦已焉哉

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妻翟氏志趣
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父繇之湘鄉令其母同郡師
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宋
武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
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啟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宋武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
丘飲谷三十餘年宋武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
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
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
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
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
有餽遺並受之宋武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養後
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宋武開府辟召下書召炳與鴈
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
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
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

達三復至教方能遣袁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
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
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
凡游名山大川皆圖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
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
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宋書曰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七

九

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元嘉二十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孫測亦有祖風字敬微一字茂深世居江陵少靜退不
樂人問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
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
微為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
喪身負土植松柏嶷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

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蹤宕灑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
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
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
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
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
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
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七

十

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
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
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曰昔人有僑札圖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
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
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
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

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郭上坐卧對之又畫永
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王甫謚高士傳
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
山澤徵辟一無所就

南齊書曰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
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
諮議並不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以壽終炳從父弟或之字叔聚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
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徵辟無所就宋元嘉初
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
我草萊布衣少長壘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
之又不就徵卒於家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
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思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
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
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

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采
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
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
買大筍送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
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極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
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
顯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
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道道虔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
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
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
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日輒舉家感慟道
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帝
敕郡縣隨時資給卒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
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父聚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

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
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
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
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不告以
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
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方外游又
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
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歸或怪其如此答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
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
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
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
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
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
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
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粵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
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
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
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
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
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潛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宋書曰續之常以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高

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
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
士傳得出處之矣因為之注宋武北征世子居守迎續
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
薦之

宋書曰柳稱其思學鉤深心無近事性之所近榮華
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宋武俄辟太尉掾不就及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
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為

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
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粵稱為
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
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
有續風

戴顓字仲若燕郡鉅人父遠兄勃並隱遜有高名顓十
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
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
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
制長弄一部皆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携客造之勃等
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
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
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
無可營療顓當干祿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
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

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
莊周大旨著道遙論理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
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宋國初建元嘉中徽並不就

宋書曰宋初徽為散騎侍郎元嘉中徽為國子博士

東宮初建徵太子中庶子又徵散騎常侍皆不就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止黃鵠山

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於此澗義季丞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
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
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
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
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遠特善其事顓
亦參焉宋世子鑄文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
人不能改乃迎顓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臧
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

已亡矣帝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俱高尚不仕逃
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
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
騎侍郎並不就

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跡幽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七

宋書載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徵翟法賜補員
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棲身幽巖人
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

卒於巖石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

宋書曰次宗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

與子姪書曰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

物表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託業
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
夸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
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
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譽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
誠願頓盡一朝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八

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
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
瑣瑣之勤及今毫未至悒衰不及頃尚可厲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
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
自家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闕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摠監諸生時

國子學朱立帝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冊府元龜曰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

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元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

卒於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

徵召一無所就

宋書曰希林晉世徵衛參軍元嘉初舉為著作佐郎

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

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

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

與弟及兄子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

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

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

策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

三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履咲曰僕著已敗

今家中覓新者贈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不

肯復取元嘉中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子

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

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杭禮

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

稱僕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餽錢十萬凝之大喜

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

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

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亦不應徵

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舉為平西參軍又徵太子舍人皆不起

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槩採若為業置槩若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知朱隱士所賣酒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槩若而去或過寒雪槩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舟送妻還孔氏待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支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被布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絲定奇温因流涕悲

顛亦為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顛峻為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

為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人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闕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

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多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布帔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笑妙盡其能微辟一無所就元嘉中徐武昌國中軍江夏王義恭廣陵王陵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俱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篤病小差牽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
加徵聘以絮風執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
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
高為領軍時素好文學一時幕府中皆知名士尤慕康
之經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齊
高帝深為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送明帝
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五

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
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斂
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整橋居會稽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
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
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
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臧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

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
仍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間
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謂有先覺齊武
帝敕為立館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彬五世孫父元弘位
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
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竝清長聽之使人
不厭而形甚醜素乃為竝賦自况卒年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五

南史入之散傳然以素家紹蟬綿連而高尚如此尤
為矯捷故改入隱逸以此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大康孫緬為尋陽太
守落日遙道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漁父至神韻
蕭洒垂綸長嘯緬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答曰其
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
先生有道者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
也駟馬高蓋勞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

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若是對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負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泚泚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夸非惠聊以忘憂遂攸然鼓而棹去緬亦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

褚伯玉吳郡錢塘人父曷征鹵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愆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戒景雲樓不事王侯杭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樓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却粒之士滄霞之人乃可雙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仍望還策之日雙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

莫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采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福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歡父既為農夫何以辨其為賦且不解何以止無乃父亦高人耶

鄉中有學舍歡負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

顧頡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
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諸玄儒諸義母亡水漿
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乃於剡天台山開
館聚徒受業者遠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
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不講晚節服食不與人
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解陰陽書為數
術多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
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日也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
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多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
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
入獄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
曰家有何書答曰唯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
邊恭敬之自差也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
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齊高輔政微為揚州主簿及踐
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

南齊書載歡表曰臣聞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
新締表代進今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
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臣志盡幽深無與勞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時員外郎劉思劾表陳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賦增而天府貧兼軍倣屢興傷痍不復儲無半菽小
民嗷嗷貴勢之流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
趨高華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
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布恩澤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
之路塞鄭衛之倡不亦大哉又彭汙巢鳩巢青丘鹿
狐兔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
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仲答天人授威衛霍萬道俱
前窮山蕩谷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何
虞殘寇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元

之

南齊書曰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夸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元

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明近或曜靈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措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夸之服攀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鳥鳴在獸獸吼教華華言化夸夸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夸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

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
曾莫之覺弱喪志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
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夸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
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舡沙門守株道
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為兩或混俗為一是牽
異為同破同為異則乖爭之由清亂之本也尋聖道雖
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直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
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
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
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
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
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
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
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

蹲夸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躍鳥聒
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祭託為道
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
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
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遠為虔不尚踞傲
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裏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
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
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風自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
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
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
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
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
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
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夸俗長跽法與華異翹

左跂右全是躄踞故周公禁於前仲尼誡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吞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寶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奢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夸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人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頌末佛教救未以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剪落為異則胥靡剪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像常道孰異神山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摠稱非窮妙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

補天曹大華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騰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脩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

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
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
二者為逼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
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二本末未知高鑒緣何識
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
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
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
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蓬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安何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
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
屍解仙化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儀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
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
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
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
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

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
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
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脩黃老會稽孔顛清
剛有峻節一見為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
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
曄為會稽齊高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性與之
游曰杜生當今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待子栖躬自屣履為齋生徒下食孔稚珪周顒謝淪並
致書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
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
為奉朝請不至聚徒教授於會稽日門山建武初徵員
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壁所回辭疾不
就卒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徽
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

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

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

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在

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

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玉嶷為揚州辟面曹書佐不至鄉

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揔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

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子良侍郎竟不至

蔡謫仙寓會稽鍾山不知名齊永明時隱山中養鼠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謫仙不知所

終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八

隱逸下

明僧紹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巢
孔嗣之

蔡蒼

徐伯珍

沈麟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父畧給事中僧紹
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

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克淮南乃渡江
 昇明中齊高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
 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之
 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舍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
 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
 竊謂其地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狀伏而不泄陰迫
 而不蒸於是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及而夏亡河竭
 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
 必依山川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
 季爾誌吾言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
 員即稱疾不就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
 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
 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
 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
 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
 當鑿環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取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既而適還攝山建栖霞
 寺居之帝甚以為恨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竟之
 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遲路絕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勅海封延伯亦高行士
 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光亦宋齊之儒仲也
 永明中
 南齊書曰世祖敕名僧紹稱疾不肯見
 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
 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弟
 僧高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
 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
 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街此命當緣貴國無相踰
 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毗又無下僕晏
 子所謂觀國善惡故再辱此度位至青州刺史
 臧榮緒東莞莒人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自灌園
 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孀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一十卷

南齊書曰褚淵曾啓太祖稱其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

隱居京口教授齊高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至建元中司徒褚服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四

宣尼生庚之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明六年即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時號二隱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講授於褚淵宅瓛講禮苞講論語考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

多詣門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以壽終性有趙僧巖蔡蒼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

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去後忽為沙門棲遯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亡時以為知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弗涅而不緇曰白如蔡休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五

者可謂夷白矣又有魯國孔嗣之宋時與齊高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子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琊王曇

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
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摘出尚書滯
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
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聚自此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
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
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
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右壁夜忽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六

光洞然俄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痛論者以為隱德之感
刺史豫章王巖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翼弟兄四人
皆白手相對時呼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
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為
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摺拾三十卷

時有辛居士襄陽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宋大
明末寓居襄陽縣六里多植松竹棲遲其下林下起
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惠度

同志為友常講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詩謂三公
樂仰林王休若刺史南雍州躬造馬宣仲正彈箏林中
了不迴顧逡巡置箏於席廷休若與語寒溫而已時休
若有解音者授箏令彈固請乃答曰某非王門伶人何
事見逼占對詳雅眾不能屈齊文惠太子臨川吳興沈
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與共論文章宣仲言莊老而
已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病卒惠度陶皆不知所
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七

沈麟士字雲貞吳興武康人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
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
其肩曰若斯丈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
書口首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
流淚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不痛
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麟士
曰是鄉履邪即跣而行鄰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麟士曰

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麟以麟士應撰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雲禎乃黃叔度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歡之仕答曰魚縣歌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望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八

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應居餘干吳羌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一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做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

蛾眉冠越客於人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黔劓永乃止昇明中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

南齊書曰約與吏部郎沈淵共薦之其表曰麟士英風素挺峻節早樹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亡孤姪數四攝厄鞠推吞苦推廿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潔踰潔霜操比嚴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九

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實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為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操火焚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考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

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終禮矯俗
乃自為終制遺今氣絕剔被三幅布覆屍及歛仍移布
屍下以為歛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
須沐浴哈珠以米羣衫先著庫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
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
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
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
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終制亦爾莫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
奠之法至於奠唯清水一孟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
嘆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大尉從事中郎
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盾之盾之母周氏卒
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盾姊琅
邪王宴之母聞者咸嘆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
玉羊金虎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

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
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
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
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冊府元龜載孝緒論云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
跡存乎極弊極由跡用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
道之至然不乘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
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
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缺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鑿
識然聖已極明反創其跡賢本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
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
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過半矣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
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茹

管穿籬逃匿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
醬及晏誅親戚咸為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竟
獲免梁父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饗僮竊隣人之墓樵
繼大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
為精舍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
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通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
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
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部郎裴子野交于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
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成父清白志行類管幼安采
章以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居士秘書監傅照疏
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微並不至陳郡袁峻謂曰往者
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
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
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朓伏暉應徵
天子以為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考緒與何胤並

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敏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反合藥須得
生人侵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達忽見
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母服之遂愈時言其孝感所至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
子隱迹而心難明白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
撰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
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為肥遯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
不發升遯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
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起逸名氏弗傳為上
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
下篇湘東王繹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
記並先簡考緒而後施行南平王偉聞其名致書要之
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屠廢可勝何以
異夫驥駟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

宮門外楊樹或以問考緒考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懷木其衰矣武帝禁畜織緯考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媾於人乃火之鄱陽恢王妃考緒姊王嘗命駕欲就之游考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數息王諸子篤渭陽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考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四

侯親戚邂逅所逢宜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考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整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考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考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考緒所撰

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自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歎訐果卒乃益二傳及考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南嶽衡山極峻之巔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有斷穀三十餘穀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太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五

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本史曰白曰有神仙魏夫人忽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甚潔美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來尋當相俛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

梁書曰又夢青龍自懷出

已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

唐賈萬陶隱居內傳曰先生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出路人爭聚觀咸曰陶郎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自障

雖冬月不除

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內傳曰先生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書兼之

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作相隱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議故事多所取焉

談藪曰齊高帝問曰山中何所有乃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帝賞之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廢公卿祖之征鹵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內傳曰世祖初拜宜都王侍讀挂陽王登雙露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重宜都預馬桂陽採名頌號各令為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沈約任昉讀之嘆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澄後欲入山訪道表辭詔許之與宜都別彼此嗚咽左右莫能仰視或謂宜都曰王愛重如此何聽其去王曰今為天子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表鏡贈別齊

公卿並送嘆江東未有此事先先生曰秦皇漢高楚羽
吳策並勢橫海外寸氣不續則一邱之壞况二子
之徒也

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
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
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
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岳受符
圖經法徧歷名山詢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九

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
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無欲往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
立止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
為今日之事非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
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
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
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

惟聽吹笙持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
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
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日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
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
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
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九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
是深慕張良為人謂古賢無此齊未謂歌曰水丑木為
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
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弟子之進之帝
既早與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
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若無藥物帝給黃
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
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帝使造

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黥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救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毀曳尾之龜詎可致耶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侯相繼贈遺未嘗脫時然多不納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習辟穀導引法自處隱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僧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望日仍為告避詩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設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

生襪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絮裝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後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

梁孝元金樓子曰子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宏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一時名士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平叔坐論空宣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篋內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一青龍無尾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侯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

高僧傳曰法師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

有於宋太史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

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黑不論或被錦袍

飲啖同於凡俗恒以競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

微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一日中分身易所遠

近驚赴所居嚼啗齊武帝忿其怒眾收寸建康獄旦日

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

外有兩輿食金鉢飯汝可取之果夫惠太子及竟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一

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啓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

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文惠太子豫章

王相繼薨帝亦崩齊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

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牽被去蔡仲熊嘗問仕

何所至了不答直解杖頭索繩擲與之人莫之釋仲熊

至尚書左丞言驗于勞永明中信東宮後堂從平旦門

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宮

果以擗車載屍出此門舍故聞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

流於門限馬

高僧傳曰齊大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

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惡時登此後顯達起

兵留齊之於鎮州及敗齊之走入廬山追騎將及齊

之見有樹與鳥如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

鳥謂為無人而反竟免齊屯騎桑偃欲謀叛往謂誌

誌大呼云圍臺城令反逆斫頭破腹後事發偃遁朱

方為入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王恢嘗屈誌至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一

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門上莫測所以少時恢

出為荊州刺史

梁武帝尤深敬事

高僧傳載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語其儒理

則聲聞無二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自今行來隨意

出入弗得禁住自是多出入禁中師平日好用小便

濯髮有俗僧譏笑之此僧好飲酒食豕肚誌勃然謂

謂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豕囊袋譏者懼而慚

服簡丈初生武帝遣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
然冤家亦生後推尋歷數實與侯景同年月日生
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家
丈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衲袍故俗呼為誌公
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隋書五行志曰梁天監二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
雲殿寶誌忽起歌舞復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
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四

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
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
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祚四十八年所言五
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縣叛來降在丹
陽北子地景作亂始自戊辰至千年帝以憂崩十年
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九尾狗子始作
狂欲死不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
三湘橫死一旦無人藏景小字狗子懸瓠則古汝南

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弄賊之所

高麗聞之所使齋綿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
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終先
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教
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處人貌陋心通魏
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
不須羽東廂屋惡須作時不晚其意經月餘法和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五

亡大竹前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
其言也此寶公者或云即寶誌
宋時有僧導永那跋摩陳時有僧慧弼高僧傳曰宋
武帝客長安聞導名邀與相見恨其晚也及東歸留
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謂導曰兜年少願法師願懷
後赫連勃勃陷關中義真南遁與導俱南追騎將及
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
托貧道當以死送之度不可得無煩相追群寇駭其

神氣因此迴鋒義真得竄草中會遇中兵段宏扶與
歸然亦導力也元嘉末文帝為太子劬所穢孝武即
位討誅之事定遣使請導導翻然應詔至京止中興
寺孝武躬迎之導以三光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
帝亦哽咽良久即敕開講瓦官寺帝親臨幸公卿咸
集導登高坐曰昔如來托生王宮現滅雙樹自爾以
來時踰千載淳源永謝流風不返給園邱墟鹿苑蕪
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潛然下淚四眾
改容 又曰永郡跋摩者西域增也宋元嘉中東遊
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謂曰弟子恒等持齋不
殺以自拘物不獲其志法師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
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有殊凡庶
身賤名微德不及遠若不苦身利已行善持戒將何
所用心帝王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
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投簡

則無勞其力如此持齋已大不殺已眾矣安在乎缺
一時膳全一禽命乃為弘濟也帝撫几嗟嘆稱善良
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于近教如師開悟明
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又曰隋滅陳獨釋慧弼以
父祖世受陳恩言旋故里念安國寺乃陳氏所營房
廡彫壞乃蒙犯霜露廣率同志修理遂得寺宇光華
復舊故僧真觀製字碑有云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
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愚按此三僧其言其事皆可傳故附錄於此
諸葛璠字幼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璠幼事微士闕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微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璠有
發擿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璠於
明帝言璠安貧守道說禮敦書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
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璠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
太守下教揚其風概餉穀百斛梁天監中
梁書曰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翻陽王恢並禮異

之璩丁母憂毀瘠恆屢存問

舉秀才不就璩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容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色且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于家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秀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于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離垢園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間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孝友及武陵王記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

兄慧鏡另見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

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稔元琰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實告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代木為喬度之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虎平西參軍不至時安始王暹光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揚州為徐孝嗣曰曹虎參軍宜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暹光敗不果市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官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說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諳諳緯書射碁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而自坐池上有為火來者答曰唯恐損竹乘舟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連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說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被治劫妄款

本史於被治劫妄款五字誤作見劫妄款說今正之說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說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少與說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說不屈平生少所游押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黃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一

侍即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顧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七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淨域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說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摠抄八十卷行于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孝

元在荊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

梁書又曰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

子 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一

從事史遇制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盆水側有商人置諸楮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氏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其妻妾入匡山修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敝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屨履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眾佛前作羯磨而笞之

孝秀於陳伯之叛非關梁國安危而舉事輕率既逃
其身又免其妻妻以獨禍其母未知佛前作何懺悔
吾欲問之

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
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馬與劉慧斐書
述其貞白云

庚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
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三

此強記敏識出羣輩上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
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
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王恢在州欽其風味
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
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王尤欽重之

梁書湘東王叔為法曹參軍不赴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有舊往從之
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子子湘東王繹親命駕臨聽論

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
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氏龍讓曰先師平素
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
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
以違平生之操錢布數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
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
義梁鄆陵王綸刺史南徐州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十三

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
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
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依
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支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
受而已論甚嘉之尋遇侯景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
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
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
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墟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

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不惠高
 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
 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
 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馬都陽。王伯山刺史、徐州
 致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選之。樞固辭疾
 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處之，樞惡其崇麗，乃
 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
 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
 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庭樹
 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
 卒，諡貞簡，論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明 李清 撰

南史七十九



殷 楷

徐文伯 子莊 弟嗣伯
薛伯宗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表言之

南齊書載表曰臣得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

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簿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

氏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

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微星度疎密之驗專功孰思咸

可約而言也加以視量圭尺躬察儀漏日盡毫釐心

總校官檢 封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 保

校對 生 員 臣 梁寶繩

窮籌筭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二

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實猶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都合周漢則將來永明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

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并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都檢漢注并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三

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并應以此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羣流其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惑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叢

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碩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伏願頒宣郡司賜垂詳究

孝武令朝士善厯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未施行厯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後秦地輿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輔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四

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驕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因共校試於樂游苑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敬器三改不成未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敬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

百姓者會連有軍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

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旋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舟試之新亭江日行百餘里造水碓磨於樂游苑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倭無以過也當詣微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五

承天厯尚未行梁天監中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位太舟卿子皓另見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獻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經一卷因精心學之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

談藪曰姓斛斯

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思忽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請皇子瘥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子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棋范悅時褚欣遠樓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瘥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學侗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六

不屈意公卿亦不以醫自業張融與文伯嗣伯厚嘗問曰昔王微稽叔夜并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嘗貴亦能救人疾卿更成不達耶荅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為効與嗣伯埒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休業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思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

痛牽每至輒氣欲絕眾醫以為肉癢文伯曰此髮癢以

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

挂門上通盡一髮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游逢一娠婦帝

善診曰此腹是女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邊青

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加刀斧

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

針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

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七

至自滅俄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流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襖起坐曰熱不可忍乞

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
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痼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
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
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
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
虵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
利并虵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目痛又

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八

服之可埋枕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
而皆用死人枕愈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
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起不得復附體故尸
注可差石虵者久虵也醫者既僻虵中轉堅世間藥不
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
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鈎之故用死
人枕氣因枕去故令埋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
簷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

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處處有蹶黑無數嗣伯還煑斗
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
蹶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
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
氣封之從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
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
之痿損

唐書曰許胤宗常州義興人初事陳為新蔡王叔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九

外兵叅軍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麻益沉
而喋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
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置于床下氣如烟霧
其夜便得語起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
生平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
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
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
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

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免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于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歷唐年九十餘卒

殷隋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義與太守劉瑱亦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十

畫其妹為齊鄱陽王嬀妃仇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害妃追傷成痼疾醫不能療瑱乃令畫王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示妃視畫唾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取此畫焚之時有榮陽人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

宋有蔡鐵善卜梁有陳冕善相丁覘善書張僧繇善畫僧繇另見後梁有何山善射陳有智永僧善書皆

採補藝術渚宮舊事曰蔡鐵善卜為南郡王義宣府

史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納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 三國典畧曰陳冕不知何許人為梁宜豐侯修參軍善相人簡文為皇太子脩因法會將冕自隨因問太子有天下否冕曰太子九州骨成必踐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十一

位然地部過苦非但王畿感侵兼恐不得善終後皆如言 顏之推家訓曰丁覘洪亭人頗善屬文兼工草隸孝元先在荊州書記皆委之然為軍府所輕耻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獨之推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祭酒蕭子雲子雲問曰君王比賜詩翰及所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何以畧無聲問編以覘對子雲嘆曰此子後生無比乃不為世所稱亦云奇矣

於是聞者稍復刮目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為晉安王

方智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沒簡牘湮散尋卒於

揚州前輕覘者後思其一紙不可得 太平御覽曰

何山不知何許人有鳥窠於庭樹梁宣帝惡之謂山

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鵲并棲枝上山曰脫一矢中

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帝許之於是射之

中其二項帝甚悅即令載穀送之 法書要錄尚書

故實及書斷曰智永不知何許人永書遠祖王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七

歷記專精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大

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或云有禿筆頭十甕

皆數千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所居戶限為穿乃用

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時

丁覲亦善隸書時謂丁真永草云本寺又有僧智果

會稽人隋煬帝甚善其書銘石甚瘦健嘗謂永師云

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唐世褚遂良善書嘗問虞

世南曰我何如永師世南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

豈能如其見重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八十

恩倖 上

載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呂文顯

茹法珍 極丑兒

周石珍

陸 驗 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容卿

孔 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卻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汚隆之別況下此胡可勝言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

之於時莫不官由近習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

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

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

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詰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

亦通稱事元帝用瑯琊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

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昭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

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知人及明帝世胡母穎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

亦用久勞及親信以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

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

書專出舍人四人所值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

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壘天下文簿板籍

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省領武官有制局監

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

代被恩倖者今立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顧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陳戴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云戴顧子三兒敵陳戴三十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書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孝武任江州補南中郎典籤與典籤戴明寶蔡閎俱轉參軍督護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建元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謀密封法興吳昌縣男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帝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涉獵文史為帝所知考建初補東海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帝性嚴暴睚眦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

每臨事解釋多至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違言無不行天下輻轆門外成市家產累千金明寶驕尤甚縱長子敬為揚州刺史而與帝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帝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帝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遠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幾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四

詔敕施為悉決法興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管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奄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與詳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因

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載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杓一體往來門容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考武左右復又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赴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其餼死一宿又殺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其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累惡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五

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宋書曰太宗即位以法興嬰害凶悖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蒙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明帝時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

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封湘鄉縣男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大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孝武南中郎典載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孝武以徐湛之等反時孝武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六

宋書二殺俱作弒不知南史何以改為殺今正之孝武遣元嗣下都奉表於邵既而舉義兵邵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今謀詔不信備考掠不服死孝武事起贈員外散騎侍郎使丈夫蘇寶生為之誅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郡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寒雨雪不聽暫休民不堪命或自輕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蹀脛民間謠曰寧得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

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日宣殺焉時比之孫酷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本人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故改為爰爰微密有意理先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爰百五人隨軍向碯碯街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七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時爰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遷尚書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武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

斷

宋書載表曰皇宋承金行浼季判定鯨鯢天人佇屬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戴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晉錄其犯命干紀受戮晉朝雖揖讓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詡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八

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
宋公安得有元年北朝魏收謬議祖此
詔曰聖公項籍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以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得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郎博士詔爰
 宜習業與否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
 王子真博士詔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
 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
 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為黃門侍
 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
 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與焉
 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著作書左丞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九

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驍騎將軍淮南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明帝初出閣選為衣主後又請
 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殿內住秘書省
 為廢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
 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
 帝左右蘭陵繆方盛又與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
 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
 先是帝立皇后晉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候
 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
 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
 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並侍側目帝猶在秘
 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
 王依吳興壽寂之細鑑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
 領細鑑將領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
 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
 勒內外使錢藍生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其腹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

心直閩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惟隊主樊僧
整防華林閩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
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禽稽富靈符吳郡俞
道龍丹陽宋遠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田夫慮力少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世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
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射之建安王休仁等
並山陰主皆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
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江產之隨其後淳于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一

祖謬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
遠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
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
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
定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
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
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瀏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
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

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遠之零陵縣子佃夫
遷南臺御史薛索兒度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破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
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
同輔國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時佃夫及王道隆
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王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
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
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三

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
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
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又於宅
內開噴泉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
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
便命施設一時珍羞咸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辨類
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

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投車人武賈中郎將
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
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明帝晏駕後廢
帝即位佃夫權任專重兼中書舍人通事加給事中輔
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表蔡以下
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
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
頻求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三

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聚等並不
敢執元徽四年以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
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
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
內外莫不愛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
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準五年春帝欲往江
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伍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
欲稱太后令喚隊伍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

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
果向江乘故事不行天寶因其謀告帝乃收佃夫幼
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餘無所問
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張諸軍征討有濟辯之能遂
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
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
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以為反覆賜死壽
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賄貨請謁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四

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
尉吏所遷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
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
隆吳興烏程人兄道遠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
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遠無所少道隆亦知書
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
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
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

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
宋書曰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
林精兵尚朱雀門時賊已至抗南而道隆忽召鎮軍
將軍劉劬於石頭劬至命開抗道隆怒曰賊至急擊
寧可開抗自弱劬不敢復言催劬進戰劬度抗便敗
賊乘勝徑進道隆棄眾走臺所乘馬連聲蹶不敢前
遂為賊兵所及見殺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五

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
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康正治
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
智徐文盛厚善事不施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
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為宣
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起兵運長與同志

愚按運長賊害親王罪宜死止此一事可嘉本史何
云有異志今改之

齊高遣驃騎司馬崔文仲害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
開皆放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
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秉周顯
初惠開在益州土人及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責門後方大興無憂大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曰我子弟現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六

言乃請事齊高隨從在淮陰以習書題令答遠近書疏
自寒官歷齊高尉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紅
驚白齊高齊高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知勿
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領軍功曹齊高將廢
立謀之表築楮洲僧真啓齊高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表褚明公豈得默已受坐夷滅存仁
之機仰希熟慮齊高納之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
上雖後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渡何必

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苑號今日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非萬全策也高帝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異明元年除給事中齊高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齊高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齊高入朝堂石頭之變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軍曰叫聲不絕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火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五

石頭平齊高出頻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齊高在領軍府令僧真學已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齊高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初齊高在淮陰修城得古錫鉢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視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微也齊高曰卿勿妄言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者謀臨軒作難

祖之義士誰為表而出之者

僧真請更選吉辰尋祖之事覺齊高曰無知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封新陽縣男累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除南泰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僧真堂堂貴人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眇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六

司農待之如舊永泰元年除司農卿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官弟僧猛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又宋時道人楊法特與齊高有舊元徽末密謀昇明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特為軍主領支軍救援胸山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粟削封卒劉係宗丹陽人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救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

書元徽惡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
亭侯齊高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
宗歡喜奉教齊高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乃命
寫諸處分教令并四方書疏事皆稱旨及即位除龍驤
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十年白賊唐寓之起命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
軍慰勞逼至遭賊郡縣凡被驅逼者悉不問還復命伍
係宗還武帝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平姓安帖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九

快也賜係宗錢帛帝曰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
適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帝從之後出講武履行
白下城帝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
常令係宗題荅秘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係宗久在朝
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
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云融數百人于事何用其重
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吏歷齋幹扶

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
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
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
冠軍府行參軍及齊武鎮益城須駕驅使人法亮求留
為齊武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
奉稍見委信建元初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
此官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
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十

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
度尤見委信帝常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
下不寧耶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
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啟上
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
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
城戍為偽宮以錢塘縣為偽太子宮備置百官三吳却
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偽年號興平其源始于

虞玩之而成於夫度事見玩之傳法亮夫度並勢傾天
 下太尉王儉嘗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若公永
 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人轉竟陵王子良司徒中兵參
 軍已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
 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
 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
 法亮至江陵詠賞處分皆稱教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
 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
 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土上樓
 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園囿不及鬱林即
 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篤
 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
 交至旬月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
 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
 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
 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一

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
 縣還除廬陵王子卿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
 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詳如此
 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啟帝
 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
 潤心旅竭盡城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
 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謀自論于朝
 廷曰當武帝晏駕時內外紛擾珍之守抱至尊口行處
 分忠誠契潤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
 百戶曠志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時輔
 政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帝
 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
 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詵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
 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
 誰不慷慨近聞王洪執與趙超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八十

三十三

皆攘袂植床君其密報用奉叔使靈會與魏僧醜殺蕭
 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
 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時左手頓其
 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
 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手若遲疑不斷少
 日錄君稱救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
 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
 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
 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
 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何須官問帝大笑之曰時為
 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
 即往將王廟祈福因收之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
 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
 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何恨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
 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
 齊帥帝即位後以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八十

三十四

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
 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
 帝畫教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
 之能北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怨至乃見許
 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
 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
 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
 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酬帝悅市
 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
 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曰主上猶
 是小兒耳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
 子騎馬並驅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
 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諂亦復
 不免耶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蟻之所病云何
 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
 存者法亮以主者又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

殿為武帝隱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開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殿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尉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淚而出卒官

呂天顯臨海人昇明初為齊高錄尚書省事永明元年累官中書通事舍人文顯治事以刻覆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送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五

餉遺歲各數萬餘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摠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眾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武帝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

擅愆和極言其事帝雖納之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與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用幼少皇子為方鎮以人主親近左右領典籤與籤之權稍重凡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出納敕命敕司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六

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遽互遷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問言訪以一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惟奉恒慮不及於是咸行州郡權宜藩君劉通濟軻孟孫等姦惡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蜜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文顯厯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
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救捉
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語
曰欲求責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
徐世柵所勸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閣驍騎將軍凡諸
殺戮皆世柵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
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
世柵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

三五

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爭權以白帝帝
稍惡其凶強世柵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
事稍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為刑
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又題云
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
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美文翰
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
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充州

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
不論赦令莫不受戮藉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為之盡
力而家或貧者一無所問遙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
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
政當復赦耳及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前帝自羣公誅
後畧無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帝呼其父寶慶及
法珍為阿大蟲兒及東治營兵愈靈韻為阿兄嘗與法
珍等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

三八

為笑譁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力救家游宴有吉凶輒往
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
雖王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
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任成昏亂
者法珍蟲兒及王暄之潘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
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昌文慶胡輝光繆買養
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子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
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

解滂及太史令駱丈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
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威
邵王竺兒隨要表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初左
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訖云趙鬼食鴨刺諸鬼盡
皆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
稱為諸鬼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刺意者以凶黨
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九

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厯直閣
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
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存左右時賊遣其徒入
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
石珍曰皆丞相甲士帝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帝怒
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
田遷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
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於江陵實本為齊監

居臺省積久多闕故實為賊權要亞於石珍及簡丈見
立實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禮有怪之者實曰吾豈
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荊州郡不送降及至江
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之死亦是罪盈石珍與
其子昇相抱哭實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押舌釘釘之不
復得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吉卿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與錢米驗借商販遂致
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責朱昇其邑子也故嘗有
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為少府丞太市令
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形甚陋故
閭里謂驗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昇尤與
之昵人謂三靈司農卿傳岐梗直士嘗謂昇曰卿任參
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聖王發悟欲免
得子昇曰外聞謗讒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恤人言岐

謂人曰米彥和將死矣恃詔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不懼知惡不改天奪其鑿其能父手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珮珥貂並肩英彥任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鑿十四便善奕碁當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一

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孝元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鞍鞵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討陸納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家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於縣庭復為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

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每參預謀謨宣說於外以明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二

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綽奪任忠部曲配蔡微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

愚按姚氏陳書皆不列諸事賴有南史耳

申嘗晝寢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以為諧賢之報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忠及葬

後主自為製誌銘

陳書曰後主自製誌銘辭情酸切卒章曰天不與善
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家本吏門文慶頗好學涉書史陳
後主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中書舍人屬叔陵作
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
吏職心算口占應時調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
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三

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鄒陽惠郎徐哲暨慧景等
言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歛無
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
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
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民和後主
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
用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
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

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比

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
訶及文武羣臣議共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
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
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
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
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帥足當之若出民舟
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奏至憲等懇懇奏請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四

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
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
從却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又
以貨動江扼總內為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
請令付外詳議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而不達
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知諸將疾已
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况事機已迫何
可專信凡有啓請并經略之計皆不行尋赦文慶領兵

頌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詔佞以蔽耳目與其黨數人並斬於石闕前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

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即聰明有口辨頗

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

斷理雖不經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為中書舍人

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

闕市之稅後主威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皆空虛有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五

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

請不問士庶並責闕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以陽惠朗

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舍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

考校簿領豪釐不差孔譔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以舍

人總督之每歲所入過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

卿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頌

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頌樂

游苑內外事客卿搃馬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重

賦厚敏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斬於石闕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為制局監寧刑法亦與客

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

涉書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

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

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

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六

朝廷公卿咸畏範因自驕矜結為兄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

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

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

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限

隔南北固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

恨位卑固若能來定作太尉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

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隋將

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於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夸並受督時任蠻奴請無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一

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仕蠻奴淮南僉士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往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衛使中丞沈瓌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奸佞詔感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史料曰陳亡始於江總成於孔範姚察陳書不列範傳謂之縱惡

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瓌險慘苛酷發言邪詭故同罪焉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闕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一

若夫竭忠盡節任子恒固隨方致用明君感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綵笏俯仰晨昏瞻嚮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眇探求思色習賭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壘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生歸生勢以震都鄙贈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

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
 於元戎啓轍武侯選麾遮列清道神行按靈督察往來
 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獲所攝示摠成規若
 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謹辱詆
 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主請謁
 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
 玉署家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琰池碧藻魚
 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十九

為切况乎主幼時昏繞隱亦何可勝也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一

恩倖

下俱係補入

王儉

褚淵

范雲

朱異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生而父僧緯遇害為叔父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度所養數歲

談藪曰儉少孤有珪璋器四五齡時與凡同異為五

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已媿前哲歛衽

歸山丘論者以宰相許之

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

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甚

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

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

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帝以儉嫡母武康王同逆劾巫蠱事不可為婦姑欲

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不行年十八解褐

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

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

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

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

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為相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為長史齊高夜召朓却入與語

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齊高猶慮朓難之仍取燭

遣兒朓又無言乃呼左右儉素知齊高雄異後請問言

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齊高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矚

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求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

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

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

愚按儉父僧綽際元凶之逆不能早死委蛇觀望致

謚愆不謚忠亦云慙矣乃至儉而大壞以屢世名族

敗於數言遂夸恩倖列儉若有知能無汗顏

齊高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輕常宰

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御命

齊高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齊高自造淵欸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齊高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

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開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

齊高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

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

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戒譚那得有君

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齊高嘗

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

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命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廳事為崇光殿外齊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業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帝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帝欲立符伍家家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

四方是溲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南齊書載儉表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琬極簡約之訓彌遠朝華外構采椽不斷今乃以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未所喻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軫成事輟望歲之勅與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遠邇帝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搏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帝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

草創儉問無不決帝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令
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宴集謂
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
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
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
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後帝使陸澄誦孝經
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子之事上章帝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時王敬則脫
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帝不悅曰豈聞
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
子妃夢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祥服否儉議曰
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
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充膝舍猶謂府吏宜有小君服
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齋衰三月而除帝崩遺詔

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
隨上諸事辯析未嘗壅滯褚淵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
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稟明公不
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
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
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
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嘉三十年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
效今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
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
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
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
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月立春元嘉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
例也並從之永明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

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傳以賓友禮宋時國學
 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聰明觀以集學士
 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聰明訪舉即二人儒立
 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
 國學既立省聰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
 充之以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
 武好文章一時專尚文采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八

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二百卷儉
 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
 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
 每傳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
 諸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
 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情斜挿簪
 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

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帝以往來煩數詔儉
 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帝不許七年
 乃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帝親臨視卒年
 四十八

南齊書曰年三十八又曰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
 上曰儉年德富盈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便為異世契
 潤難運義重常懷痛矣奈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九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
 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八人葬禮依太宰褚淵故事
 謚文憲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
 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
 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
 義撰古今喪服集記並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
 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愚按齊書降爵下有千戶二字乃是降其子孫嗣爵

者非降儉也。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民咸負襜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亡危耳淵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最愛一斗無故墮廳事前并湛之躬率左右營救郡中喧擾淵下簾不視又有門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責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侄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累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兒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以白帝帝召淵西上閣宿十日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至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

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聞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莫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會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帝嘗歎曰褚淵能遵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嘗聚棗棗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情奏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棗坐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同叛降叛非一後又求降帝加以重位淵因相謂全其首領於事也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置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

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全美為物情宗
向與淵謀害之淵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淵懼
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
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
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
在淵淵同理理事務弘儉幼約民皆賴之而王道隆院
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
可識期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詔斷哭禁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衛二年桂陽王休
範叛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官者鎮集衆心洲初為丹
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淵舉手指齊高車謂炤曰
此非常人出為吳興齊高餉物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
非常將來不可測及顧命之際引齊高豫馬齊高既平
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陳情
淵祭蒼書不從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給班劍
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閔改授中書監侍中護

軍如故詩淮北屬魏江南無復鰓魚或問關得至一枚
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鰓魚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
甚門生獻計賣之謂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
食物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
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使盡明年摘母吳郡公主薨
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迫表解職並
不許蒼梧暴虛稍甚齊高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
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齊高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
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齊高
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貳於
齊高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人也他日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
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則可
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齊高輔政王儉議黃錢任遐曰此

大事應報彥回齊高曰彥回脫不與卿將何計退曰彥回保妻子受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退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收之事起齊高召淵謀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齊高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曰齊高引何曾有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齊高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受尋加尚書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高帝即位魏軍動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以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曰自漢宣帝以來不夜自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以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淵多與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帝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宋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欲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帝笑曰吾愧文叔知公為

未祐久矣淵善彈琵琶齊武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忌舉動宅嘗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與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識之時民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戰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官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淵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上將淵慮不起表遜位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

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
 與否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令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
 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否儉又議依中朝士
 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
 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
 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尚書公如故增班劍為六十人
 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六簡先是庶姓三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
 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延遂暫啓宜增南康郡公夫
 人

論曰褚淵以褚氏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輿運謗議
 沸騰以人望推亦以人望責有以哉

南齊書論褚淵曰自金張世族表楊賜貴委質服義
 皆由漢氏魏氏君臨年代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
 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未成實為晉有故王位雖

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
 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素資皆由門慶平
 流進取坐致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身之念宜
 重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則一中行知
 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
 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見引亦隨民望去之夫爵祿既
 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所同謬
 世情之過差也 愚按蕭子顯以齊宗修齊書既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敢顯斥淵失以刑高帝過且修齊書於梁世改齊事
 梁者又滔滔皆是故立言乃爾時乎時乎然何以垂
 訓萬世故子特存之以著其失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雲六
 符就其姑夫表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石知
 人侯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梁書曰雲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邀
 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讀

者嘆焉嘗就親人表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
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雲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人每疑其宿構父抗
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安庾杲之與抗
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
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
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屬雲貌不變
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犯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贊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
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
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
齊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
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
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
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
識乃夜取史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

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
讀之如流子良乃大悅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為
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
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
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
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
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
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
意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
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恂恂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
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
而梁武時為南郡王昭業文學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梁
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
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為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
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

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獲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勤勞為甚願殿下知稼穡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儻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盞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舊政公田奉米外別雜外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竟陵王子良語臣嘗夢登一高山上有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竟陵獨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儻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與餘宗室初雲幸於子良江柘求雲女為婚酒酣乃於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柘責雲又因

酣曰昔與將軍俱與昔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遂之柘亦更烟他族及柘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畧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輪官雲乃先聽民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內相丞後前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并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甯賣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至任遣使祭孝將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頊琦等墓時江柘姨弟徐藝為曲江令柘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曷舍曷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

事及梁武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素款梁武慮昏
主疑之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
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扶天
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侯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
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東
昏遇獄侍中張稷使雲御命至石頭梁武留之恩待如
舊遂參諧謨謀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
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梁武時納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納後與王茂同入

卧内雲又諫

梁書載雲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

秦財帛無諫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

今明公始定大業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

以女德為累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是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

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養茂帝賢其意許之明日賜雲

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

愚按雲與沈約同導武帝纂齊有約傳可考改恩倖
以此

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
所謂若朽索馭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
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雷城縣侯
雲以舊恩起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
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

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

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

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率衣云聞外述圖讖云

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讀書內感

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不復

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

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官今有

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二年遷尚書
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
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
奇專超人急少與領軍長史王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
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
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雖及居選官任寄隆
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荅荅如流官曹文墨發擿若
神時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刑於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
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
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
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年文
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
果卒帝為流涕即日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
謚曰宣賜教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又孫伯醫太原人晉
秘書監盛之玄孫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

游不雜伯醫位終驃騎鄱陽王寶寅參軍事

朱忌字彥和吳郡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
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
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
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
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廢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
殺謙之兄巽之即忌父也又刺殺憚有司以聞帝曰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愚按朱幼方之焚昭之誤也非故也謙之手刃幼方
過若從輕流配便可省憚與巽述報怨相尋尋操刀
無已皆緣齊武處置未當耳

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
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幼時顛歡見而
異之以女妻焉任齊官至吳平令巽年數歲外祖顧歡
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

好羣娶捕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備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不廉尋尚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比廷尉教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教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詔求異能之士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信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累遷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

武冠上時咸謂蟬拜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成願歸罪法僧懼禍降必非偽乃遣异報法僧并救眾軍應接罪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旨如异所策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教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詰詳填委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啟求於儀賢堂奉述帝老子義教許之及就講朝士道俗聽者千餘人時城西又開士林館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講易于玄圃大同八年改加侍中資治通鑑曰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講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條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

州下品二十一時帝方事征伐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紛綸甚衆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有州名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賦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昇博解多藝園基上品然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遠近忿疾之起宅東陂窮極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飲其肉簿有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鰯不輟於口雖當朝謁從車中必齎餽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至今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茂我尤甚是以

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故初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獨言我國家猶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因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若不容受恐絕後望願陛下無疑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淵明敗沒失亡數萬人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

資治通鑑曰帝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昇啓事帝駭之遽起乘輿至文德殿閣昇曰寒山失律上聞恍然將墜牀僧胤扶就坐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又曰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矣

尋淵明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中和睦教有司定議昇又議應和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東魏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昇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申聞昇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畧啓上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有一客並不聞奏故朝廷無備

資治通鑑曰景引兵臨江羊侃陳計討之見侃傳昇猶言景必無渡江意寢其議

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帝實欲觀城內虛實帝召問之思玉紹稱背賊請間陳事帝將

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思玉豈刺客耶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侵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

資治通鑑曰啓言昇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

昇大慙景遂以討昇及陸驗為名及至城下又射啓言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纓臣所陷欲加屠戮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三

下誅昇等臣欽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昇等為名耳今日殺昇無數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方幸在朝莫不測日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忌簡文為四言慙亂詩曰慙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藏塞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寇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謀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

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

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

官不以為贈及异卒帝悼惜之方議贈左右有善异者

乃异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帝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

驅鹵簿近代未可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

吞嗇未嘗有散施厨中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

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

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論曰朱异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又延寇

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

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一

南史八十二

姦惡

王韶之

褚秀之 淡之

王晏

蕭坦之

周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王韶之字休泰父偉之少有志尚晋世詔命表奏輒手

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

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因窮

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佛之為烏程令韶之因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昌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

父舊書因私撰晋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

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亂論可觀

遷尚書祠部郎晉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

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以詔之博學有文辭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宋武使詔之與帝左右密加

酖毒
晉書曰詔之縊帝東堂與此不同然以從人非造意得免列賊臣幸矣哉

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掌宋書

宋書曰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擒三叛士依例放遣詔之啓曰斯乃一時權制非經國弘本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己隆寧可遂拔徒隸緩帶當年列齒齊民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愚謂此四條不合贖

罪侍中褚淡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 愚謂詔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

賁顯詔之俱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詔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詔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風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有集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於世宋廟歌辭詔所制也

褚秀之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曾孫父真金紫光祿大夫秀之歷大司馬琅邪王德文從事中郎黃門侍郎王即晉恭帝也己為宋武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雖晉氏姻戚而盡心宋武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從太常弟淡之亦歷顯官為宋武車騎從事中郎歷廷尉卿宋受命為侍中與淡之並盡忠武帝每晉恭帝生男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

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以遜位封零陵王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耐毒自煮食牀前武帝將弑之不欲遣人入內令秀之兄弟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入進藥恭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

宋彭城王義康為文帝所殺其言其事皆見義康傳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本注
卷八十二

四

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為叛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嚮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節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倕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玉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朓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

參軍孔寧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王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

宋書漏作瀾不知孰是

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秀之元嘉時卒于官淡之子裕之字叔度名與武帝同故行字歷中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本注
卷八十二

五

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宋武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

宋書曰盧循餘黨盧敬道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窘迫方降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集亡命攻破九真慧度討平之叔度輒取慧度號為奮揚將軍不先上聞為有司糾紹原之在任四年廣營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

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相國右
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帝以其名家能竭盡心力
甚嘉之封番禺縣男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
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父普曜秘書丞晏
任宋至車騎晉熙王變為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為長
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齊
武帝鎮益城時齊高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惑晏使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六

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
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
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及帝即位意任如舊遷侍
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父普曜籍晏勢多歷
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
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
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
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為尚書王儉雖

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
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
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
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
林即位轉左僕射齊明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
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齊明
將圖篡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遲疑
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譏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七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
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進
爵為公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
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
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
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
幹有餘然不諳百代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
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
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
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
聞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
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
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帝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
任而內愈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
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帝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
于文絜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
右單景偁陳世範等采平現言啓帝云晏懷異圖是時
南郊應親奉景偁等誣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
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帝乃停行先報
晏及徐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偁言
益見信元會畢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
南齊書載此詔內言晏輕跳險脫在貴彌著猜忌反

復觸情多端餘多誣辭故不全錄

謂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收付廷尉晏
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
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
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
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菽菽有聲又於北山廟答
寢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
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敗晏子德元有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高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
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
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
蕭譙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動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
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
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
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
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以明帝方

輔政乃改附之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
臨汝縣男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川
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足謂坦之曰
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
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
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昔元徽獨行途中三年人不敢近
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
廢立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十

媿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
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
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
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
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者坦之曰官遣
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
書送與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違耳帝又
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

不從執馬控帝連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
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
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警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弒既與
蕭謀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
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穎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籍其威力舉事明帝慮
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自古來大事比聞
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十一

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
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
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柘兄弟欲
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
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觀上文坦之力也四字去賊臣謀一間耳獨不伐功
不蹈非故差之妙哉鬱林之假手東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

十三

本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及遙光起事
 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逢臺遊邏主
 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
 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
 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
 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
 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樓坦之
 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
 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
 乃進西掖門聞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
 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
 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送光無以自明乃朱服
 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眾軍討遙光事平還尚
 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
 語聲嘶時號蕭症剛很專勢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

十三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
 從兄翼宗為海陵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
 應無他收之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
 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
 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臨川梁始興王蕭毅
 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
 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
 為主據臨川之地梁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
 史周文育討蕭勃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
 陳書曰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
 資文育勃平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
 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入
 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厚撫之琳至益
 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

檄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
孝頃逼迪迪大敗之

陳書曰猛等與余孝頃合眾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
城逼迪迪使周敷率眾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與戰
大破之屠其八城 愚按迪嗜殺如此能無自及南
史刪之何也

擒孝欽猛孝頃送建鄴

陳書曰收其軍資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並自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十四

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附
王琳迪與周敷黃法氈等圍曇朗屠之盡有其眾王琳
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趨趙顧望
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氈率其所部
詣闕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
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
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丘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
擒天嘉三年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眾軍與高

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克乃遣安成

王頊總督討之迪眾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

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與嶺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於山谷初侯景

之亂民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肄業各

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欽必至餘郡之絕者皆仰以取給

性質樸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抹腹居常

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使按繩破襪傍若無人轉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十五

好施凡所瞻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懷信寶臨川
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渡
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與帝遣都督程靈洗
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
魚鮓臨川太守駱牙執之

陳書曰其人足痛舍於邑子邑子以告牙牙執之

令取迪自劾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於朱雀

航三日

此南史所列賊臣之一也然迪但不識天命尚有善
政可紀若以抗忠臣王琳為罪則謂之奸惡固宜

（或曰南史之多所未備也孝行節義北分南合子析

而分之清乎且烈女補藝術補皆如北史例而獨於

外戚酷吏固補何也予曰有以夫外戚不橫故不見

且其卑乎能自見者宜時傳而不宜類傳若孝義美

名也微顯闡幽以搜別為快獨酷吏何搜又何別故

於外戚則不必其有而於酷吏則反幸其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三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

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

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

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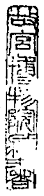
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

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

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

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



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

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

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

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華

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

五色織為班布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

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次浮者棧香自漢以

後見各史者不載至晉末其王文敞為扶南王子當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卒子陽邁

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

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

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卒子

咄立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為閣名干闥門戶皆北向

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

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華履賤者跣行自林邑

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

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單古貝繳以古貝為幡旗國不

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

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

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為成禮死者焚

之中野謂之火塋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

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

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

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克乃還自十二年至十八年

每遣使貢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

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

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

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善僧達諫

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克

之乘勝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未

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

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為南兖州

刺史坐酣飲贖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卒

見胡神為祟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孝武孝建二年林邑

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

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

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

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獻白猿詔加持

節督緣海諸軍事咸南將軍林邑王卒子弼毳跋摩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

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

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羅跋摩遣使貢

獻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

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

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

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

前朱提太守費沉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皆

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十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滂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嶠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五

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悉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

棲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

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多羅受五升又如梳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六

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王

凡事見前代無關於宋齊梁陳者皆宜削去此朱昭

芑史糾中語今從之見北史

持黎陀跋摩於宋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儵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教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并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

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
 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徧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
 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
 死者有四葬水堊則投之江流火堊則焚為灰爐土葬
 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
 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跂摩累遣使貢獻其年卒庶子留
 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
 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娑樹葉并獻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齊珠鬘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
 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
 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
 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
 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故之則旋屈為蟲
 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藉藍絲佛三昧經云
 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故已右旋還成
 蟲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闍浮提一

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
 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
 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
 江更脩飾之至簡文滅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
 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半年
 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
 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
 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
 楊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
 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遠遊行禮
 塔次至丹楊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
 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因知必有
 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
 有鐵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
 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

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武帝所開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梳梳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帝問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三

九

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否慧合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堅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

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節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楊尹高悝行至張候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於光處掘視得金像無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千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三

十一

有金石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

噓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具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且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教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八十三

十一

名畫記朝野僉載曰張僧繇吳人武帝天監中為武陵王紀國將軍吳興太守帝脩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帝每有思遣僧繇傳寫儀刑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乃後梁孝明帝所置內有柏堂僧繇畫廬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曰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周武帝滅佛法焚國內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

之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騰去未點睛者見在閩州興國寺苦鳩鵲栖梁上穢汚聖容僧繇乃畫鷹東壁鷄西壁皆側首視簷外自是鳩鵲不敢至其神若此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三往乃寢食其下數日方去

西南夷訶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一人表此微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八十三

十二

阿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矢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海欵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帝策命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三

獻方物閣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樂樂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遣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並獻沉檀等香數十種

梁書載表曰揚州閩浮提震旦天子萬善震嚴一切

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日天子身心法淨亦復如是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具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于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四

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我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撰寫帝形還國比本畫符同因感以寶函日加敬禮

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
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梁書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臣國土安樂人民和善
猶處雪山派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迴屈曲
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大梁天子功德寶藏
救世大悲是故至誠敬禮稽首問訊

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五

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
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干漫
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
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
出乘象有幡旛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
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
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不敢害乃逐出境
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

二十餘年卒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
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
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
暑熱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
貝有石名紺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遂
大硬國人披古貝如屐及為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珞
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六

劔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
或持白毳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
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性憍陳如自古來
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
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
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
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

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卍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
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至西東至盤越列國
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
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畏戰弱於月支國臨
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

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貊鼠瑇瑁火齊金
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喪毘毘火齊狀如
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薄蟬翼積之則如紗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
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
然一物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萃其汁以為香膏乃賣
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
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
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棄去之賈人轉賣他
國土俗又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教麗土地饒沃其王
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大江宮殿皆雕文

縷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
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瑤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
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為在天
地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
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
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
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
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
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微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東漢孝明時法始東流自
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戶
舉舉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頂以來不
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宋書曰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

竹銅綠摩損無極無閔神祇有累人事

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闡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報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雲標道人與羌人高闡謀反帝因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八十三

十九

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

宋書載表曰臣聞帝王締制八寓雖儒法枝派名異條分崇親嚴上厥絲靡爽惟浮圖為教凌越典度夫隨方眇迹迷製化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適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休萬乘者哉今九仙賁寶百神聳職而畿坻之內舍弗臣之祇陞席之間延抗禮之客非所以澄一風範也臣等參議

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客依其本俗

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寺驅僧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脩復宋世名僧有道士道生彭城人父為廣武令道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誅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小出家住冶城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八十三

二十

有才章兼內外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音教因遺筌聰啟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酬答

宋書載曰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謂之空無同異乎黑曰釋氏即物為

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白曰
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之又空不超于空矣
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
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今構羣材以成
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
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
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悞矣白曰
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山高累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二十一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穴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
盈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
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間乎黑曰
周孔為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
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
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渙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闕無
窮之業拔重闕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
設一慈之救群主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

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
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
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
大其言矣要天堂以就善鳥若服義蹈道懼地獄以
救身孰與從理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
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怪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
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
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有欲矣澄神反道其可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二十二

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秘其當生之滯
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
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
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
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述幽都
永滯昧谷潦潦闕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
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
白自生耳乃丹青姘媚絲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三

廢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苦
 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
 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
 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
 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
 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適於清淵耳
 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此聖人所以枉
 桔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
 為高耳淫妄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
 俗便無取於諸華和子曰曷為其然愛物去殺大士
 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
 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
 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
 迦辨而不實請嘗言之夫道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
 帥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
 悟理談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

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關者實符於姬孔開其兌由
 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
 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四

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
 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
 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
 數十輛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
 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顛嘗
 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
 推時闕場寺多禪僧都下為語曰闕場禪師窟東安該
 義林孝武大明四年設齋中興寺有一異僧眾莫識問
 名荅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
 改中興曰天安寺
 天安乃後魏獻文帝年號魏書又以為魏取宋淮北

之兆觀此則於宋不祥孰甚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行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
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其地和適無冬夏異五穀隨人種不
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氏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
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
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
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五

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
官寺先有微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
畫圖世人號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
身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利利摩訶遣
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迎
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梁書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我先王以來不嚴而治
奉事正法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

今奉薄貢願垂納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

南北史合注總目錄

第一冊	卷一至卷二	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五	一一九
第二冊	卷二至卷五	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六	三六
第三冊	卷五至卷八	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六	南史六十七	一五四
第四冊	卷八至卷九	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八	一六三
第五冊	卷一〇至卷一二	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九	一七六
第六冊	卷一二至卷一四	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七十	一八四
第七冊	卷一四三至卷一六八	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南史七十一	二〇五
第八冊	卷一六九至卷一九一	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南史七十二	二四五
		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三	二四九
		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四	二六八
		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五	二八七
		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六	三〇四
		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七	三二一
		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八	三三九
		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八	南史七十九	三五七
		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八十	三六四
		卷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一	三八三
		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一	南史八十二	三九九
		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二	南史八十三	四〇八

南北史合注第三冊目錄

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六	一
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南史五十七	二一
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八	三四
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九	四八
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六十	六五
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一	七四
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二	八四
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三	九七
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四	一〇七